

萬齊閣官訂全集

八弓晉陽詳案

除惡

勸善

興利

革弊

營造

赦宥

丁賦

戶婚

命案

盜案

晉陽詳案

漸岸趙吉士恒夫氏著

表弟

汪程良釀功
炳采臣全訂

除惡

勸善

興利

革弊

營造

赦宥

丁賦

戶婚

命案

盜案

萬青閣自訂詳案

漸岸趙吉士恒夫著

除惡

申報事

詳太原府

看得呂結之子呂五娶張勳妹為妻未半載而張氏自
 縊勳遂以打死人命控庭鞫呂五乳尚臭也衾枕之歡
 從未之講張氏年已二九觀景傷情非一日矣今三月
 晦勳遣僕婦迎妹結因其子伉儷不合又與勳異毋力
 禁不許張氏始以怨繼以憤午夜自縊身殞呂五尚在
 夢中黃口無知紅顏飲恨繫足之絲乃移而繫之頸耶
 張勳一聞凶訃隨捏五姦親姐致死其妹五稚子耳情

實未開勲於異母之妹死猶寃之而謂五子同母之姊
生則亂之乎刁健情形實宜重懲姑念妹死情真免其
擬究呂結爲子擇配失宜致釀人命罪坐不應從重追
贖穀貯倉備賑伏乞本府批詳結案

張勲控府本府批審勲抗不服拘復赴司控司批
府府批陽曲因具由詳請

看得張勲之妹嫁呂結之子呂五爲妻五稚子也有室
家之名無夫婦之實寢處數月張氏怨望淡矣結四子
婦俱慣田家生活惟新媳不善作農家婦以十八歲風
流之女旣壓于儉嗇之舅姑復憔悴于勤耕力作之家
務尤苦于赤子同衾琴瑟在御而不能鼓揣氏之心以

爲如是之生也固不如死矣本年三月晦張氏欲歸母
家結以勲與氏異母且家道不正嚴阻其歸張氏卽對
來人有寄語母兄早來哭我之言迨夜將半五在睡夢
中張氏自縊身殞職奉府批庭鞫兩造因結爲子擇配
失宜致釀人命坐以不應之杖原被允服而交城刁風
每遇人命屍親之宗族鄰友或告或首或証或處羣起
嚇詐先求檢驗驗日糾黨橫索直至罄家蕩產各逞其
欲卽行求和若有一人稍不遂意挑釁扛幫經年累月
投告不休見職審出真情詐端難施張勲之表親郭鳳
龍王應聘等唆勲復告職查張勲初詞告呂五與親姊
丟姐兒通姦同謀打死伊妹及職審出呂五年幼無知

竅不能誣又告丟姐代弟嫌嬾毆打身死用繩勒痕比
控臬臺又告丟姐兒家務相嚷打死火柱烙痕倏告繩
勒倏告烙痕三詞自相背謬誣指顯然及審郭鳳龍王
應聘等亦供自縊是真職恐刁頑未服令原被俱立認
狀檢實抵命檢虛反坐勲垂首無言結之鄰佑稟稱檢
有致命甘與連坐願遞結狀候檢職以一行檢實反坐
斷難輕宥愛惜生者之民命因不忍輕易暴露死者之
屍骸俾其心服卽已不料張勲不候檢審冒籍陽曲投
控按察司蒙批本府今嚴拘張勲赴縣審結抗不服拘
原被不齊碍難結案乞將按察司一詞批縣審結詳報
以完憲件伏候上裁

詳府未批再行申請

竊照縣有分土民有專籍抗法而法不能施欺憲而憲
莫之測未有如張勲命案者也張勲住居本縣成村都
左鄰張錦右鄰張田其應納錢糧戶役則在本都五甲
初控本府狀內現書交城人本府發縣審問職據理執
法頗得真情勲嚇詐計拙偽稱陽曲縣人控司自恃舍
人之尊差役莫敢拘拿徒存文案無憑審鞫不但憲件
難完其藐視卑縣欺罔上臺寧復知有三尺乎謹具文
申請懇將張勲命案批發審結報憲定奪庶下吏稍得
展布四體立于民上而奸徒無所肆其跳梁矣

勲復上控轅門本縣將各案呈質撫院面諭審明

解報因檢審擬解

看得張勳誣告呂結打死人命一案細檢張氏身屍喉上繩痕紫色耳後八字不交除自縊外別無致命傷痕屍親干証眼同檢驗甲縣之屍格件作之結狀明白在案其為縊死無疑且張勳稱伊妹係繼母親女然母見女屍絕無哀痛情形據呂結供非親生似不誣也張勳初意原主打詐職審得情不遂其欲是以疊控無休若非憲令檢審解報巨憝漏網矣張勳初因未檢猶得藉口今既經檢實反坐何辭張勳初狀告呂結等以意在滅口將妹惡打重傷當卽身死是誣呂結以尊長謀殺甲幼矣查律尊長謀殺甲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按故殺

子孫之婦杖一百流二千里今虛反坐是張勳合依誣告人流罪未決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候詳允發遣郭鳳龍張勉助勳為惡均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係民審無力照例折責三十板呂結剿掠一詞據干証蘇自好口供張勳之母曾將伊女衣裳拿去是亦難云剿掠而其擇配失宜致釀人命合依不得為而為之事律杖八十係民審有力前審時已經追贖穀貯倉備賑相應作正項支銷前蒙申飭詳文務須明白不許襲用套語重複填寫故不敢照全招舊式擬合一併詳明

申本府結案

張勲之誣告呂結也據狀三詞互異檢屍自縊分明全無戚容必非親女攔檢下體自是真屍論奸惡克險之態一死尚有餘辜按誣告反坐之條滿流斷無疑義至借屍抄嚇一詞雖持去衣物難云抄家姑免深究郭鳳龍張勉助勲為惡擬杖以警呂結為子擇配失宜致釀人命并杖餘犯無辜應蒙寬宥

申報劣衿事

申督學道

竊照本縣劣衿張明盛先年侵佔同族張自振祖墳塋父前任王知縣斷令起釐抗斷不起今正以遠年誑帳呈告自振職審逐在案明盛詐不遂願復同伊子式孔竟將自振祖墳蔭木強伐自振遂以盜砍具控不思明

盛之父久已侵塋自振墳前是自振祖墳蔭木亦明盛父墳蔭木也何以伐為職研訊得情薄責式孔量追明盛木價一兩祭墳安死者之魄正以全族誼也詎料明盛攘臂縣堂肆罵無忌在職存官體固應存學校之體而法堂一鬧憲綱安存夫侵墳盜木重于武斷鄉曲詈罵官長顯然犯上凌尊抗法違斷不止把持衙門是循環簿所列五款明盛已犯三條揆情按律更重於簿內所載也擬合申報伏乞准賜褫革批發審究以儆刁頑須至申者蒙

提督通省學政徐批據詳生員張明盛不遵教條有犯五款仰縣行學革去衣頂審究確情報奪繳

巨憝未除汚蠚先受仰祈鑒案正法事

詳撫院藩臬驛糧道

竊照山右一省官箴之臧否俱在上臺冰鑑中况屬在太原耳目最近聞見更真者乎下吏清夜可以問心內省實是無疚豈懼劣衿噴血反誣前蒙憲諭縣官果得民心不怕光棍誣害職書紳久矣但既設縣令欲其政事清理亦須聽斷分明若容忍包荒是非不白坐令豪右橫行良懦含屈又非上臺訓迪屬吏本旨也交城大惡張明盛向為黜革衣頂之鄭立心養子謂他人父久玷宮墻先年侵葬族人自振祖墳前縣斷令起舉不起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捏帳呈告自振已經審明叱逐明盛索詐不遂率同伊子式孔強伐自振蔭木自振控縣

又經審實責究詎明盛抗斷鬧堂

早職

即將明盛發學

四月初三日填註督學循環簿內申請褫革初四日紳

袍代明盛求寬法當其罪豈容徇縱乃明盛懷憤妄控

所捏款單前後互異所告款証彼此不同

早職

自信可

對天日任彼梟惡跳梁可也交城數萬人丁縣官歷審

事件并不聞一事含冤一人越控何以獨屈明盛耶責

得百姓十五板捏告知縣十五條問官追盜人木價一

兩祭其祖墳盜人誣問官得賊三十五兩入已始害民

以肆其橫今告官以張其威積惡滅身網難逃矣憲臺

虛公發審一件是實縣令甘心聽叅諸款俱虛梟惡何

所逃罪擬合粘連原詳督學道文以見

早職

受誣受害

所由起伏乞嚴批確審律擬反坐警刁風以彰公道幸甚蒙

布政使司達 批據詳該縣問心無疚何慮含沙此案既蒙發審執法者自有公斷靜聽審理可也繳

申報訟棍事 詳糧驛道

看得積年訟棍田繼碩鼓其刁筆之鋒布成殺人之陣有以病亾而指稱關天人命者有以債負而架作劫奪公行者歷案可稽也今朝匿揭刷黃暗箭流毒明目捏情列款含沙射人興尺水之風波幻空中之樓閣苦我交城父老久矣卽以臬衿張明盛一事按之明盛抗斷鬧堂 卑縣 申請禡革在明盛挾讐害官卽誣告亦該明

盛出面何煩繼碩包攬乃四控藩臬兩告撫臺呼冤叫屈攔馬攀轅儼有不共淡讐非呼籲斷難昭雪者揣其胸中以為官長可欺則平民易虐者俯首受騙矣虛無可捏則有隙可乘者甘心納賄矣不思棍徒受人雇托代為控告本年七月初九日之 嚴綸若特為繼碩諭也刁民挾制官吏起滅詞訟結黨捏詞枷號充軍之律不能為繼碩寬也 卑職 詳請憲臺奉文緝獲禡衿既行反坐訟棍尚未伏辜緣係隔屬刁民又是誣告本縣雖繼碩庭訊認罪無辭而縣審招擬嫌疑應避理合取供申報或賜親提審究或批別屬另擬報奪訟棍一除訟端自息七月二十一日申詳蒙

糧驛道繆 批據詳刁民田繼碩挾制官吏包攬詞訟
結黨捏詞誣告官吏濫違法紀仰陽曲縣照律嚴究妥
招報奪繳 該陽曲縣宋 看得田繼碩係文水人而
張明盛則交城人何以文水人而為交城人代告也至
詢其故據供為師徒之情誼不容辭又何以徒而為師
代告也即為之代告亦必問其情之真偽事之虛實然
又何以織無影之款捏告官長而悍無顧忌也蓋明盛
非無弟兄子姪選擇而使繼碩固知繼碩之為訟師也
繼碩慨然允諾受其盤費歷控藩臬兩憲而無憚則固
以訟師自負矣按律載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訟
師何未之知耶應擬城旦以息訟棍之焰九月初三日

申詳蒙

糧驛道繆 批據詳審擬田繼碩杖一百徒四年是否
合律仰縣再一確詳報奪繳蒙此 該陽曲縣宋 覆
看得田繼碩既黨惡於神奸旋流毒於隔縣今張明盛
以審虛發配則繼碩之代控其為誣告無疑也得其盤
費其為受雇無疑也因情議罪於律允協十三日申詳
蒙
糧驛道繆 批既經該縣覆審與律相合仰照前詳發
落繳

申請憲禁以固城守事

詳撫院布政司
按察司太原府

竊照交城屬太原巖邑所轄交山從古萑苻嘯聚為患

全晉已非一日幸憲臺蒞任以來懷畏所及遺孽解散
無復向時跳梁矣但孤城逼處萬山卑職設立城總重
修城垣編派城夫兩載至今晝夜防守不敢稍懈然藉
以無虞者不過保甲嚴而彼此各知其姓名戶籍清而
往來咸識其面目雖有奸宄實無所容耳乃有一種販
皮之人不列保甲莫查戶籍自稱京客聲言旂下夥計
懷萬千之重資合三五以成羣始猶借寓假店於關內
今則比屋雜處於城中入山買皮騾駝車載而至從不
納分文官稅誰敢稽其來歷數百遊民爲之硝洗腥穢
滿城釀爲瘟疫居民初爲利而終畏勢飲恨吞聲猶其
小者萬一山賊逃人藉此藏奸竊發咎將誰歸况懷資

實招盜之囹而探信布謠半屬洗皮烏合之輩交城地
僻素不通商民貧從無土客豈容若輩盤踞貽累地方
是縣令之令所不能令而禁城之禁所不敢禁者不得
不仰瀆憲臺嚴行驅除矣查康熙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部頒積蠹濫冒橫行一示內開如有奸徒倚力橫行霸
佔關口照光棍例治罪該管官不能覺察者例有處分
通行在案卑職上畏功令下爲地方據實詳請伏乞憲
臺嚴批禁逐庶民生安而城守固矣康熙九年五月初
八日申請十二日蒙

太原府鄧 批仰候列憲批行繳十三日蒙
山西提刑按察使司色 批查旗下人不許遠出經營

奉有嚴禁若係商販又不許假稱旗下據詳販皮之人三五成群自稱京客聲言旗丁要知若輩是何名姓如果係旗丁須查其旗色主名曾否奉主差遣如係販客緣何假稱旗下仰縣立速確查明白報司以憑酌奪仍候撫院詳行繳十四日蒙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穆 批仰縣一面嚴查確報仍候撫院詳行繳十六日奉本府帖文蒙

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達批旗下出京貿易久經嚴禁據詳販皮之輩自稱旗下夥計明屬假冒皮張有無輸稅則例仰布政司確查報

詳覆按察司

看得旗下不許遠出經營地方難容倚勢霸佔奉禁久矣叢爾交城非商賈聚集處也皮販王印夥藉旗丁朱應龍等堆資積貨倚力橫行非曰赴憲卽是叩關鄉紳鄉士絕不敢與之往來城總城夫又安能禁彼出入洗皮者數百人蜂屯烏合而至大都深山鼠竊藉以探聽城內虛實將從何處辨其爲善爲惡耶是交城地方業爲此輩盤踞矣今奉憲批查 卑職 遵奉研訊查得首惡王印實係藉旗行勢至於朱應龍等據其口供甘結確有旗色主名 卑職 亦無憑核其真偽擬合據實具申懇乞憲臺俯電原委果在旗下者作何禁逐倚力橫行者作何處分 卑職 不敢擅便伏候憲臺酌奪以便遵行十

四日具詳十六日蒙

按察司色 批邑城有獄庫所關豈容烏合之人數百屯聚洗皮其中萬一致生不測干係匪細據訊朱應龍等雖供有旗色主名而並無擋票的據顯係假冒奸販王印等倚勢盤踞均應重究姑念愚民又時逢熱審仰縣立速驅逐出城以固禁圍可也仍候撫院詳示行繳
詳本府轉報布政司申撫院

五月十六日本府帖文到縣奉布政司劄付蒙

巡撫達 批前事擬合確查爲此仰本府官吏照劄備蒙批詳內事理卽將交城縣所申販皮之人果係何處何項之輩自稱旗下夥計况旗下出京貿易久經嚴禁

何得假冒名色且查羊羔皮牛羔皮俱有徵稅則例此輩所販者的係何樣皮張因何不行納稅逐一嚴查的確詳解本司以憑轉報撫院批示施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本縣官吏卽將該縣所申販皮之人逐一研審明白妥詳連人解府審究本縣覆加研訊取具王印等確供朱應龍等旗色主名甘結申報在案今奉憲查皮張有無輸稅則例 卑職 又不敢不卽此事研審前因具報也查販皮京客車載而來交邑驛馱而赴 部 城從不納稅誰敢過而問焉本縣詳報之後延至今日而始敢問之乃供曰稅出賣主毋與我事是赤貧山民一張二張者爲賣主而挾資富販千箱百捆者非賣主也是設

立商稅則例僅與貧民計錙銖而不與販客較多寡也未詳之先皮販已經硝洗發京者甲職實無從查其數目既詳之後皮販未經運至交城者甲職亦無憑核其萬千但以不稅之皮而來納稅之地招地方徵商之虛名貽縣官隱稅之實累是又難逃憲臺之水鑿者也然不足計也若彼背

旨恃旗霸佔地方縣官失於覺察縣官之罪尚可受萬一城禁難稽奸宄竊發縣官失於防守縣官之責將安歸甲職身任地方不得不申請憲禁雖旗丁力大勢雄將來不難禍及下吏甲職亦且甘之矣王印藉勢霸佔抗納官稅斷難寬縱至於旗丁朱應龍等假冒有人違

禁有人或應驅逐或應處分悉候上裁二十四日將王印朱應龍等申解本府研訊蒙

太原府鄧 看得王印等一案以爲旗下則旗下不得遠出經營以爲商販則商販不得冒稱旗下名色二者皆非且久奉嚴禁矣况應龍等稱有旗下主名而實無擋票可據王印等皆係陝西商民而旁托爲旗本經營千百成群往來山邑馱載無稅渺難稽核縣官責關地方交城例有稅額執而盤問非過也宜也但據印等各供春來夏去憑牙交易似與霸占關口有異從前稅額有係牙家代納稍與全然匿稅者不同時逢熟審與民休息應遵憲批斥逐仍行申飭以防奸宄以靖地方可

也

布政司穆 看得交城縣申報皮販王印等蒙批司確查隨經轉行太原府確查詳報今據該府行縣查訊前來本司查皮販王印賀守業李彥王金朱應龍等或係西安人氏或係永平人氏遞年來交城收買羔皮運京發賣在先聲言旗下夥計今則實無擋票可憑至稱買皮憑牙交銀而稅銀又稱牙家代納雖情近假勢揚聲實非霸佔關口本當研究但時逢熱審應如府議斥逐本司未敢擅專擬合呈詳統祈憲臺批示以便遵行蒙巡撫達 批久奉嚴禁不許旗下離京遠出貿易皮販王印等假冒旗下盤踞強橫殊屬非法念事在 赦前

姑免深究如詳驅逐仍行縣嚴示禁飭嗣後除民間商販許來交貿易外若再敢指稱旗下憑凌肆橫者卽以逃人拿解督捕堂審究繳

斬蠹安民事

申按察司

看得交城一縣緊逼西山爲太原以南諸縣之門戶莽伏叢潛恐生竊發故守禦嚴密不敢一夜稍弛其防

甲

職蒞任之初以城守大事盡革從前賣富差貧積弊每夜城夫一百二十名悉照保甲丁冊挨門派撥週而復始大約每門不過每月守城一夜於民爲不勞近因山賊嘯聚挨門所撥之夫止可用以巡更而不能資之守禦於是將閣城丁冊遴選城壯一千二百名按塚註名

各有汛地除每晚照常巡邏外一聞警報放砲為號所
選城壯盡數守塚田自友原充城壯自應登城伊叔田
福倚蠹抗官不但毆傷城總喝散城夫阻撓守禦抑且
布散流言聲張賊勢搖惑良民立心叵測如此若不申
究必致人人解體蕞爾山城誰與為守耶事關蠹棍違
令把持非奉憲不敢拘審伏乞嚴批究擬務使蠹棍伏
辜又不僅城守一事稱幸也四月十五日具詳十七日
蒙

山西提刑按察使司色 批據詳該縣地逼西山誠恐
伏莽乘墉特遴丁壯巡防洵為城池獄庫至計何物田
福輒敢布散流言搖惑良民且阻撓把持貽悞城守殊

繳 干法紀仰縣嚴拿究擬報司以憑報院盡法懲處速速

劉必颺告為抄殺事高朝告為勢嚇事張三珍告
為蠹害事韓貴奇告為九載奇冤事

覆看得革蠹田福原屬人奴而聞身縣役害僅及於交
民繼充院舍而耽視省城毒遂流於全晉青天霹靂黑
海波濤列憲未任以前無日非田福作惡造孽之日也
去年蒙撫憲拿懲發回原籍收管使其悔過安分猶不
失為盛世良民豈期法網幸迯克鋒愈熾養虎山城日
肆吞噬三月間山盜竊發官民隱憂田福獨喜毆傷城
總喝散城夫聲張賊勢布散流言是其心久懷不軌矣

甲職 報憲拘鞠律擬申詳豈料田福甫審出縣卽挾免
情不遂之憾統克持械打入生員劉必颺家內將從傍
勸解之張育初毆傷垂斃 甲職 驗明傷痕令田福保辜
在案一經拘繫萬姓歡呼而高朝張三珍韓貴奇等紛
紛具控卽福亦不自解受害者如此之衆含冤者若是
之多也夫抗守布謠甚於衙蠹之把持官府抄家糾衆
甚於土豪之嚇詐鄉愚田福以一身而兼衙蠹土豪之
惡已不容於死矣况乃過之地方有此真正光棍印官
不據實申報非屬隱縱定是昏聩卽 甲職 亦難免於叅
處也事關革蠹流言猖亂惡棍糾黨抄殺 甲職 不敢擅
便伏乞嚴批鞠擬仍賜轉請斬一蠹以快閭省之人心

亂萌杜而良善安矣四月二十四日具詳二十八日蒙
按察司色 批據詳田福率領多人打傷張育初本犯
具有保辜應俟限內有無傷斃再行報奪至高朝等所
告各詞該縣從公審明詳報可也此繳

審明發批諸詞具報其未經詳請及別縣來控者
共十九案不便混列看語上申

三看得田福窮克積惡蔑法抗良庭訊諸案閭縣環呼
不下千人無不切齒思得其肉而食之也毆打李啟煥
一案顯行喝散城壯之謀隱逗旦夕破城之語其包藏
禍心不特抗官立威已也 甲職 遵批查訊枷責國臣律
擬田福白玉秋崔廷秀等供墨未乾卽統黨挺棍直入

高平縣志卷之八
八局
五
央情不允之生員劉必颺家門牕書籍悉行打毀而迎
鋒顛破則颺之甥張育初已幾斃於磚棍之下矣且乘
機席卷則室中所有狐皮緞套制錢蕩然於群克之手
矣據稱索負忿爭夫債約自有定期催取應同中保不
索於央情未允之先而索於對簿方審之頃且統衆多
人持械滾入何爲者幸張育初未死於保辜限內僅以
白晝搶奪科罪分別追擬有剩辜焉再訊高朝一案一
馬耳始歷之以不得不買之勢隨指之以不得不找之
威四十五兩之賊韓進等指証鑿鑿也再審張三珍一
案以二年之里長畜一當官揀退之老騾耳乃始之首
官者但聞有曹四舅爺之名終之交銀者實入于田三

舍人之手嚴訊之下犯証一辭福雖百口欲卸此五十
兩之賊於始終無一面之曹四舅爺不能也此二案者
罪雖免于赦前賊應追于赦後福何辭哉再審韓貴奇
一案沉寃已積九年異事驚傳萬姓福于從無交易之
產指田智賭帳輒行開墾韓魚禎之田反怒理論逞克
肆毒始毆之于大路已入死途旋刑之于公堂遂無生
理魚禎二年三月身斃非命福至今日夢寐中亦以爲
七尺頑屍螻蟻無餘食矣豈意問其棺棺猶未釘驗其
屍屍尚儼然卽田福亦俯首堦前不禁魄落早職以事
出尋常未必非寃魂含恨留此不爛之屍以昭不瞑之
目但屢逢恩詔不敢擅議或援赦前寬免着其殮埋

或念九載沉寃仍行檢抵伏候憲批裁奪再查詳後王之相等具告多人卑職因事酌斷又未敢列詳混瀆者也五月二十日具招申詳蒙

按察司色批據詳田福率領多人尋毆劉必颺于家因必颺未值遂打毀其門牕并搶其室內之衣錢狐皮等物但搶物者或爲福所帶之人或爲從旁勸解之人該縣尚未查審的實今擬追賠刺配于例是否允協至高朝等三案查俱赦前舊事仍議究追檢抵于律是否妥確仰縣再行詳審確擬報奪繳

四看得田福始以抗官不軌之心繼行白晝抄搶之事避鋒者家破櫻鋒者頭碎人心洶洶閭縣驚傳原非偶

爾尋毆未直較之本與人鬪毆因而竊取者未可一律論也至于搶擄事情則無論實爲福所帶之人搶散卽使爲從旁勸解之人乘機竊取福不統衆操戈必颺之室何人得入必颺之物何由得失盜首罪魁福無辭也况今奉駁查提錢串斷者則爲田自友狐皮入衣者則爲侯國成指証鑿鑿福更何辭乎刺配之律實有求其輕而不得者若乃高朝張三珍二案則有不可一律論者查朝等二案雖屬赦前然福之賊實朝與珍揭之人之債福之賊可寬之赦前朝與珍之債孰寬之赦後追之此償之彼以活數年逋債求死不得之貧命揆情似妥而據理爲確矣獨是韓貴奇父命一案更有不可一

例論者查福之死魚禎于赦前固也第有毆而無鬪既
不與鬪毆殺人者同形有致命之私毆而速其命于不
致命之官刑又不與鬪毆殺人者同情惟田福殺人之
機深入于三昧致魚禎不瞑之目莫伸于九年覆訊之
下貴奇呼天求檢誓不俱生卑職以事屬多年不檢則
無以慰死者之死必檢則無以求生者之生再四思維
仍以檢埋兩請于魚禎若有歉者仰祈批示以便遵行
至于田福等所犯罪名相應仍照原招追擬各無枉縱
伏候憲裁定奪六月初九日粘同原招覆詳二十三日
蒙

按察司色 批事關賊私人命仰縣詳請撫憲批示定

奪繳

查得田福案內所犯不敢不據實申請憲臺三晉總憲

通省人命賊私盡歸平允一經憲裁自成鐵案卑職安

敢越次矣詳伏祈憲批定奪卑職遵奉發落二十四日

具詳二十九日蒙

按察司色 批田福既係地方惡棍始而喝散城夫繼

而統克毆搶目中尚知有法紀乎復據該縣詳稱福有

真贓應追更有寃命宜檢如此情罪自應詳請撫憲批

示遵行豈本司所得擅主者仰縣仍遵炤前批速行詳

請院示可也此繳

詳撫院

萬壽閣丁羊案

看得田福惡積十年讐淡萬姓自憲臺諭陽曲縣押福
回籍之後虎阱雖嚴狼心愈毒惟恐怨積通都一朝告
發日夜結黨圖謀逞克立威以籍人之口始乘山寇氛
侵毆散城夫而觸目者魂飛旋因請托不允搶奪子衿
而呼天者峰起一經詳審萬姓歡呼除續控多詞未敢
概申至于同詳三案若措詐良善也則高張兩家立破
若殺害不辜也則魚禎一命沉冤賊明供確卑職屢看
無枉雖遠犯赦前近犯赦後憲臺如天之仁或可寬其
一死而殺人之父破人之家交民搶地之痛終難與之
並生卑職身爲交令不敢不以交民之心爲心今將李
啟煥等四案按福應得罪名分別追擬恭候憲臺批示

外其韓貴奇九載奇冤一詞或行檢抵或行給埋統候
憲臺裁奪七月初三日申詳初七日蒙

巡撫達 批律例有一定之條赦詔無不遵之款非以
本犯之惡蹟可意爲輕重也田福積蠹窮兇業經本院
訪拿枷責押回原籍乃仍怙惡不悛輒敢阻撓守禦毆
傷城總喝散城夫且復造流惑衆誠愍不畏死者也該
縣審訊旣真何難立斃杖下除元惡以快人心不則亦
當大加創懲折逆謀以安百姓何以僅責家奴請詳發
落將無姑息太甚乎抑且懾其餘威也至甫審出門卽
挾挽情不遂之憾率黨行兇打入劉必颺之家碎其門
牕毀其書籍毆人搶物似此兇橫幾于白日爲昏矣二

事各有應得之罪自應從重律擬又奚煩多口之交攻乎但擬以搶奪刺配似猶未妥夫所謂搶奪者志在于財物也今福因不爲說情之故遷怒于必颺遂乘其悻悻之忿糾黨入室思欲得必颺父子而甘心焉與搶奪者有異若夫指詐高朝張三珍二案情固可恨犯在赦前查赦款內開有以赦前事許告者不與審理卽以其罪罪之今斷追贓免罪是否允協再韓貴奇之控父命雖讐淡不共奈所犯亦在赦前卽使檢出真傷恐難違赦擬抵是愈重死者之寃也仰按察司覆加嚴訊確擬妥招報奪初九日司票行縣仰將田福等一案犯証作速確審依律妥招詳報以憑核明提審繳

詳按察司轉報撫院

五看得田福一案歷經嚴訊供明証確詳擬搶奪刺配遵詳撫院送憲批審切福當寇氛方熾之時阻撓城禦毆傷城總喝散城夫造流感衆按律則有謀叛未行之條有造言惑衆之款絞斬何辭但原情則逆謀雖露核實則勾煽無形事屬矜疑情非輕縱至打搶劉必颺一案按律凡白晝搶奪人財者杖一百刺徒三年按例凡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傷人及圍繞房屋棄毀器物搶檢家財者發邊衛永遠充軍甲職因福率衆打搶劉必颺之時口稱索債是志不在財而其跡猶在財也故從搶奪定辜今蒙憲駁福因爲不爲說情之故遷怒乘

忿糾黨入室思得必颺父子而甘心焉與搶奪者有異
是卑職三復引條終成泥迹而憲臺一言明照直無遁
情田福等應得之罪允宜舍律而從例卑職不敢辭悞
引之愆也再如韓貴奇父命一案原屬赦前但控縣之
詞死未詳其歲月及盈庭之証情又涉乎故謀似福所
犯原屬不赦之典故以檢埋兩請非敢故違恩詔也
今福等遣戍已足創元兇而快萬姓亦安忍出之好生
之內入之必死之中况貴奇見福等遠徙他鄉稍足伸
不共而慰九泉亦不忍出重傷之屍再受一檢之慘自
當仰奉憲批遵赦免究若乃高張二案初擬追給實以
二人受害傾家遺逋莫楚不得已而爲平情之斷今魚

禎一命已叨解網之仁則二案贓私自無容追給者也
白玉秋崔廷秀仍以杖儆十六日將田福田自友侯國
成等擬戍招詳二十四日蒙

按察司色批田福阻撓守禦毆傷城總喝散城夫且
造流惑衆以致當夜南城一帶並無一人登陴倘有不
測其罪可勝誅乎二事並發自應從重律擬撫憲駁批
甚明今僅以戍遣所擬尚屬未協况該縣前詳福統領
二十餘寇今所擬又何僅止三人耶事關阻撓守禦不
便輕縱仰縣務遵照憲駁情節秉公研訊究提餘克妥
招報司以憑轉報繳

申報撫院按察司

看得田福律應重擬死有餘辜今于本月初二夜畏罪自縊雖未經刃戮已合縲刑至于附從克黨仍當擬罪但首惡既除似宜從寬伏乞批示以便遵行蒙

巡撫達 批仰按察司查報司據縣詳加看報院又蒙巡撫達 批昨據縣詳已批司查報矣此繳初七日司票行縣仰縣嚴查確情報仍候轉詳院示行繳

申按察司轉報撫院

看得田福屢犯重辜未蒙定案雖身羈囹圄不便鎖鈕兼之積惡素彰餘威尚在頤指禁卒無異家奴偃仰重牢有同客舍卑職奉憲批定擬重究餘克福自揣罪惡貫盈難逃三尺乘夜自縊嚴訊禁卒呂名成等並無受

賄情弊似應免擬福既斃獄不啻閻邑歡呼喜其死而恨其遲卽伊親兄田富嫡姪田自德及伊妻奴亦莫不恍然若出之水火而予以更生平日剛狠橫行若此今得保首領而死幸也業經屍親領埋在案無庸另議至若已審在官之田自友在逃之侯國成並未經查明之餘黨實係懼黨威而從指使情有可矜大憝既除當寬一面已擬者嚴加責懲未擬者免其拘究恩自憲開卑職不敢擅便合無申詳憲臺轉申結案十二日蒙

按察司色 批仰候轉詳示行繳司據縣詳加看報院十五日蒙

巡撫達 批田福縊死既經查明姑如詳結案繳

劣衿蠹役表裏作奸沉匿案卷報憲黜審事

申撫

院藩臬道府

竊照交山積賊仰藉憲威掃除年來路不拾遺真成太平景象近復有無知山民挖取鉛砂夜聚曉散已經地方密報到縣詳查從前山民聚集情由皆因城內劣衿勢棍糾結本縣書吏因以號召山民挖鉛取利無事則安坐而分肥有事則挾黨以制官即間有執法縣令亦不過將挖鉛山民柳責而已旋止旋興卒不可禁而所謂劣衿勢棍者訪其人城中確有姓名窮其實山民不敢指証此釀盜之根歷世相傳而不能絕也職任事久始窮其故本年正月十七日嚴飭快役孫承榮密拘在

山挖鉛人犯武振父子等到案而劣衿任相治恃棍閭福張三舉呂海等四人素係為首運粟接濟坐本分利者此番復在縣門內指揮調度職立拘到案審明輸服情愿自立甘結如以後再有聚集挖鉛之事相治情甘坐罪即將閭福呂海張三舉責懲又傳教官到縣將生員任相治戒飭訖當發一審單寫明歷來挖鉛緣由四人願立甘結附卷三日後查取案卷申憲請示禁飭而案卷早已無存新充刑書王仲祿自供是小的自不小心失落了嚴加刑訊而王仲祿始供是同房房一霞說他們與了咱幾兩銀子把這案卷與了他罷房一霞供原是任相治與了小的銀子立逼將案卷取去他是主

萬壽圖自丁洋案

卷

謀挖鉛的生員一縣人都害怕他要小的命也與他的小的不與就要害小的了正月十九日小的同張獻光王仲祿三個人眼同在刑房內與了他了等語取有各犯口供在卷俟審日另詳外查除盜必除其源而審事務審其實取衆挖鉛盜源所伏沉匿文卷法度難寬但任相治係生員懇祈批革發審定案詳解庶黨棍不致鼓惑山民而蠹役不敢恃黨藐法矣康熙十二年二月初六日申詳初七日蒙
巡撫達 批任相治身列青衿輒敢接濟奸民挖鉛分利業經審明具結復敢賄蠹盜卷大千法紀仰詳提學道褫革除名仍確訊究擬招報初八日蒙

按察司賽 批仰候撫院藩司詳行繳蒙

本府 批劣衿蠹役表裏作奸沉匿案卷大千法紀仰

執法嚴究仍候院司各憲批示行繳初九日蒙

布政司 批仰候撫院詳行繳初十日蒙

學道董 批仰卽行學除名仍候院司批示繳各俱批

發到縣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審明看得劣衿任相治等糾衆挖鉛被山主郭計虎密首到官舍無知犯法之群愚而寃主謀崇利之四惡旣取甘結立案再請憲示嚴飭亦足以永禁之矣蠹書房一霞輒將原卷盜與相治携歸燒毀滅跡致縣官無案可申查明具詳黜革嚴審犯証初次所索實止一兩五錢獨取一半者一霞各

分其半者同役張獻光王仲祿也卷成灰燼後復索六錢則三役瓜分各得二錢也任閭張呂爲首糾衆出力挖鉛計其月日則始自本年正月十五之夜次夜遂爾被拿矣計其贓則鉛砂四十觔連人獲送驗明封庫矣房一霞婪贓賣法但受賄未及一兩僅與拱手聽命之二役一例責革實有剩辜四惡倡首挖鉛若止擬相治以盜官文書之杖反失之縱今相治旣革頂爲民應與閭福張五呂海照盜掘礦砂不曾拒捕人數不及二十名初犯律杖枷亦足以償盜卷之罪武振父子及任仲旺等十四名爲從計贓一兩以下各杖六十與現獲鉛砂照例變價并詐贓入官伏候憲臺批奪查此案職係

二月二十六日審明二十八日赴省招詳緣三十日聞訃丁艱徒跣奔署未經申報遂爾遲延非敢故緩也於三月二十三日申覆蒙
巡撫達 批依擬發落繳

勸善

特舉賢令循良乞申從祀名宦以風吏治事

原任刑科

給事中武攀龍等公舉明季本縣薛知縣從祀名宦

看得明季交城縣知縣薛國柱視縣如家覆民如子遺愛在人久而愈新交邑僻處萬山之址出郭數武連峰插天北距靜樂西極承寧臨縣周圍幾五百餘里在承平之日不免逃亾嘯聚其在干戈搶攘之時危可知矣

薛知縣當故明末年流氛方甚獨能包築城垣不糜民財不苦民力不假刑扑而大功克就迄明末既恬然免交民兵火之災在本朝亦屹然作晉省西南之障是其功不獨在民亦且在國不獨在勝國亦且在興朝矣雖與利禦害固守土之當然而崇德報功亦祀典所宜載合無申請從祀名宦四時侑享以報勤勞蒙督學道徐批據詳前令薛國柱筮仕晉陽善政種種愛戴既有同心表章宜崇秩祀仰縣置主人祠報繳九年閏二月初八日迎牌位從祀宦所紳士里民改前祠為遺愛祠

循良已入名宦懿德宜進鄉賢公舉從祀以彰風

化事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之奇等公舉本邑已故直隸保定府同守常大忠從祀鄉賢

看得本宦一介獨嚴三立足式本治家者治國既興讓以興仁惟知人者知天能不愧而不怍由其行堪砥俗是以德可維風幼讀公之文章吾師乎想見聖人百世公鄉墨孟義聖人百世之師也久為天下傳頌近悉公之政事其成也不待用我三年棺甫蓋而輿論僉孚蒸嘗早祀名宦骨已寒而典型如在俎豆宜配學宮合申上臺俯從輿論轉請從祀以勵人心康熙九年三月二十日蒙

太原府鄧批據詳已故常鄉宦政蹟名行翩翩可宗輿論公評奕奕推重允堪崇祀以為表揚仍候學憲批

行繳蒙

督學道徐 批仰太原府確查報三月二十四日本府
查取本宦實事到縣

覆看得本宦形影不愧心跡雙清輕財利而賑饑卹患
之必周篤君親而竭力致身之兼盡除茲害馬者長江
桴鼓無驚來彼澤鴻兮上谷桑麻增色走卒兒童俱識
行景高山天地爾我都知心同止水真能獨立故不懼
若稍有欲焉得剛士稟爲師是處皆尊壇坫里宗其範
無人不仰典型應配蒸嘗亟崇俎豆擬合申覆四月初
九日蒙

太原府鄧 批看得故宦常大忠一代偉人兩儀正氣

文優行潔諸生早已知名怨釋恩敷健兒皆爲悔禍在
鄉爲太丘之望格人則彥方之間七年賢書足跡不入
城市兩宰巖邑棠蔭且遍郊圻教士新梓潼之宮重儒
與重道並篤勦寇固潛山之土允武與允文兼傳冀以
北江以南走卒亦欽司馬朝之上野之下公論向道士
龍生爲廉能之官七鬯已崇名宦沒則正直之鬼俎豆
應薦鄉賢四月十六日轉詳蒙

督學道徐 批仰府再行確查本宦履歷取具事實甘
結一樣五本速報繳

三看得故宦常大忠氣骨嶙峋文章彪炳經營廟學起
文運之將衰修築河堤砥狂瀾於旣倒武緯文經並著

神君慈母兼稱蠲穀立倉人方懷其至德捨棺掩骼鬼
亦感其浚恩流民招自劍門旣牧牛羊而奠鴻雁巨寇
殲於天柱能驅豺虎以靖鯨鯢惟重道所以崇儒門可
入而廬可式真愛民自能潔已葵爲拔而魚爲懸其推
有守有爲可追踪於外王內聖欲得不屑不潔又何媿
乎孝子忠臣斷宜列於賢祠急當置之聖域四月十五
日蒙

太原府鄧 批仰候轉詳學道批示繳該太原府看得
故宦常大忠行洵稱賢政集書善文章之美前在閩中
讀之卽已知名德化之醇舊過保定聞之依稀若面至
於孝親敬長報恩忘讐交城附省一採便已盡知若夫

下士禮賢招携懷遠直道在人三復委無異議前據紳
衿呈請該縣磨核官蹟各在備詳茲奉功令謹嚴憲臺
覆查事實敢不確見允宜崇祀匪媿名賢相應轉詳伏
聽上酌爲此呈詳蒙

督學道徐 批仰候轉詳撫院批示行繳該督學道看
得交城縣故宦原任直隸保定府同知常大忠品望超
時文章冠世孝親兼能友弟忘讐且復報恩節廉隅而
耻干營介節終身不易本潔清以敷善政治行歷任可
師讀書探濂洛之宗作吏紹龔黃之績宜崇俎豆以表
名賢旣經該府縣確查明白取具冊結前來相應轉詳
合候憲臺批示施行蒙

巡撫達 批鄉賢事關大典新准部咨嚴飭未可輕徇
據詳常宦事實多在任中從何開報有何確據且本宦
去世未久遽請從祀是否合例仰再加確查詳報以憑
酌奪繳冊結併發

四看得賢者誠為難得康熙七年三月 旨意昭然祀
典豈容濫及山東六百餘人部覆槩革使本宦果有毫
髮之可議則縣官何敢冒昧以申聞豈但後學楷模實
為先民懿矩在任勝其任巴以東江以南冀以北歷宦
宦蹟足千秋居鄉重於鄉選之里舉之國登之朝立心
心能如一日憲批去世未久惟其未久而無時不浚人
慕久而彌光憲查有何確據確有所據而無事不足相

師據之以德一鄉稱為善好非所阿國人皆曰賢察而
後可又况糧無擔石子甫玖齡由其家貧且孤是以論
公而直惟斯人請從聖祀愈是聖世無私當此日得列
鄉賢庶幾鄉評不媿六月初八日蒙

太原府鄧 批仰候轉詳繳該太原府看得故宦常大
忠政蹟雖在屢任之中行實已遍萬人之口部例至重
大典不容輕徇直道猶存公論果爾難掩去世未久已
為蓋棺論定之時闔邑共言宜從奉璋崇祀之典不敢
妄論相應再詳蒙

督學道董 批據詳常宦取具事實冊結前來是否實
跡再查本宦於康熙七年病故與事久論定之例果否

相合仰府再加確查妥看詳道以憑轉院裁奪繳
五看得故宦常大忠請祀鄉賢一案奉上查核者四次
矣當此至公至明之日益浚其難其慎之思本縣雖欲
中輟而不容已也夫鄉賢之典古今重之人但知所以
崇德報功而不知實以維風範世本縣毅然爲之申請
者非爲生者也屢查屢核務得其實者又非徒爲死者
也使勢利之鄉皆好善而忘勢重義而輕利不依然二
帝遺民三代直道乎夫述前者據信後者實況本宦之
正氣直節真真希聖希賢爲乾坤第一乘人物前此載
之詳文看語者亦不過略舉其可見者耳本縣非無據
而虛指也亦非無實而溢美也實而可據衆論旣已無

間樂善諒有同心卽雖宮墻萬仞固應俎豆千秋蒙
太原府鄧 批仰候轉詳繳該太原府看得故宦常大
忠鄉賢一案屢奉憲駁疊據縣詳在任在鄉果皆古人
之德撫行撫實宜祀名賢之班夫壅於上聞下屬不敢
有泯沒君子之蹟而遽爲中止後日無以企尙論古人
之心直道猶在公論不泯此該縣毅然請稱非爲生而
本府屢次具詳亦非爲死也相應表德以慰輿情蒙
提督通省學政董 批仰候轉詳撫院批示行繳該督
學道覆看得交城縣故宦原任保定府同知常大忠德
性醇謹顯然當世鴻儒行誼端嚴卓爾後學宗匠至獨
毅賑饑舍棺掩骨種種善政前看已悉似應崇奉宮墻

以光祀典者也蒙

巡撫達 批鄉賢近日濫觴已極是以奉 旨嚴飭本院前批常宦事實有何確據且去世未久遽請從祀是否合例原非過為苛刻良以俎豆宮墻事關大典誠重之也今據詳仍止一味揄揚恐其中不無溢美仰再俟數年時事久論定徐議從祀未為晚耳此繳

興利

復廠全生事

詳布政司太原府

看得交城平地不過三十里其西北境周圍五百餘里皆山也山民蓄木代耕變價完糧從無逋欠歷來積貯山口南堡廠塲以便交易每年解納布政司稅銀六兩

自康熙二年奸民爭牙構訟前任巡撫楊因之革稅廢廠而文水奸民竟立私廠於文水之峪口從此交山之木勢不得不拖至峪口變賣而沿山數百里納賦良民俱不聊生矣竊思山中不賣木無以辦賦山口無廠塲無以積木今搬運鄰邑既苦民力投牙別縣益費民財守賣他鄉又失民時木植幾何得不償失宜近歲之丁逃糧逋也 職 屢據郭邦等具呈到縣及臘月踏荒河北身入窮山數百里山民莫不涕泣陳情 職 忝居民牧敢不代為申請伏乞憲臺俯從民便仍聽本地照舊立廠納稅庶幾殘黎更生國課無悞矣二月初三日申行初七日蒙

太原府秦 批仰候藩憲批示行繳初六日蒙

布政司達 批仰太原府確議詳報二月初九日蒙太

原府查訊果否利害審議妥確具詳連人解府

覆看得交城錢糧之完欠實由本廠之廢興山鄉以木

代耕故輸納不難交易得所故買賣兩便此本縣設立

廠塲歷來相傳而不可廢也自康熙二年奉文不許設

牙立廠山口雖有空地不敢堆木既地無積貯之木故

買木者遂絕足不至貧民上迫呼下苦饑寒則雖廢

時虧價勢不得不寄賣於峪口之私廠實出無奈非民

本心是沿河變賣一談止可託諸空言萬難見之行事

者也 職 喚齊各都山民再三審問確議得西山谷口水

泉灘一處地勢空濶與河相近允宜立場聽山民自行

貯木以為交易之所庶國課易完窮民少甦惟是照舊

納稅誠恐奸民不無指公攫利致啓弊端倘蒙免其納

稅尤出憲臺恤民至意原蒙發縣妥確具詳理合連人

解府覆審轉報蒙

太原府秦 覆詳看得交屬強半皆山居民伐賣木植

以為完糧餉口之計舊設大廠於武元關山民售木最

為稱便康熙二年止因牙僮就中射利文民具控蒙前

任撫臺斷令不許立廠設牙任民自行貨賣蓋自廠廢

之後無地貯木而買木者亦裹足不至是以交民無奈

遂將所伐木植遠運文水往返艱苦得不償失民疲糧

通職是故耳此該縣所以有復廠便民之請也既經覆議前來相應准其於西山谷口水泉灘立廠申詳本司蒙

布政司達 批仰將前院禁止立廠原案送閱并查文水峪口於何年私設有無抽稅一并查明詳報該

太原府秦 覆看得交民告立木廠一案前詳已悉不贅茲蒙憲駁本府稟遵行文水縣確查今據該縣申稱文水峪口地方並無立廠及抽牙稅情由取有文峪都里地馮自榮等結狀在卷既經該縣查覆前來相應回報蒙

布政司達 批備閱原案交文二縣俱奉前院嚴禁不

許立廠截排收稅擾害矣奸牙何敢不遵希圖罔利若文水果無設廠交城何以具申本當拿究姑從寬宥仰府通行飭禁聽民自便如敢再違卽據實申報立拿奸牙重處縣官揭報題叅決不姑貸此繳卷并發牌行到縣三月二十九日本縣親至山水泉灘等處傳集各都山民諭以憲批無不歡欣頂頌遵行嗣後交山水植聽民自貯本縣山口地方任其自行變賣仍勒石嚴禁止立廠截排抽稅罔利擾民等弊申報在案

霸殺萬命事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布政司轉奉撫院仰交城會同清源太原

兩縣公審

布政司穆 批永濟一渠雖年遠湮沒而載在縣乘且

清民執有明季萬曆年間買地開濬之印信夫簿可考
非無據而然也據詳此渠昔自馬村流來後汾水別流
河非故道但查舊簿內開有洛陽村央各地主費過羊
肉酒禮等項則昔日之渠道在洛陽村似已有據不僅
在馬村矣事關民利仰勿拘成案秉公確查明白可否
開濬另具妥詳報該交城縣會看得清源永濟一渠源
本汾河路由太原洛陽村界行水據萬曆三十九年印
冊地畝四至開載分明確爲清源羅郭羅白兩都釀金
共買查其渠糧因萬曆九年清丈時早已豁免是清民
原有渠地而無渠糧也嗣因河流遷徙渠徑漸湮洛陽
村民已經開墾成地或廬渠上或墓渠中又不知更易

幾至白郭兩都非不欲與之發難其如路遙人散契失
糧空何乃四年楊院一控而詳允其開七年阿院再控
而稟押其塞及至今歲紛紛疊訟欲罷不能於是兩
縣縣官捐俸買地之議復有兩邑邑民認稅開渠之說
是欲其息而適啟其爭宜憲臺有勿拘成案之駁查也
職平心而論均屬民計所關則當權其大小果係地力
可盡又須辨其重輕苟利吾民何論隔代夫以渠作地
利於洛陽一村之富戶者不過數家復地爲渠利於郭
白兩都之貧民者何止萬口且水之所趨到處皆能灌
漑則渠成亦太原之利也洛陽村民又何惜十數畝渠
地久假不歸而必欲與鄰相阻以自雄耶據趙川等供

太原鱗冊俱載渠道郭月祖墳見葬渠地洛陽村民何不執鱗冊一証取郭契一驗此案將不辨自明而口說無渠誰其信之若謂汾河昔日南流因此馬村有故道今漸北注是以洛陽無舊渠其說近是然舊簿內開有央洛陽村各地主費過羊酒一項憲駁甚明是河原經洛陽而不止於馬村也且爾等何不指當日汾流故道以塞趙川口而混賴無渠又何以服兩都衆姓之心耶近奉撫憲興利除弊之行務期實力修舉與民興復是凡爲民利所在百世攸賴者尙欲訪之耆老搜之誌乘卽清民無地尙當借太地以開渠况實有可據者哉職詳考原委卽簿籍昭昭可查親看地址則形勢了了在

目挹彼注茲無容兩可也然洛陽村民屢控不允者其間亦自有故以爲渠道久墾作地每畝價值數金必不肯聽人受水利而我賠田糧也盍亦原其初一思之乎相應准郭白兩都順路開渠凡洛陽村墓廬有碍渠地者自當另濬再丈所開之渠折算地畝若干令清源照地出糧衆村受大惠而一村亦無大損或可結此不結之案也康熙十年三月十八日蒙

布政司達 批據清源羅郭羅白二都趙川郝滿等告爲逆天叛殺事蒙批此渠前經該縣踏看明白照舊開濬其有碍廬墓之處着令逶迤開導渠成之後按所占地畝多寡俾清民認糧補價有利於此無損於彼可謂

曲盡民情業已呈院允詳在案夫何奸民目無三尺而敢於抗法橫行如是耶仰交城縣同清太兩縣親詣督濬如有抗阻即將爲首藐法之人指名申報以憑拿究其占過地畝卽同兩縣查照時價令清民給補並地色糧石認明詳報繳到縣會看得永濟一渠清源闔縣之田望此汾水以灌溉者三分之一不僅郭白兩都也自汾河口繞洛陽村至馬村而止共長一千八百步濶十三步折算五里自馬村至清源長頭村北而止共長七百二十步濶十步折算二里二截共七里計地一百二十七畝五分此渠路之經過太原者也自長頭界歷羅白都至鵝池村而止共長六千六百一十三步濶十步

折算十八里零一百六十三步計地二百七十五畝六分六釐六毫六絲此渠路之經過清源者也洛陽士民所霸者門前咫尺必由之地因以絕彼二十五里有零之長渠誰則甘之雖買自至元開於洪武年久難考然地稅已經過割清原因萬曆九年清丈槩免渠糧而永濟一渠遂成無糧之地清民歷世相傳管業所謂古渠者是也至萬曆三十九年汾水南流河口遠徙又於洛陽村西買地半截接濬馬村印冊開載甚明價已村而糧未割至今太民種地清民卽其租以定稅所謂西渠者是也古渠卽開西渠今汾河復舊渠路由古洛陽士民盡滅門前古蹟清民叠控不休乃指開西渠以塞責

嗟夫清民所欲得者水也西渠不便引水豈肯用工於
無益之地哉今蒙憲批照舊開濬職等督工六日而渠
成李監廬前郭月墓左逶迤開通幸所開皆李郭之地
可以無爭偶有大樹塞渠職等論其紆迴數步而不能
得之渠傍之地且曰樹生古渠應伐彼樹無削我田
是洛陽寸土尙不通融清源古渠豈容久假乎細查渠
糧糧無可認糧尙難認價將安補若謂渠經洛陽是太
原之地也自然有稅然渠經馬村亦太原之地也何以
至今無太原之稅若謂渠經洛陽非清源之地也因不
納租然渠經馬村亦非清源之地也何以至今納清源
之租况詳訊再三不見洛陽士民片紙呈驗李渭陽等

雖甚惡劣又何說之辭最可恨者清民積萬千之工而
開之劣生喚十百人而填之種種強橫難以枚舉執法
當罪以霸佔論理應追其租苗今憲臺寬恩職等不敢
復爲究擬事屬永遠水利伏冀憲臺批府仍行太原縣
確查渠稅果無具結申覆再行清源勒石以傳永久兩
縣百姓無不沐浩蕩之恩波矣

爲請開無窮之地利以防不測之天時鑿渠引水

用甦民困事

康熙十二年五月初六日據闔
縣士民呈通詳院司道府廳

看得本縣西北山孝文一嶂界連呂梁長流不竭實可
資本縣之灌溉因遠隔峻嶺必假道文水而紆迴以入
於交邑文民堵路買木交民已困索錢賣水交民又困

交山之利不能以養交民反能以交民歷世相傳有
兩河無用水三座害民山之謠今三座崖積盜已平文
峪口私立木廠久奉憲禁交之士民因害除而復思利
興是以合詞公請情願竭力開渠也職雖處苦私痛勉
力任事但見士民呈詞迫切呼號動地隨即會同僚屬
紳矜士庶登山循視止隔東崖一嶺山勢雖高不難穿
鑿今士民但願各開山地紳袍亦量捐已資且沿山礦
洞復相去不遠旣通山道則此路爲康衢人跡絡繹不
絕而奸宄可消山中樵採達於村邑則澗山一草一木
俱足供窮民之饔飧而合邑瘠田磽地皆可化爲膏腴
衣食有藉盜賊潛消雖一時疏鑿之謀實百年樂利之

計職久任巖疆熟知民困在五日常兆似不必代百姓
而言情然六載牧民又何忍任千家之呼籲民情激切
分應申聞伏叩俯順輿情救民疾苦使無用之水化爲
有用害民之山足以利民亦適符上臺興利除害之素
心也除將興工日期并疏引山道另文續報外所有開
鑿事宜先行呈請伏候批奪六月十五日蒙

太原府軍廳周 批鑿山非常之事不遇其時不舉也
不得其人舉亦弗成也人與時俱有其舉之何慮不成
交民其無疑良哉仍候列憲批示行繳蒙

太原府署府事蔡 批鑿山引水使無用者化爲有用
害民者反以利民具見該縣興除素心但有無病民費

力仍候院司道批示行繳蒙

督學道謝 批鑿山引水爲利窮民洵稱美舉既係通
詳仍候院憲兩司批示行繳蒙

巡撫達 批據詳士民情願各出已力鑿山引水開渠

灌田事屬因民之利如詳舉行但勿令衙役作奸借端

滋厲繳康熙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批發到縣 職 卽會同

僚屬紳衿庶民於城隍廟中詢其開鑿事左果否衆人

允服協力疏通有無資費累及窮民俱稱倡議由於庶

民鼓舞出自紳士但工程浩大不能無食用之費衆紳

情願出銀購工 職 亦卽捐貲助費僉謀已定 職 於本年

七月初一日親至開山處所相度地形若從東崖嶺起

手穿山至石榴溝出水則遠隔峻嶺拾層爲力較難登

高四望見本縣廣興村東卑於武元城水泉灘者數十

丈中隔文水峪口開柵三十里勢若弓彎若穴地弦直

不過六七里胡爲舍逸就勞諮詢情形蓋因本縣界山

名曰高離順治十八年文民私立木廠於峪口擅改此

山爲天台立碑其巔本縣士民以荒山無至荒地無糧

任其竊據莫與之爭寧從遠處鑿山不從近地疏水懼

之至也 職 查閱通誌郡誌邑誌俱載高離山屬交城西

北四十里註云獨峰高聳遠離小山因名高離復查文

水新舊誌不但高離山不載亦並無所謂天台山者况

縣界西北惟此山獨聳餘皆培塿益見古人命名有意

鄉耆言改名立石非遙而碑文年月不久其爲文民竊據無疑職思疆界未可勢佔誌書亦難突更高離自成其爲高離正不更爲改正也於是從水泉灘下萬佛崖起水開山三十四丈至托鉢溝底通至碟子溝則鑿閘王台山根四百一十三丈由碟子溝底通至桑條溝則鑿土地巖山根二百九十一丈五尺由桑條溝底通至虎喊溝出水則鑿高離山山根三百六丈源出本縣西渾二峪經流半崖龍口因名龍門渠分晝夜兩班七處興工每處用夫十六名粗工八名鐵匠二名管工四名共用善椎鑿者一百十二人粗工五十六人鐵匠十四人管工二十八人善椎鑿者每人給銀五分管工匠役

每人給銀四分粗工每人給銀三分五日一領其所捐之費則本縣陞任丁憂知縣趙吉士捐銀一千兩鄉紳原任刑科給事中武攀龍捐銀五百兩已故御史李之奇子貢生若泌監生若沆共捐銀五百兩現任直隸涿州等處地方叅將呂成名捐銀三百兩原任浙江仁和縣告終養知縣丁世淳捐銀三百兩原任福建龍巖縣知縣解之麟捐銀一百二十兩原任江南贛榆縣知縣張奇英捐銀一百三十兩現任湖廣善化縣知縣孫浩捐銀一百五十兩候選州同知常大孝捐銀一百兩候選縣丞李若港捐銀一百五十兩壬子科武舉田志德捐銀五十兩其所用之工匠人役則交山遊食貧民與

挖煤偷礦之窮戶每日資工食以養生而盜砂之衆皆
爲良民綠林之中成成大道數百年荆棘之地盡爲通
衢人跡絡繹不絕而嚴冬可免竊發之虞其引水灌溉
所及之地則本縣郭南二十里計十萬四千餘畝凡有
田之家情願按畝出力以助工而羣情踴躍無不鼓舞
樂從其督工監視則闔邑信服之勅封文林郎張純也
邑庠生燕國輔李光斗王雲拱胡好古登簿籍鄉耆申
維弟游士淳韓守禮褚俊掌出納本縣縣丞汪潤斯典
史郭景明巡視並無差役督催決不擾累窮民職復屢
行查察庶不至上煩清慮職雖去任在卽而從中經營
區畫不敢爲自己諉難任之勞亦不肯爲後人畱難守

之法自七月十三日興工迄今月餘漸有成迹可循官
紳樂助現有資費可用而此後小民按畝之人力將日
用不窮其成功遲速引濟公平則在後日之繼起而在
此事者也謹將興工日期開鑿事宜逐一備具緣由繪
圖呈閱擬合申報八月十八日通詳蒙
太原府軍廳周批據詳圖日空羣山思通遠水經營
獨苦利賴無窮誠創見之偉績也仍候院司道府批示
行繳蒙

太原府糧廳署府事蔡批據詳開鑿事宜井井有條
具見該縣畱心民瘼俟功成之日另文報奪仍候列憲
批示行繳蒙

督糧道署布政使司魏 批詳覽圖形該縣實心實政
誠可嘉尚仰候撫院詳行繳蒙

巡撫達 批披閱詳圖開山引水具見該縣經營區畫
爲民苦心既有成績仰速督竣工以垂永利繳

復行鼓鑄事 詳糧廳

職奉來文旣不可派之里民復不能取於縣帑欲購之
城鄉則價廉而不肯賣欲委之胥吏則役貧而不能賠
疲困小邑採買是艱然鼓鑄出自奉 旨而銅價皆經
部議敢不竭力辦解但交邑所屬雖有二十五都潞山
疊嶂沙礫不毛河北民逃錢糧賠補止得三十里平原
亦皆鹵瘠實與土肥壤沃之鄰封迥別民不聊生久矣

今派發銅價則本邑與忻州太原並皆三百兩而接壤
平衍之清源徐溝並皆二百兩若因糧而派則忻州太
原倍交城而徐溝清源與交城等若因地而派則交城
土瘠民貧豈得與清徐一例而施今發價卽不敢求縮
於清徐而且復增其半倍是不能無愬於上臺也俯察
交城地糧土俗較之忻太果否一列較之清徐果否高
下從公派撥自應竭蹶以圖此番旣經派定固不能仰
邀復減然率土照臨下邑偏受重累似非覆載無私之
意伏乞垂照下情寬之時日鈞票守提勢難且夕完解
更冀撤回原差免受困疲邑則恤吏愛下均戴弘慈矣
疏壅杜私以完商課事 通詳鹽院道府廳

看得交城額定鹽引四百五十五張歷年引課俱派里
下職七年到任恪遵功令招商行鹽然而引壘課虧恐
累考成敢不如額賠解是從來累民而民不覺其累者
今日苦官而官愈覺其苦也交城平下戶口不及山鄉
十分之一商人賣鹽一引額定淨鹽二百斤山民計口
買鹽不過數兩數斤而止部引萬不能碎給勢不得不
發與土販肩擔易賣是賣官鹽者此肩擔土販也賣私
鹽者亦此肩擔土販也山鄉寫遠誰辨其爲公爲私今
據商人胡友組等具呈設法銷引合應俯從商便凡屬
商人招定官販准報名印照另給一籤仍編號註其年
貌於籤上有籤者卽爲銷引之官販山民買鹽知所適
從私販無憑影射官引自疏商民兩便矣二月初九日
通詳蒙批行在案

諮詢利弊事

申覆撫院布政司太原府

太原府奉布政司劄付據蔚州申詳報院蒙

巡撫達批如詳通飭勒石永禁實力奉行繳仰該縣
查照蔚州批詳事理卽將包納等獎勒石永禁先具遵
依徑報本院等因到縣該交城縣看得交城夙弊釐革
殆盡旣任民牧凡一應興除皆分內事又何敢以微細
仰瀆憲聰故前件於閏二月十九日具覆在案今蒙憲
行照蔚州申詳勒石到縣職以爲利弊興除不但州邑
不同則各邑亦且有別正未可以一州之利弊概行通

省也有弊固當永革革之惟恐不永固當勒石以永革
之又未可以原無其事而虛空勒石以革其事之弊也
卽如文內蔚州徵收錢糧有傳單代交不無酒飯銀錢
諸費一欸查得交城徵收並無傳單代交諸費之弊惟
有里長包收侵蝕累官之弊職蒞任之初按赤曆令花
戶各照本身錢糧自封投櫃里長經催收吏經看俱不
經手是包收之弊久除矣不待今日勒石而後禁也再
如蔚州丁糧止憑傳單開數是以告辨飛糧不一而止
今將九則科額列入糧票以杜欺朦一欸查得交城各
戶錢糧俱挨赤曆細數備填易知由單未開徵以前按
戶遍給小民照單封納絲毫不爽若將科額復刊糧票

是由單反屬虛設本無傳單欺朦之弊原不待今日勒
石而後禁也再如蔚州歷年糧票銀袋從來係棧匠發
賣小民買票糜費一欸查得交城申單銀封原係本縣
辦就鈐印給與該書花戶自秤自封投櫃該書分割串
票給一張與民備照存一張繳縣備查並無小民買票
糜費之弊亦不待今日勒石而後禁也又如蔚州每年
攢造赤曆各冊選擇里下善書之人幫寫約費四五百
金一欸查得交邑二十五都三屯造派赤曆由單陋例
相沿雖多寡不齊亦有此費職蒞任至今凡攢造赤曆
由單召募書辦繕寫用其辛力不償工價以圖可繼所
用紙筆飯食官給有限而省民之費無窮如此陋弊除

之久矣誠不待今日勒石而後禁也至於蔚州缸房有
養賣官猪之弊蔚州錢行有官銀換錢低假之弊查交
邑雖有缸房不賣官猪交邑並無錢行誰換官錢不但
無其弊且無其事又無容勒石者也為政不在多言固
當本實心而行實事職分貴乎自盡何必奉虛文以飾
虛聲卑縣確查明白不敢套具遵依理合據實申覆九
年四月初七日申文初九日蒙

巡撫達 批各屬利弊原自不同前批通飭者蓋就大
同一府言之耳非令通省一例勒禁也仰布政司再行
各府州轉飭所屬如有與蔚州前詳諸弊相同者則嚴
行禁革如無此弊則不必勒石虛應故事也仍行該縣
知照繳

革弊

嚴查假冒以清學校事

申督學道太原府

看得文武一體假冒必嚴所以重學校也有他縣之人
而寄籍於此縣者籍貫必用此縣之都坊保呈必係此
縣之廩膳互結必屬此縣之鄰里即奉文清查冒籍縣
官尚得有辭申說曰某生雖是他縣之人所住都坊實
是此縣籍貫所以此縣之廩膳願為保呈此縣之鄰里
甘為互結有分土而無分民亦不必過為深求矣獨交
城儒學武生麻琦丘奠鼎王享三人冊註待賢都人里
長楊宦老人王哲鄰佑潘芬等甘結戴珊冊註大理都
人里長程一柱老人程攀先鄰佑戴君召等甘結周大

成冊註人和都人里長李自貴老人李德鄰佑王付等
甘結岳成武竟不註何都人氏亦無里鄰甘結此儒學
送縣之冊可據也職覆加查核交城二十八坊都並無
待賢大理人和等地方交城里老鄰佑亦並無楊宦程
一柱李自貴等姓名及詢本縣武生無有一人出名肯
為互保再詢本縣廩膳亦無有一人出名肯為結呈康
熙八年十月初五日為武舉事職遵奉駁牌已經備詳
在府今覆蒙憲票嚴查到縣又值考試在邇職既不識
武生麻琦等是何縣之人又無保結可據雖有倩代昌
考之弊過犯刑喪之事將從何處辨之一經發覺是早
縣無辜而代此輩受過也查順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一

日部復禁革昌籍一疏議得入學為士子進身之始昌
籍一途委宜禁革以後各學臣考務責成提調官於童
生考試時取本縣廩生的當保結真正籍貫然後收錄
如有朦朧事發一體叅究等因通行在案今武生麻琦
六人既無的當保結又非真正籍貫顯係假冒職恪遵
功令理合申報伏乞憲臺親行審奪或賜批發查究庶
假冒杜而學校清早縣可告無過矣九年八月二十五
日申詳蒙

太原府鄧 批仰候學憲批行繳蒙

督學道董 批麻琦等既非真正籍貫又無的當保結
仰縣確查緣由速報繳

覆看得麻琦丘莫鼎王享岳成武戴珊周大成六人康熙三年以文祁孟三縣之武童未經府縣考試突撥交城儒學其籍貫則文祁孟之籍貫也其里鄰保廩則文祁孟之里鄰保廩也越一載儒學不察來歷昧冒具結送縣前縣署事陳方舟未行情釐因而送府轉道此麻琦等所以得與前督學之考而附名學冊也至康熙八年應試武舉武生陳大忠等且呈控告而徐督學始憂之矣今憲臺新任樊絕風清儒學依樣葫蘆朦朧送縣職若復同前任一例混結起送是麻琦等業已冒籍而職又冒送也有同罪矣夫欺人以不知謂之冒今明明別縣籍而又欲交城縣官具結送考上下扶同罪更甚

於冒籍一等今日卽荷憲臺寬其既往之咎不復過求倘六生中僥倖一人中式同學必有起而攻發者一經部駁難以申辨矣九月二十一日申詳蒙

督學道董批據申武生麻琦等六人既係冒籍自應除名但查各生於三年入學該縣至今有無地糧入籍仰縣再一確查妥詳報奪繳

三看得武生麻琦等既以他縣之人民而冒入交庠且以他縣之都圖而混充交籍職稟守功令是以據實申詳致蒙憲臺兩次批查并查有無地糧入籍職仰遵上行隨經屢訊據麻琦等供以前任史學道考校太原交城習武少人遂爲一時權宜之法移多就少將麻琦等

六名撥入交城儒學肄業是以麻琦等仍以各縣籍貫
附充交城縣學業經儒學混送前縣轉府報道考試在
案雖前道雅意作人而殊不計及於有干冒籍之例也
但麻琦等原從文祁孟三縣赴考均用該縣籍貫以隔
縣之人冒入交城職不敢代人受過理宜申請嚴究而
審其冒籍之由委係前道所撥卽麻琦等尙有可原且
從來嚴禁冒籍本縣生童慮其分占本籍各次以故務
行清查今麻琦等自入交庠有年同學亦已相安除令
更正本縣都坊籍貫外并據地鄰里保廩生情愿甘結
前來應否除畱伏候裁奪十一月初六日申詳蒙
督學道董批據詳麻琦等籍貫既經更正准照應考

等第八案繳

申查武舉結冊互異事

申詳督學道本府
轉申撫院布政司

看得設官分職各有常司凡文武生員三代履歷及丁
憂事故必由該學牒呈到縣本縣止據儒學牒呈代報
一切冊結俱用學印卽以儒學原文申送本府者責有
專司也今本縣壬子科中式第五十二名武舉田志德
八年儒學送考三代結冊註祖田讓正故不仕父福存
不仕本年儒學送考三代冊結註祖讓正父福俱故夫
父一而已前註存今註歿中間三年並不見該學申報
丁憂職行查到學又據該學牒覆武舉田志德原係田
貴之子親伯田富撫養成人並無過繼田福匿喪之事

將學書責戒前來細查田志德確非田福之子但志德
既非田福子何以冊註田福為父既註田福為父又何
以福死不報丁艱雖取有師生里鄰印信甘結存縣若
不查明混結咨部一經駁查職難辭疎忽之愆或係學
書無心錯寫或係志德有意匿喪或係學官知而聽行
既經查發自應據實詳報伏乞憲臺訊究裁奪施行十
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申詳蒙

太原府知府周 看得武舉一途與文舉並重則預此
選者自應慎重今據交城詳稱新中武舉田志德歷年
冊結皆為田福之子茲忽改為田貴之子豈歷年冊結
皆係差訛耶雖本府於武科之日已在告病止據原來

冊結起送但事關科場弊端自應轉詳伏乞憲臺批行
該管衙門嚴行訊究可也十一月初二日通詳院司道
蒙

巡撫達 批武生應試例由府縣查明取結起送田志
德既三代互異當日何不確查及今乃稱科場弊端也
仰提學道查明詳報蒙

布政使司杭 批據詳新中武舉田志德冊結皆係田
福之子又稱田貴之子親伯田富撫養成人顯係過繼
匿喪今何稱並無過繼匿喪且田福既故田貴存亾未
明仰將田福身亾月日有無事故並田貴存亾情由查
訊明白以憑酌轉繳蒙

督學道董 牌行本府仰本府官吏照批詳內事理文
到卽刻嚴查武舉田志德册結互異情由果係學書作
弊抑或教官受賄該府執法嚴審務獲真情明白依律
呈詳報道以憑轉院究處施行事關達部毋得遲緩俱
蒙批發到縣於十一月十四日嚴審取供在案
覆看得郭環陳五福身充學書朦混造册以致田貴之
子田志德於康熙七年三月進學時竟填寫志德之叔
田福爲志德之父雖因田福自開三代手付郭環但郭
環旣知志德爲田貴之子當日何不照會志德而乃使
其暗中謂他人父耶及册報數年田福身故學書陳五
福又不稟明學官竟自改存爲故照舊填寫志德三代

送考 素知志德非田福之子但就該學來册照轉代
報及志德新中式武舉 磨對三代而志德册註田福
爲父又前後存歿互異是以不敢扶同具結而有申查
武舉之詳也蒙憲批發到縣 齊集官役師生里鄰人
等嚴行究訊雖志德有父未嘗尊田福爲父而田福多
男實昧認志德爲男其開寫父福而居之不疑者則係
福存之日素美兄子勝已子遂填姪兒作親兒此固無
與外人事卽其家人亦初不計及此也舊學書郭環遵
田福之命而註册新學書陳五福又依郭環之樣以書
蘆從中職掌所在應行覺察者復憤憤無知所以待 職
詳明始煩上臺查駁也學書郭環陳五福不應造册朦

混除另詳招擬外其該學訓導職有專司茫無覺察自
應記過至憲駁作弊受賄等事卑職細鞫田志德之鄰
里師友宗族人等俱稱並無過繼情弊且田貴止生一
子安肯過繼其弟田福生有五兒何須過繼伊姪既非
過繼自然不應丁憂既不下憂自然非係匪喪非係匪
喪卽非作弊既不作弊又安用賄此保廩之李白生互
結之魏國秀等並里鄰宗族衆口一詞共保無他總係
學書填寫之誤所當改正前冊另行具結詳報者也本
月十四日申詳府道蒙

督學道董 查看得新中式武舉田志德乃田貴之子
貴於順治十一年二月內身故志德年方二歲其母孟

氏亦亾向賴伯父田富撫養祇因康熙七年應考武童
例具三代履歷冊結而叔父田福時在省居住素因愛
姪志德生得伶俐故將三代填福爲父彼時舊學書郭
環照寫註冊嗣後新學書陳五福并該學訓導王秀俱
不覺察亦依樣葫蘆事隔數載而田福已經物故今志
德中式宜行該縣查取無碍印結該縣是以有冊結互
異之詳也茲蒙憲批道查報隨行縣嚴查去後今據該
縣嚴審志德之鄰里師友宗族人等衆口一詞皆曰實
係田貴之子並無過繼丁憂等情學書教官亦無受賄
情弊總緣學書依樣填寫之誤所當改正前冊另行具
結詳報者也其學書郭環陳五福朦混造冊除另詳招

擬外教官蒞無覺察自應記過十一月十九日轉詳蒙
巡撫達 批據詳田志德既非田福之子當日該縣何
不查明竟憑學冊朦朧起送今又仍前具結其失察各
官應否不議仰再查明詳報牌行本道備仰到縣
三看得生員三代履歷及丁憂事故例由儒學確查具
結由縣申府由府申道府縣止照學結代報一切冊呈
俱係學印即用該學原文轉送府縣未嘗另行申冊者
蓋以府縣學應試生員多者五六百以上少者二三百
以上未有一日生員無事故者正以府縣事務繁多不
能兼管因設教官專管之其丁憂事故實係教官之事
而非府縣之事也新中武舉田志德職素知其原非田

福之子而不知其冊內開填田福為父及田福死後志
德既不報丁憂舊冊亦應改正孰知教官全無覺察初
因門斗之混填遂憑學書而錯造以致縣申府府申道
道申院總因有蒞管之教官所以遞相申報而不覺其
誤若志德實為田福之子而福死不報丁憂是職之朦
朧起送也今志德終非田福之子是志德不應丁憂原
應起送當起送而起送非朦朧起送也及志德中式例
應本縣具無碍甘結達部是則職有蒞責矣因取學冊
磨對而志德之父竟註田福職立時發查到學即行通
詳在案是查發者縣官而申報者亦係縣官職未嘗失
察也至奉有今又仍前具結之查從前難免朦朧自應

詳明今日既無疑碍又當具結至教官王琇失察職未
敢擅議相應詳報十一月廿六日覆詳本道蒙

督學道董 覆看得田志德册結互異一案前詳備悉
無容復贅茲蒙憲駁失察各官應否不議仰再查明詳
報等因到道蒙此隨即牌行該縣確議去後今據縣詳
稱田志德的係田貴之子終非田福之子實係當日學
書錯填別無情弊且已經檢舉詳明合將學書郭環陳
五福批行該縣重責教官記過外相應免議前册仍宜
改正另行具結伏候憲裁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覆詳
本院蒙

巡撫達 批生員册結雖由學造然必從府縣核明具

結轉送今田志德三代混填教官固不能辭咎該府縣
何竟以非專管藉口尙稱未嘗失察脫然事外試問承
訛襲舛朦朧出結者果能無罪否耶仰再確查妥議詳
奪牌行本道備仰到縣

四看得設官以知縣命名必知一縣之事乃稱厥職一
縣之事有一不知自難辭罪又安敢脫然事外乎在田
志德本非田福之子故應考不疑職亦素知田志德非
田福之子故送考不疑又豈料其入學底册伊叔田福
未故之先久已捏填爲父哉雖承訛襲舛失察固在教
官而照册轉送疎忽實由知縣今蒙 憲臺查及轉送
各官職自不能辭咎但申送册結以後未奉憲行業已

查明詳報是職之照冊轉送固難逃憲臺之責備而
之查明通詳又當邀憲臺之恩宥者也縱有疎忽仰祈
原情轉達得邀寬恕上臺樂育之弘仁與剔釐之大權
並行不悖矣十二月初五日覆申本道蒙
督學道董 覆看得武舉田志德實田貴之子祇因其
叔田福捏填爲父其教官固不能辭記過之咎而學書
亦難免重責之條至該縣照冊轉送不爲覺察疎忽之
愆亦難逃也但未奉憲行之先該縣曾經查明通詳似
當邀憲恩宥恕俾下吏得沾弘仁者也本道未敢擅專
至於前冊理宜改正以便遵行十二月十四日覆申本
院蒙

巡撫達 批失察各官固難辭咎但念自行查出姑如
詳改正具結呈送繳

蠹兵殺命事 詳按察司

看得樂戶最賤日受人欺安敢欺人且納糧當差亦係
交城百姓也王福旣是營兵縱有屈抑應赴該管衙門
控理何得串差周文煥臧伏卿持無印之票竟從太原
來至外縣口稱奉司鎖拘人犯設非稟縣查追正不辨
所奉之司何司也竊恐此風一倡縣官不能保有其地
方而盡一縣之百姓無一人不可執無印之票鎖拿矣
謹粘原票具詳伏乞憲臺嚴批審奪蒙
按察司賽 批仰太原府查報

營造

申報捐修事

詳太原府轉申布政司報督撫兩院

竊照交邑城垣周圍五里高下數尋內土外磚原不堅固縣鎖萬山之口路當太汾之衝國朝定鼎戎馬頻仍日遭蹂踐自明季薛知縣修城至今四十餘載康熙二年七月磁瓦二河交流城中水漲三尺北城圯壞北樓傾倒其餘雉堞頽裂者百十餘丈本縣城逼交山非鄰封可比若不亟築城守雖嚴無憑捍衛職蒞任之始不得已急治其標特築長堤四百丈以禦磁瓦兩河水患後查四城頽壞處所悉令城總開明某城樓角殘毀幾所需用木植若干某城墻垣塌裂幾丈幾尺需用磚石

幾許備開在案邑中紳士既不慨輸境內人民誰堪勝

任職既任地方之責自應次第修理先捐資二百兩將

冊毀之北城北樓於閏二月二十三日工更新建築

所費不敷又捐資一百二十兩今北城樓墻於六月二

十六日俱已修理完固而工料尙有未給之銀三城仍

多崩裂之處又不容不悉行修整估費不下千金職又

輸資一百九十二兩三次共捐資五百一十二兩見今

易買磚植僱募人工完日另冊呈報倘蒙上臺委官勘

驗或蒙撫院踏勘荒地經過交邑親閱城垣職所建工

程正自一目了然也事關修城重務理合申報伏乞電

照俯賜轉報施行康熙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申府照轉

本司蒙布政司穆 批查該縣塌裂城垣從前並未報
聞今稱捐過之銀已修北門樓牆而未完之工又復捐
資易買磚植是否明確仰府查明另詳報本年七月三
十日牌行本府備仰到縣覆看得交邑城垣歷經數十
餘載頻遭水患崩毀多年備查所需磚植等項不下千
兩募捐罔應設措無從 職任地方之責不敢坐視頽壞
擇其冊毀殆盡之所先行修築但事與請開正帑有異
初不敢遽以捐修細事仰干憲聽不意工程浩大一舉
百興北門雖煥然聿新百廢實難容中輟 職復行勉捐
環城修葺殆非一隅可比用是報明今奉駁查自應停
工候奪修完者屹然在目未修者塌裂依然易買之磚

植細數可稽未動之捐銀絲毫見在謹將已未完城工
并易買磚植見在銀兩一樣清冊各二本申驗或賜委
別官勘驗或仍勅 職修理伏乞上臺俯電轉詳批示本
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府照轉本司蒙布政司穆 看得
交邑城垣自明迄今久歷歲月未修是以北門樓牆傾
倒而其餘雉堞頽裂者百十餘丈趙知縣築堤禦河後
再將冊毀樓牆次第修理申府轉詳到司本司隨駁該
府確查茲據該府申稱交邑城垣久羅兵戎水患崩毀
已非一日趙令身任地方之責不敢坐視頽壞然捐資
修葺與請動正帑有異所以初未申報今查三次共捐
銀五百一十二兩將已修未修處所造冊及見在銀兩

申驗前來既經該縣自行捐修其申驗之銀仰發回及時修理完日該府委官驗明取結冊報擬合先行申詳督兩院九月二十六日蒙巡撫達批據詳交令捐資修城具見急公任事但轉瞬嚴寒仰飭及時竣工委員查驗具報仍候督院詳行繳十月初七日蒙總督山陝部院莫批仰候修完之日通報十月初十日蒙太原府知府鄧委本府經歷謝淳親詣交城勘驗明白具結到府照轉本司蒙布政司穆查看得交城縣城樓雉堞年久未修頽裂者百十餘丈又兼磁瓦兩河交流為患該縣職任地方之責築堤禦河捐資修理前經具詳本院蒙批及時竣工委員查驗俟修完通報在案

茲據該府委本府經歷謝淳查驗堅固合式並無派累里民取具各結前來則該縣之留心地方溢可嘉尙相應呈詳合候本院批示獎勵以鼓勞吏者也十一月十七日蒙巡撫達批據詳趙令以城垣保障捐資修葺具見該縣實心實政如詳獎勵以鼓勤勞冊結存案仍候督院詳行繳十二月初九日蒙總督山陝部院批如詳獎勵仍候撫院詳行繳

為移訊地換營兵以嚴防守事

申本府

查得靜安一堡本縣於故明崇禎年間創建開銷文水清源三縣正項錢糧所費不貲明末遭闖賊之亂國初值姜逆之變拆毀一空片瓦無存今故址尙在交屬中

西都寨子村去縣城一百四十里小路崎險不通車牛
一木一磚必須人工運送職量材度勢力任其事計費
銀八百六十六兩堡建一新本府及各縣并縣屬官員
共捐銀一百五十四兩闔邑文武鄉紳捐銀一百七十
八兩職自捐銀五百三十四兩本年七月初九日興工
十一月初一日工竣並無派累里民絲毫所有修過衙
門營房動用物件等項數目用過木植磚瓦匠役人夫
等項銀兩備造清冊三本擬各申報

赦宥

奉詔稽程事

竊照交城去省會一百二十里赦詔頒行可朝發夕至

也故君言不宿誰敢稽遲而制書有違按日加罪職舊
臘二十一日省城郊外隨各憲後接詔正月初四日又
蒙本府票取教官王琇賚詔近聞鄰邑清文等處謄黃
發縣俱已接到交雖荒陬莫非王土職引領東望渺若
無聞監內援赦重犯又不便擅行發落不得不具詳申
請苟非賚詔書生不諳律法必然病臥家園伏乞上臺
立賜查詢早行頒發庶幾下邑罔空牯解春氣早遍獄
門之草矣九年正月十五日蒙太原府周批已於初
七日頒發爲何尙未到縣仰候查飭行繳

蠹殺人命事

奉按察司

看得徐步魁武定邦魏秉乾均婪奸蠹役而李萬良亦

刁惡頑民也康熙五年本縣河北都里長該李萬良應
值良推伊兄萬倉暫管萬倉將花戶錢糧侵收入已前
署縣都事陳方舟嚴比監追萬倉欲催花戶則已經侵
收欲自完納又花費殆盡自揣囹圄幽羈夾打不免於
康熙六年七月初一夜自縊獄中萬倉死而萬良逃躲
不出至本年四月職到任彼見新舊不曾交代錢糧欸
項未清希糊塗抵賴以緩追比乃於四月十一日到縣
控告即時拘審萬良已赴省上控矣四月二十日接憲
批職以人命重情密令快役四處緝拿於四月二十六
日拘到二十七日審鞫據萬良口供前陳都事追比錢
糧五日四五夾棍將兄致死嚴訊犯証俱供自縊刑訊

管慶並無行賄受賄之實據隨問萬良亦復俯首無辭
至火耗一百八十兩據告徐步魁串通王之相收去職
嚴審徐步魁而步魁乃馬夫也王之相則係徵糧收頭
口稱正項尙未肯納以致在監縊死豈肯另納火耗刑
訊犯証俱莫招承難以懸擬至攤票一節徐步魁招收
十兩爲央做保家之銀與武定邦朋分則其爲兩人入
已之贓無疑矣另有糧銀二十兩嚴訊徐步魁並不招
認卽詰之李萬良亦無確據騾二頭馬一匹徐步魁武
定邦收領到官前任陳都事以河北都歷年逋欠難完
將里下物件不論騾馬等項追徵變賣完糧所收騾馬
三頭匹陳都事已經變價五十五兩奏補工部項下正

項錢糧訖查季禮一節據李法供稱武定邦受鞞二條狐皮一張共算銀二兩魏秉乾受銀一兩一錢二犯亦卽招承徐步魁身應馬夫受庶人在官之祿應以衙役擬罪武定邦魏秉乾俱係糧書皆爲衙役三人贓浮一兩以上照例流徙管慶犯人在監不能防範照獄囚失于點檢致囚自盡律李萬良誣人賄買致死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餘犯無干免議但查徐步魁武定邦魏秉乾事犯俱在上年九月則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赦前相應均邀寬宥仍行追贓入官管慶事犯在上年七月亦係赦前免究其李萬良告狀於本年四月十六日事在赦後但狀內頗有實款且李萬倉係伊

胞兄縊死雖無人賄買而身死是真或得并邀寬宥是在憲臺法外之仁也具招詳報伏候憲裁

覆看得蠹殺人命一案徐步魁武定邦魏秉乾婪蠹情真照例擬流情罪相協至人命一事李萬倉實係自縊與武定邦等毫不相涉蒙批細訊仰見憲臺慎重人命至意職嚴鞫犯証李萬倉因當五年里長侵收花戶錢糧署官嚴比萬倉旣侵收而無可追之欠戶又花費而無可吐之家資徵比旣嚴進退無路故爾輕生若止因催納不前以致欠糧何難呈告花戶指名拘比里長罪不至死并亦可免監追惟其侵收花費無可補納一日不完一日難脫財盡計窮夜半自縊至科派橫索酷刑

斃命嚴訊無憑其馬騾三匹徐步魁收交武定邦送縣
驗明變價五十五兩於康熙六年十月十三日奏解康
熙五年分工部項下柴夫銀二百兩有批差杜文成赴
府交納批廻在卷委非武定邦等入已職初任交城寬
以待民嚴以御役就事斷事武定邦等貪蠹是真人命
無涉且職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到任次日查攬權舊役
卽將武定邦魏秉乾責本收禁因無贓欸未經擬解列
憲新蒞正當剔蠹釐奸肯令奸蠹漏網徐步魁武定邦
魏秉乾管慶前招應得之罪惜在赦前李萬良兄死妄
控致蹈誣告之條姑念伊胞兄縊死雖無人賄買而身
死是實或因激切過甚其辭且狀內贓欸頗實倘邀寬

宥恩自上出非職所敢擅請也餘犯悉照原招統候憲
臺裁奪本年五月二十日奉按察使司批據本縣具頂
詳狀人李萬良狀告前事狀稱積蠹徐步魁等告赴天
案蒙批本縣不料糧書魏秉乾等手段通天背取供招
未審一人將良監禁黑獄死者冤魂未伸生者黑獄待
斃萬懇代天老爺掣詞親審庶生死冤魂得申積蠹不
致橫行爲此投天頂詳上告蒙批仰交城縣速結報蒙
此竊照蠹殺人命一案本年四月二十日奉憲臺批發
審問卽行出票拘審於四月二十六日拘到二十七日
當官審訊口供明白在案二十八日具招詳報本年五
月初五日又蒙憲臺批發覆審職於本月十五日拘齊



P62-P63

高書閣自前言多 八司
犯証當官審訊據各犯証口供於二十七日確擬具詳
縣官衙門雖小法度頗嚴奉批審事前一日上掛牌審
日大門外懸聽審牌皂隸有押審小照牌合縣人民衙
役眾耳眾目共見共聞勢難掩飾豈有未審一人而卽
行申報至李萬良原招反坐照例擬流未蒙詳允發落
不敢擅發寧家送倉羈候各犯則發監羈候俱聽憲臺
發落况 職 兩次招詳俱爲李萬良懇求寬宥一片至誠
待民而反被誣控誣縣令尙復如此待百姓更當何如
據告魏秉乾等手段通天背取口供 職 招詳俱出已裁
非惟革役擬罪監禁候結之蠹役蠹書不假詞色卽刑
書快皂絕不諮訪一言 職 初任小吏頗知自愛况當上

看得飛嚇殃民一事係奸民孫光星捏控者也生員孟
淑泗有栗色騾在陰三國家喂養被陳應才吳全盜去
光星爲之輾轉估賣竟歸無着孟生控光星于府批清
源縣審時陳應才吳全去雷踪跡莫測周有仁小武姓
各隱昧難明及追原騾還失主而孟陰未經收領光星
陽爲輸情服罪陰行投控憲臺希圖得志于淑泗蒙批
職 審行關提鞠除陳應才吳全脫逃未收外據關到犯
証口供俱稱審明求息 職 因其均係隔屬士民旣經處
明應請俯從士民之便准其如議息訟孟淑泗所失原
騾着照議赴清源縣領給孫光星旣已服禮求和復行
捏詞上控奸險情態擬杖以警陳應才吳全緝獲關到

之日另行詳報伏候憲裁

勢宦陷害父命累世奇冤莫伸事 奉驛糧道

看得鄭立忠鄭立功原係同族雁行積仇二十餘載訐告卷案盈架文棟而立功勢宦陷害父命一控則波之餘也立忠生性狠戾罔顧友恭因寇亂而挾詐立功之銀立功控前院伸理憑親處息量償立功銀一千二百兩乃立忠不償銀而以產抵且不交業不開糧而以空券抵立功因復控前臬批廳批縣於是各處產糧始得開收獨交城縣稅糧一石六斗有零則迄今不曾過割猶為紙上石田也 職研訊得情立忠父子亦俛首無辭情愿開糧中証李玘等合供糧開訟息等語 職即查鄭

立忠之子鄭澄名下原抵與立功鄭 職都廣會渠糧石地畝立令兩家當堂過割清楚仍令各具開收在案立忠因亂挾詐不控告則產不抵不屢控則糧不開本應律擬姑念同宗兄弟立忠縱欲白同秦越立功亦豈原終於參商既糧明事直相應免擬則變閭墻為旣翁悉在憲臺恩宥中矣今將前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為科歲併一事 詳督學道

看得開報優劣貴乎妥確雖皆稱賢而必察即曰可殺亦勿聽非敢拘一己愛憎也前蒙學臺查取生員優劣 職行學外仍細加廉訪諸生中不無微疵小善實不足以當憲臺之勸懲是以不敢循套混舉當據儒學並無

可舉之呈申覆在案不意教官王秀又將生員邢國興
列欵呈送今蒙審虛補考提究學書職查儒學學書郭
環實係老病未可加刑况教官既以塞責認過學書亦
有可原伏乞上臺憐其貧老待斃姑寬申解或批飭懲
戒非職所敢擅也九年十月十六日申府蒙本府加看
詳道奉督學道董批儒學送劣不實仰將學書行縣
責戒繳

為請復衣頂以勵悔過事

詳督學道本府

竊照士以衣頂為進身之階人以廉耻為守身之本本
之不立不足以為人何得復名之曰士職任事五載仰
體列憲實政實心時以實行勵民而于士行尤兢兢公

務之暇率邑之耆髦同履四郊申明六諭勸諭農夫數
年來躍冶者漸歸陶鑄矣本年二月復修講鄉約之典
於聖諭每句之下加以勸戒一善一否即以本縣現
在共知之事為之申說使愚民易於醒悟而和睦鄉里
之下其宐戒者有本縣秀才申典好做狀好拿訛即極
相好的朋友也要嚇詐他所以人人都怕他叫他申惡
人他如今改過就是好人了若不改過你們鄉里也就
容不得他了這樣不和睦鄉里的人總是自家吃虧所
以教你們和睦鄉里原欲因一善以勸眾善因一惡以
儆眾惡使惡者皆化而為善也乃申典聞諭翻然自悔
情願告給衣頂改過自新以杜外事職聞之不勝欣躍

夫天下惟頑鈍無耻者不可以教誨今申典有此知耻
一念耻于為惡即能勇于為善昔周處為患于鄉里人
比之為虎蛟一朝翻然自改令名亦即歸之彼世之為
虎蛟者聞人言且益鼓濤浪而肆搏噬矣職傳申典至
明倫堂獎勵而勸戒之申典亦唯唯受教是尙可與進
取者况年纔逾壯亦未及告頂之期伏乞上臺俯念改
過之一念復其所告衣頂使得有進身之階以開其自
新之路將教施無窮刑措不用一轉移間合邑士民頑
無不廉懦無不立矣為此今將前由開具書冊同已講
六諭一併具申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詳請蒙督學道
董批如詳收復繳

科歲併一事

詳督學道

看得學校之勸懲肅而後士習端士習之甄別嚴而後
風俗正此凡為師保父母之責所最先亦惇勵教訓之
典所首重者也交邑士習歷來囂譁職蒞任惓惓為之
飭廉隅敦行誼循環簿記季月課程五年於茲所以兢
兢範士者毫不敢忽也自康熙八年劣衿張明盛捏款
告官蒙院司審明反誣責革發配是害馬者已去不復
敗羣矣嗣於朔望講行鄉約志在除莠護苗隨有生員
申典向昌惡人之名自知譴罪立告衣頂悔過戢斂較
之頑劣怙終者有間職念其悛改許聽自新已詳前任
學臺籲請復學存案又有惡衿王各世雖籍交城實在

陽曲其囂訟不倫久為闔學不齒職正在採訪劣蹟以該生久居陽曲無由申報近為逆惡虧國剿士等事院司審其反誣移文督學發儒學除各人人稱快蓋自張明盛遠配以來人思濯磨動色相戒無有顯悖名教如王各世者職雖不敢擬化蜀之文翁竊自附於平原之史弼借有梗化亦寧肯使延至今日不亟為之剪除耶若使王各世家住交城職早揭報矣今蒙憲檄查取真正劣生再三嚴切職素懷疾惡寧蹈庇奸敢不亟為凜遵故違憲典第交邑儒戶落落晨星燭照數計不俟察訪而盡周知卽有癡瑕總屬微細該儒學王琇所報亦不過循行故事職實不與聞若求其真正巨慝愿實

實難以強加况奉嚴諭不得以微過塞責仰見憲臺矜慎至仁何敢冒昧捏呈有辜德意職願甘具結存案八月初六日蒙提督通省學政謝批數載鳴琴澤加學校諒無敗羣劣惡既經具結請免如詳寬免餘縣不得援例此繳

丁賦

請旨事詳府轉報

覆看得原任布政司都事署交城縣印今休致陳方舟自康熙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署事起至康熙七年二月初七日止在任四載零四月有餘逐年正項錢糧疊疊侵欠已經冊報本官在縣具結賠補詳明批追在案在

府具呈寬限本府批准在案國課安得寄家庫藏豈容
控騙既係本官費用自應本官補賠但今五月有餘所
償未及十之一二有賠之名無補之實且本官年近八
旬其子生員陳環又復逃歸原籍江南太和縣往返四
千餘里是此處萬難完結者也懇祈上臺具詳憲司轉
報照例移文原籍變償庶國課不致久懸矣本府照轉
布政司達 加看詳院蒙巡撫阿 批仰候具題繳

急保殘黎事

奉本府轉奉糧屯驛傳道

看得交城土少山多地衝民瘠逃亾十已五六僅存之
百姓力不能支十甲者或併為八甲七甲或併為六甲
五甲其最困苦者併為四甲若一都十甲一甲輪管一

年餘甲尙有九年之逸今一都四甲一甲輪管一年三
年一轉民力愈困兼之前任不無攤派民窮財盡實難
措辦所以大造之榜一懸閭溥等遂有急保殘黎之控
蒙批縣審未報 職 到任奉檄嚴催思事千里役小民疾
苦攸關務在酌議妥確斯不負憲臺惠安百姓至意因
集奈西都士民當堂公議據閭溥等供稱無名之派向
年實多今自新任以來雜派既無上差不擾旬日之間
當里役者已省費七八兩若此輕徭薄役即照舊十甲
當差各各允服 職 猶恐反覆多端再令士庶往外從公
確議停妥回報隨據閭溥等具有情愿照舊十甲應里
結狀在案 職 據理推情一都十甲不易之經因時合併

變通之法變通而未見得宜曷若一守成法為愈也今士民既經允服合無仍請照舊十甲應管里役上既不倍國法下亦不拂民情相應詳報伏候裁轉

昌死陳情舉首錢糧事

奉府轉奉布政司

本年六月二十日蒙本府批據太原縣申詳前事蒙批仰交城縣會同太原縣從公踏勘奉憲催甚嚴該縣毋得請辭限文到二日內報繳蒙此職理應奉批會勘但交代未清事務煩願河北逃荒撫慰招徠日無寧晷未奉批勘之前又蒙按察司批委會審打死人命一案已經太谷縣約日會審今奉憲批踏勘勢非且久之事交城刁頑疲邑縣丞鄭萬善又奉委解糧城池倉庫典史

不能獨力管捫職豈能安心出外倘有疎虞又將誰責且踏勘一節自有該管官經理即蒙撥勘亦祈於附近遴委今交城越清源而至太原相距八十餘里而太谷至太原止六十里陽曲至太原止四十里合無請憲臺另委附近鄰縣各官踏勘以結憲案以全縣務緣係批勘事理擬合申繳為此今將前由粘同原發批詳理合具申伏乞照驗施行仍牌仰本縣踏勘

看得昌死陳情舉首錢糧一案乃王爾吉欺隱地畝事也太原周知縣據首審實王爾吉改稻地為沙坡改平地為山岡飛灑包攬那移詭寄種種不一職奉委清丈因思平坡沙岡地形難掩總撤新舊冊籍可查爾吉縱

係神奸卽其現在之地合之歷來之冊改自何年灑之
何戶舉足卽見舉目卽定者也但職於本月初一日准
清源縣關會同前去太原縣晉祠地方卽欲清丈而霖
雨連朝大水滿地禾苗滿田勢難踏勘清丈一節原須
地無種植然後可施步弓今正值秋成之候黃雲遍野
步弓一無所施卽欲勉強畢事勢且奸弊百出職等一
二人耳目有限地有障蔽必不能清有清丈之名而無
清丈之實反滋豪惡之弊叢合無懇乞憲臺稍寬時日
俟秋盡冬初禾稼旣登之後遴委清丈勤限終事地畝
一清王爾吉自有應得之罪今雖未經踏勘王爾吉已
於應納糧石之外情愿加認地糧六石其爲情虛理屈

可知然卽欲據此以定其罪各則詭寄灑派與移坵換
段并那移等則減瞞欺隱諸條未經丈實勢難懸擬懇
乞俯察今日難丈之情形准批展限得俟冬初無不可
清之地畝無不可定之罪案亦無不可完之上件矣
看得冒死陳情舉首錢糧一案職等奉委清丈按冊查
對王爾吉名下其全不報戶入冊之地共三十畝二分
四釐三毫一絲五忽從未納絲粒國課今照地起科每
年該納糧二石三斗一升三合一勺七抄一撮該納銀
二兩八錢一分六釐五毫其那移等則以高作下減瞞
糧石之地共一頃七十五畝二釐四毫五絲六忽除按
年輸納改則糧銀外每年隱糧八石四斗二升零五勺

二抄二撮銀九兩零六分九釐一毫二項地畝每年共該糧一十石七斗二升三合六勺九抄四撮銀一十一兩一錢八分五釐六毫謹將丈明地畝備造總撒清冊呈報職等奉有使地糧無虧之憲票按畝科算亦已公平至或應節年追補或應照康熙三年造有魚鱗冊追補并王爾吉應得罪名俱因未蒙審擬字樣未敢擅便具由申報伏候上裁

清查絕丁累民事

看得河北一都山廣人稀難施耕鑿兼之數年災旱以致丁逃糧逋此都久成廢壤矣職自本年四月到任遍行招徠其逃散他鄉者稍稍復業今職查得原額戶丁

較之今日拾叻七八矣以十叻七八之丁戶種十存一二之山地完合都舊額之錢糧則雖斧鉞在前惟有死與逃而已竊思國賦考成關係職將捐俸賠納則縣俸無幾將賣產補償而家產有盡今歲勉完明歲復逋則職賠無可賠矣幸蒙各憲軫念殘黎春回窮谷職遵奉實查備冊申送懇乞俯電轉詳倘蒙具題得邀恩恤無窮矣

為審丁三苦當除編徭九則宜復務革牢不可破之弊以甦民困事

案查本縣明季戶口六千四百六十餘家在籍人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餘口門分九則上上則徵徭銀八

錢一分推而至於下下等則止徵徭銀九分加以胖襖顏料二項派在丁內共銀一百一十一兩零通共額載丁銀六千九百五十六兩四錢二分八釐有奇遭闖賊傷殘死亾過半順治二年編審闔邑丁不滿萬當時本縣知縣高選懼缺部額照舊編差增虛丁二千五百名共編一萬二千二百丁編銀四千二百四十四兩五錢七分一釐丁之額銀尙未足也乃聽士紳吏役顛倒其間將上上至中中門則槩行刪去由中下則起至下下則止每則加銀一倍共編丁銀四千四百二十三兩八分八釐本縣下下一則原納九分者倍加一錢八分二釐而貧民累矣然丁之額銀猶未足也又於地糧內每糧

一石派徭銀一錢九分四釐至今尙加地差銀二千五百二十五兩二錢有零補虛丁以足部額而貧富俱累矣切思地稅亦輸丁差亦納絲毫皆屬國賦似不必分然糧從地起徭自丁生欵項各載全書實無容混使地畝果早果荒尙當請蠲請免豈人丁真窮真絕不許議擦議除嗟此巖邑三十年來二千五百虛丁皆實在人數代爲賠納當時派納虛丁之人雖已故已絕而虛丁不除及至五年編審又必求其人之親屬以補之官問其由曰此成例也不可減當時幼丁未經入冊不但虛丁不管抑且本身無徭傳至今日多有四五十歲絕不納差者官問其由亦曰此成例也何可增門單竟給婦

人赤曆半登鬼錄此中弊竇何忍盡述是交民之苦於
虛丁者一也九則多寡有數五年消長自分縣官果能
審實上下其則而不聽胥役上下其手邑無遺丁原額
自足豪強歛跡公道自明何患不均哉今減門則而增
徭於衆多之貧民民何以堪是交民之苦於加則者二
也地既有稅矣按稅徵糧原有定額今丁數不足又將
缺丁銀派入地糧之中由單明明呈部地差明明加派
百姓既已賠糧又賠糧中之丁窮無所歸不流而入於
盜賊不止是交民之苦於重科者三也職檢閱舊卷并
查從前編審各册及歷年申送由單小民飲恨吞聲莫
可控訴縣官傳訛習舛誰爲改更若不就憲臺令行禁

止之時本縣民安盜息之日盡行清釐交民苦中之苦
不知所止也查職任內招過河北復業之家及西山就
撫之民據册細核生聚林林除故絕老幼盡數擦除外
不但二千五百虛丁一時填實足數之外尙多贏餘若
將目前增丁銀數盡加而昔日丁差不敷派入地糧銀
數不減是交民三苦之外又多一苦職得罪地方更甚
於前任之高令也合無申請憲臺批令交城編審仍照
部頒三門九則按則均徭定其上下現在增丁若干卽
將缺丁派入地糧銀內扣除若干再過兩輪生聚日多
漸次除盡丁愈增而糧不累上既無損於國課下實有
益於民生也未經編審言亦無益既過編審亦不復言

職 適逢其時而隱忍無說不但負民負國實負憲臺矣
懇祈憲裁批示以便遵行本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詳十
七日蒙太原府周 批據詳鑿鑿可行仰縣照依編審
仍候院司批示行繳蒙糧驛道謝 批三門九則歷有
成規按則均搖定其上下則丁益增而糧不累國計民
生均有攸賴仍候院司詳行繳蒙布政司穆 批仰候
撫院詳行繳蒙巡撫達 批據詳從前苦累值今編審
自應力為清釐但陞擦門則務須虛公審定必期民累
盡除卽於此舉規該縣之留心民隱矣此繳
為嚴飭虛公編審等事 具詳本府申驗
撫院司道
看得審編一舉非審定人丁未易編成戶口也五年貧

富消長新老存亡尙當陞擦收除况交城闢勸屠戮以
後歷世因循至今所為應陞應擦應收應除者不盡取
從前積弊而更張之不可且赤曆姓名半登鬼錄虛丁
頂補原無是公有負苦之氓妻子不保而賠納十數丁
者有富貴之家宗黨實繁而應差無數則者已經 職於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詳列憲批行在案使非入歷來
從不入之丁加見在必不加之則勾積年永不勾之差
則更張適滋擾耳 職手口不停勞怨兼任舊曆塗抹漸
盡現冊添註一新所入所加所勾無不虛公審定必期
民累盡除以無負憲批而後止除清出屯丁應另造冊
凡本縣土著寺院廟觀僧道編入民籍一體當差其抄

募雲遊輩本無定跡概不徵徭無憑併造外查本縣二十五坊都額載均徭銀七千二百六十兩六錢八分六釐六絲二忽七纖一沙四塵康熙五年編定舊管除優免共二百七十四丁不開外實在行差人一萬四千九百五十九丁徵徭銀四千四百二十三兩八分八釐又土著幼丁一百六十七丁徵徭銀三十兩三錢九分四釐又久寓流民二百五十九丁徵徭銀四十七兩一錢三分八釐停免紳衿供丁五百一十二丁各徵徭銀不等共銀一百三十七兩三錢五分八釐停免吏承人三丁徵徭銀一兩九分八釐以上通共人一萬五千九百丁通其實徵徭銀四千六百三十九兩七分六釐丁差

不足由單加入地差補缺丁額銀二千五百一十七兩五分三毫六絲二忽七纖一沙四塵又外縣寄生本縣糧四百七十五石二斗七升一合五勺二抄六撮二粒由單加入地差補缺丁額銀一百四兩五錢五分九釐七毫通共加補地差銀二千六百二十一兩六錢一分六絲二忽七纖一沙四塵合成額載全書均徭銀兩之數今審得本縣各都新收新丁幼丁及就撫山民從不編徭入曆者通共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丁開除過捏名虛丁共一千二百七十二丁開除過無後絕丁九百六十六丁開除過故丁有子侄者二千五百一十二丁開除過孤老無子侄者共三十九丁開除過年老有子侄

者共一千八百五十四丁開除過病廢殘疾共九十九
丁開除過乞丐共一十五丁開除過婦女共一十丁開
除過久逃不歸丁共六丁以上九項共開除過六千七
百七十三丁內除優免本身二百三十三丁另册造報
不開外實在行差人二萬三百四十四丁陞過中中中
下下上下中等則共一千三百六丁擦過中下下上下
中等則共一千六百三十五丁查舊額中中則無照全
書編派每丁編銀一兩七分今審定中中則一十四丁
共徵銀一十四兩九錢八分舊額中下七則照全書每
丁編銀八錢九分共徵銀六兩二錢三分今審定中下
則九十八丁共徵銀八十七兩二錢二分舊額下上則

一千七十九丁照全書每丁編銀五錢五分六釐共徵
銀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二分四釐今審定下上則八百
五十四丁共徵銀四百七十四兩八錢二分四釐舊額
下中則七千二十二丁照全書每丁編銀三錢六分六
釐共徵銀二千五百七十兩五分二釐今審定下中則
五千三百九十九丁共徵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三分
四釐舊額下下則六千八百五十一丁照全書每丁編
銀一錢八分二釐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十六兩八錢八
分二釐今審定下下則一萬三千三十八丁共徵銀二
千三百七十二兩九錢一分六釐又土著幼丁一百六
十七丁編銀三十兩三錢九分四釐久寓流民二百五

十九丁編銀四十七兩一錢三分八釐停免紳衿供丁
五百一十二丁編銀一百三十七兩三錢五分八釐停
免吏承優免人三丁編銀一兩九分八釐仍照額徵派
通共徵徭銀五千一百四十一兩九錢六分二釐除將
新收各項人丁頂補開除各項人丁外共增人四千四
百四十四丁共徵徭銀五百二兩八錢八分六釐又清
出外縣寄庄本縣糧一百二十八石九斗五升九合一
勺二抄六撮五圭照由單加入地差銀二十八兩三錢
七分一釐以上二項增出銀兩俱應在丁徭不敷加入
地糧銀兩數內扣除抵算俟下同編審再有增丁銀兩
漸次除盡若復溢額另增徭銀可也其晉府屯舊管人

一十六丁徵銀二兩四錢六分內下中九丁每丁編銀
一錢八分共編銀一兩六錢二分今審定下中則三丁
共徵銀五錢四分舊管下下則七丁每丁編銀一錢二
分共銀八錢四分今審定下下則四十丁共徵銀四兩
八錢又新清出永屯丁五十三丁俱係下下則照晉
府屯例每丁編銀一錢二分共徵銀六兩三錢六分二
屯共增出人八十丁共增銀九兩二錢四分相應作爲
溢額另造清冊列入十二年山單照數徵收解部今虛
丁槩除實數已足里甲丁糧懸絕勢不得不按甲爲之
均平除均甲清冊另行造呈外再查職通詳列憲九則
宜復今奉部文增丁務照前全書門則編派不便更易

恐滋駁查又職自去年十月入山擒賊由冬迄春赴省會審直至本年三月初六日始得回縣編審晝夜不輟匝月竣事並不敢稍違定限理合一併呈明至於編審冊籍一切紙張筆墨併書役飯食等項俱係職關防內署捐資自辦並不絲毫派累民間所有審定編審均徭丁冊五十四本及優免清冊二本總冊二本清出寄庄地糧花名冊二本并原審硃批陞擦收除草冊二十七本本縣印結二本各里老公正甘結五十四本一併呈驗擬合申送本年四月二十六日申詳本月三十日蒙太原府周批仰候轉詳繳該本府周看得交城縣編審人丁一案除開除老故久逃人丁外共增出人四

千四百四十四丁增出徭銀五百二兩八錢八分六釐又清出外縣寄庄本縣地糧一百二十八石九斗五升零照單加入地差銀二十八兩三錢七分零二項增出銀兩應在丁徭不敷加入地糧銀內抵算俟下回編審再有新增漸次除盡其晉府永和二屯共增人八十丁增徭銀九兩二錢四分應作溢額列入由單徵解再查該縣前詳憲臺九則宜復但今奉有增丁照全書編銀之文不便更張查該縣於去年十月入山擒盜由冬迄春赴省會審直至本年三月初六日始得回縣編審理合一併詳明今據備造花名清冊詳送前來合候憲臺批示施行五月初七日申詳蒙布政司穆批仰候核

明彙造繳蒙巡撫達 批仰布政司確查彙詳報繳

為里甲今已均平懇憲嚴批以興除百年利害事

通詳撫院藩司糧道本府

竊照交城故明分里四十有三順治二年遭闖逆屠戮
攢為二十五里俗尚詐力而人畏豪強富室圖與富民
合併則貧人自不得不與貧戶相依三十年來河北荒
糧西山累地無歲非現年里老賠納兼以雜派加耗月
無虛日應里一輪必倒數甲有一都而全甲累絕者如
陽渠之十甲覃東之九十等甲水東之一甲九十等甲
是也有一甲而僅存數丁十數丁者如鄭段之一三六
等甲覃東之一二等甲河北之一甲原瓶之八甲屯蘭

之一甲中東之九甲中西之一二五九等甲米東之一
三等甲是也有僅存糧數石甚至二三石不等而亦充
應一甲者如市東之一甲市崇之一甲來蘇之九甲義
東之五甲義西之五甲覃東之一三等甲屯蘭之一甲
米東之一七等甲西南之九甲是也有累糧數十石而
人丁逃盡闔都賠納亦各為一甲者如河北之二甲中
西之一二等甲是也 職蒞任四載熟悉輿情新值編審
故絕病逃諸丁擦除已盡檢點累甲殘黎幸而生存者
不過數丁乃與糧多戶眾諸甲一體輪充里役雖今日
雜派概革人人可支安保將來終如此日竊懼貧甲散
而富戶亦累不同歸於盡不止隱憂如是歷任縣官亦

非不願爲釐正非因情求而不便改易卽以勢挾而不
敢動移至康熙六年編審闔邑累丁控撫控道批府批
縣必欲均平究之紛紛構訟今日千人會議於省城明
日數都聚訟於各憲必致照舊編甲依然不均不平而
後已使自今不爲之更定則永無更定之時矣職畫爲
此都審丁晚卽爲此都分甲新撫山民亦俱就近細爲
編派或兩甲糧石相同查其糧之實與不實卽不能不
以人丁多寡相配或丁多糧廣原屬一姓不願分開者
卽以小甲均併如數亦無偏重不齊之患或丁糧相去
不遠自願守舊不動者或結稱願與某某同甲願求撥
入別甲者或有苦甲求益累甲求分者或丁糧相符可

以不動者或本甲富盛不能分開貼以小甲戶口幫成
兩甲者補偏救弊務順人情益寡裒多惟持公道總以
本縣縣官一人之心求合乎闔縣人之心而止終無勉
強割裂之事榜示之日罔不信從但期二萬餘丁之得
所又何恤數十豪家之怨尤亦可免於不均之患不平
之鳴矣又陋習相沿同一納糧里民而有里長戶甲首
戶之分甲首之喪里長也如子喪父里長之役甲首也
如主役奴縣官每里科派一分里長欣然樂從里長每
甲科派數倍甲首不敢不應此三百年來牢不可破者
職以爲納糧之丁均爲花戶應里之年卽係里長從前
甲首名色槩行革去無人不可以充應里長而科索之

弊不禁自除矣是非憲臺嚴批勒石永遠與除數年之
後必有豪富借名復舊以行其私者貧民莫與之爭矣
所有造完均甲丁糧清冊各五十本及新撫山民分都
定甲冊二本擬合申送伏祈轉報本年四月二十八日
申詳五月初二日蒙太原府周 批交邑里甲不均不
平匪朝伊夕非大破情面毅然力任不克永除萬年之
害而無憾本府於編審之初卽與該縣面議務求順人
情而張公道今據詳內所列其補偏救弊衷多益寡具
見畱心民瘼至革除甲首名色尤屬有見仰縣勒石垂
久本府一面轉詳仍候院司道批詳行繳蒙糧驛道批
仰候布政司詳行繳蒙布政司穆 批仰太原府查議

報仍候撫院詳行繳五月初一日蒙巡撫達 批仰布
政司查明彙詳報

夏稅秋糧宜仍復舊事

詳府彙報

康熙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本府奉本司劄付蒙巡
撫達 案驗准戶部咨前事奉 旨這本內事情着直
省各該督撫議奏不必令其會同欽此抄出到部咨院
送司行府備仰到縣卽將該縣夏稅秋糧自正月起徵
民人有致極苦於五六月九十月徵收實有益於民人
而錢糧不致拖欠歲內徵收全完解送兵餉無悞作速
酌議妥確申府轉詳該本縣查得仁民實政莫過緩徵
原不待旁咨而始悉者然而國家大計首在理財有司

考成最嚴辦賦是必上為國家計中為有司計下為百姓計然後可通行而無弊今天下兵餉之所需水旱災荒之所備每歲盈虛出入之緩急有大部籌之於上非職之所可得而預言至於民生之疾苦與州縣之利害職誠計之熟矣夫國徵賦於民民取賦於地麥豆熟於夏稻熟於冬因時起徵人情物理大公至當然亦有不盡然者西北與東南不同東南之賦盡出於田地春夏二時耕耘正急民耕於野吏呼於門剗肉醫瘡逃亾死絕頻年拖欠新舊雜徵愈迫愈荒上無益於國下有害於民而有司以身家隨之誠能稍緩須與其為便於民始不可言至於西北則不然地少山多隨俗謀利往往

不同卽以山西一省論之平陽汾州多商賈利出於居積潞澤多機杼利出於販賣大同太原多孳生樹藝利出於幽林畜牧雖有夏稅秋糧之名原不盡待夏麥秋禾之熟若定於六月九月開徵誠恐急公之民財不納賦易行費用梗義之民賦不蚤徵愈至延挨身任錢糧之責者實不能不慮及此也夫民可使田不可使知今但將徵比二字分明而上下胥賴矣夫國賦本有常期開徵宜寬而貴早民力不可遽盡比較當緩而必嚴自應於二月出示照舊開徵但聽小民自封自納不許有司擅行催科如夏稅延至五六月秋糧延至九十月之後方許有司限期比較仍於每年奏銷稍寬時日民不

煩比較而錢糧全完者為良民官不用比較而錢糧全完者為良吏俾州縣各得因其民情地利酌量緩急則官民兩便而國課亦不致有悞矣蒙太原府周批仰候彙詳繳

哭訴旱災事

康熙九年六月初七日蒙巡撫達批據定襄縣申前事如有真正旱災果未得雨秋收無望者確查申詳以憑轉報等因備仰到縣該本縣查得本年一春少雨二麥將枯職於三月二十四日建壇默禱殘春數日盈降甘霖入夏至今不絕時雨業已申報在案職又復履畝清查凡有一坏未耕一犁未種者必懲之惡其失天時

而棄地利也今山鄉平下無曠土無隙地矣乘時樹藝可卜屢豐之年滿目菁蔥實為大有之慶天本不旱人何由災但聽歡騰不聞哭訴職確查明白何敢妄報蒙太原府周批仰候彙詳繳

為報雨事

竊照交城地少而山多無泉可疏無渠可引農家終歲辛苦惟有待澤於天而已入春至夏久亢不雨麥根漸枯禾秧難種是所憂者不僅在夏而在秋也職上體上臺已饑已溺之心下切下民為雲為霓之望敬擇三月二十四日齋戒建壇誠求默禱是午雨降越二日又雨至二十七日雷雨大降河流橫溢交山數百里無不沾

足二十九日未時起細雨連綿自夕至朝不歇麥枯已
蘇禾秧可種職雖不敢貪天功爲已力亦當具文上報
以慰上臺霖雨蒼生之心爲此今將得雨情由理合具
報

戶婚

典販人口賣良爲娼事

看得清源李姓有女父母雙亡寄食母舅杜豹家年甫
十四豹受交民張全聘金八兩以甥女妻之時張全年
二十七矣以穉女配壯男旣失標梅之吉以舅家收甥
聘復乖奠雁之儀而當時不聞李氏有一人起而問之
者逮張全依妻家住清源十餘載李氏養男育女母家

並無往來及與劉福成通姦背夫而逃母家亦並無一
人理說此爲烝烝子身也確矣張全控告清源縣柳責
遊示斷令姦婦聽夫去畱此於律例允合全旣恨其婦
復利四十金之身價甘賣與樂戶張悞年悞年明識其
私奔張全明知爲落水兩無異也何物李現昌稱李氏
族兄以賣良爲娼具控本府批行徐溝縣照買良律斷
李氏歸宗而本夫所得財禮追半入官備賑且尙在候
詳現遽領李氏嫁與徐溝趙之旺矣朋奸勾結情弊顯
然似不可不直窮到底者也夫淫婦逃獲何名爲良本
夫去妻何宗可斷縱現爲李氏胞兄亦難背律張主况
素昧平生乎職酌律原情期於允愜張全係本夫財禮

不便追官張悞年既失本婦自當斷償身價而李現之
憑空作梗累及三邑一杖何辭十年二月初九日詳府
蒙太原府鄧 批據詳姦婦李氏桑濮私奔淫蕩可耻
從夫嫁賣律允協矣但其夫張全娶經一十七載育有
兩男祇貪樂戶張悞年四十金之資遽賣作娼事屬已
甚奸徒李現昌稱兄妹節外生枝平地起波此中必有
染指鄉民趙之旺因其斷歸用銀聘娶係屬無罪樂戶
張悞年銀没人去情屬可憫應嚴鞫李現收過之旺財
禮若干斷還悞年其有未足李氏于年三月烟花亦足
以償其身價矣仰卽遵行以斷訟藤可也李現仍加責
二十板繳

昧孫滅門事

奉撫院面諭交
徐兩縣會審

康熙十年正月初九日蒙巡撫達 憲票據平陽府呈
詳鄭師顏一案招由到院因疑情種種故批解院親審
今本院親審各犯口供與前審互異合行發勘確擬爲
此仰交城縣官吏卽會同徐溝縣查照批解姓名嚴加
研審務得真情妥詳具報以憑酌奪該交城縣知縣趙
吉士會同徐溝縣知縣趙良璧看得翼城縣續鄭兩姓
爭兒一案經年不決以致波累多家在楊氏鄭氏左氏
三婦人積姪狡訟固不可恒情窺測而釀此禍端以啟
人倫異常之變者實生員鄭州奇因姦所致也楊氏再
醮未終三嫁而歸續聖道爲繼室是其始進已不正矣

鄭師顏之妻左氏親生子女二人男曰虎虎女曰竹娃
竹娃者鄭氏乳名也年十三出嫁聖道之子王典而為
婦續門者僅二載康熙六年續聖道客死其子王典七
年三月扶父櫬歸歸未數旬而王典又病故父子繼
姑媳孀居亦大不幸事也劣生鄭州奇原借資本為聖
道營運又以鄰屋假聖道居停買娼婦雙紅為妾因與
楊氏往來甚密原其初意不過連愛妾之好而通其繼
妻及至喪心又復因孀婆之姪以姦其寡媳兩約雲期
業非一日在州奇則曰此予別宅耳而積姪之婆楊氏
狡訟之母左氏且以是為奇貨可居也鄭氏身懷私胎
匿產母室左氏實為收生胎甫落而孩死鄰舍亦不相

聞知此事者惟楊左兩親母及行姦之鄭州奇耳若謂
左氏實不賣姦女胎未墜即應急告州奇若謂左氏恐
楊家醜胎既離腹亦應議嫁鄭氏何為隱忍不言而甘
心至兩年之久是狡訟左氏無日不以姦情詐嚇姦夫
也州奇自揣情虧主唆積姪楊氏以毒謀滅殺控縣索
王典遺孩於鄭門以存續祀無非欲塞鄭氏父母之口
而先發制之耳胡乃嫁禍移災分其罪於風馬牛不相
及之人左氏受椽宜矣而左氏親弟光燦且受責矣左
氏親兒虎虎又受夾矣於是痛恨州奇入骨欲保其子
若弟自不得不首親女之姦鄭氏亦且讐視其母堅供
左氏匿孩以累母家親族疊訟無休竟成疑案此憲臺

有十不可解之駁查也然左氏告親生愛女以姦情鄭氏捏私產血娃爲遺子職反覆前案任從府縣推敲總無一供確據是以翼城縣初審有俯容採訪之語平陽府再詳有暫准註銷之請而洪翼會審復有寃未敢爲山案之看也若非憲臺嚴諭面飭務得真情則中葺曖昧之事陰隲名節所關職等亦不欲直窮到底過爲浚求矣生員鄭州奇誘姦是實鄭氏業已和盤托出而臂右黑靨背面疤痕出之姦婦口中者俱已驗實確証褫其衿而擬以杖有剝辜焉鄭氏楊氏犯姦果真亦應的杖按律載有姦婦從夫嫁賣之條今兩婦無夫自當官賣財物入官備賑州奇之妾雙紅雖未經官審然以娼

婦從良又復誘良婿夫行縣一椽明正其罪庶稍慰受累諸媪之心鄭師顏告姦得實則前擬城旦自應開釋但師顏左氏縱姦在前發姦在後均擬以杖不枉快皂衛國寧等四人各受賍有差照例責革係告發之賍應追給主仍嚴勅該縣以儆將來至於多差衙役原因牽告者多則押審者自不能少實非故縱縣役也鄭虎虎畏刑脫逃事寢自歸均無容議餘犯多人拖累已久所當亟請憲臺詳允早發寧家以結此案者也十三日招詳十四日蒙巡撫達批據詳鄭州奇以娼妾作餌引姦楊氏婆媳又復唆訟索孩以爲先發之計敗檢喪心真封狐而構杙也但鄭師顏與左氏係鄭氏之父母其

女恣鶉奔而責其父母以發其中毒之醜是人情乎查律有親屬容隱之文今以隱忍不言擬以賣姦是否允協且看云左氏以州奇爲奇貨而日以姦情嚇詐何詳中並未審有嚇詐實跡至州奇姦姪雖鄭氏供稱鑿鑿未經取有州奇與楊氏確認口供亦無楊氏夥姦年月難成信案仰卽申學道將鄭州奇先行褫革仍會同徐溝縣逐一嚴訊當日商同雙紅作何引姦是何年月務使情形畢露和盤盡出并查是否赦前確擬妥招速報其案內無干人犯查明發放寧家繳

覆看得鄭州奇之誘姦兩寡也得其情不必盡其辭而左氏之縱姦親女也窺其隱實欲誅其心所以前詳未成信案而蒙憲臺之駁訊也職等仰體詳慎之心卽日申請督學道褫革州奇衣頂覆加審鞫不但通姦月日州奇自寫供招甚明而積姪楊氏從前堅供不認者亦俱和盤盡出矣在左氏知女姦而不發其醜固有協於親屬容隱之條然詢翼城土風婦人再醮者仍須稟命母家母家不允則人家不娶是鄭氏之嫁非如母家不能端主者之比以鶉奔之女當寡居之候胡不亟議他適而聽州奇之私通者且至二年律以縱姦非刻也前審鄭氏供有小的娘說我要告你婆家一語夫要告而不卽告旣不告而聲言要告雖未有嚇詐之跡而已懷嚇詐之心矣按律姦婦從夫嫁賣查續聖道猶有幼子

孝娃旣然兩婦無夫身價應給聖道之幼子爲養孤計
又未可執官賣僻賑之說也但兩寡俱去孤兒安歸或
令楊氏携子復居上韓村永絕州奇行走免其官賣以
撫孤於將來仍追聖道所負遺券當堂焚燬不許州奇
復索庶幾聖道父子幽魂藉以稍慰此法外之恩非
等所擅議者也州奇有玷宮墻允宐褫革衙役衛國寧
等贓係告發合追給主革役所擬決杖九名查在赦前
者相應分別免責餘犯鄭居正等審屬無辜遵批釋放
十五日招詳十七日蒙巡撫達批如詳發落但楊氏
犯姦情真律當官賣旣查有遺孤孝娃姑令速歸上韓
村畱資無養然以三醮老彘旣自失身復葬其媳與續

聖道夫婦之倫已絕則在孝娃母子之稱應除以爨下
老婦蓄之可耳鄭州奇蕩越無忌一褫未足弊辜而楊
氏鄭氏乃匿其聚虐之醜鼓其長舌之厲風化所關各
重責四十板以爲男婦宜姪者戒至鄭師顏左氏縱姦
無據且所供服滿改適持論甚正應行免議其黃之奇
等各役承票需索目無三尺各重責四十板革役示懲
及翼城令衙役詐贓全無覺察平陽府歷審朦混洪翼
兩縣扶同率詳均應叅處姑免深究嗣後務須淨浣肺
腸力除錮弊勿得以詞訟作生涯以致智昏於瞻徇也
仰將招案抄申該府令其展卷自慚繳

盜母殺弟事 奉按察司

看得孫琴與叔孫良周以沁源人携家文水堂兄孫應然因子孫祿不順於親亦至文邑依琴等而居康熙七年然娶周門王氏爲繼室隨來一子馬庄兒又過門未旬日生子改門兒亦周種也八年四月然挈家復回沁源旋徙襄垣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然病身故王氏胞兄王國運聞知妹復喪夫疾赴襄垣九年二月初五日將王氏并二子接回文水閏二月十二日三醮而歸牛富林爲妻主婚者琴母翟氏與孫良周也越二載孫祿始來文水清其故父所典屋業孫琴執契不與且索其故父原欠五錢之債互爭以至於歐因來孫祿盜母殺弟之控使孫祿真心爲其父鳴冤豁太相去不遠叔姪

服制非疎兩年中間何以音問不通直至今歲正月而始發此難端乎庭訊之時孫琴以孫祿手字呈驗有日後出門改嫁不可畱之語此旣非爲子者所當出諸口亦實開琴等以擅婚之端矣不知夫死從子琴等非王氏的親舅姑何以竟不通知孫祿而卽主婚受財以嫁祿之繼母耶良周髦矣念係房長免議仍追其所得財禮銀九兩入官孫琴與串通說合之王國運各應擬杖牛富林明知王氏有子亦不與聞孫祿母嫁二載因爭產而始構訟均應杖治王氏夫骨未寒卽行改嫁念續娶無結髮之情晚母少相顧之義姑免懲責房價二兩五錢除扣還原借五錢外仍應於孫琴名下追銀二兩

給還孫祿改門兒既係痘殤又非應然骨血應置不論
伏候憲裁蒙按察司批如詳發落繳

昌死乞天斧斷奇冤以救蟻命事

康熙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據汾州府汾陽縣朱思賢
告前事二十七日蒙巡撫達 批仰交城縣吊卷確查
報卽日申文汾州府吊卷行關汾陽縣提人初六日人
到卷至卽於是午研訊取供在案該本縣看得朱思賢
乃故明宗室也其父友蘭與叔友梅友栢爲同胞兄弟
蘭子有四長俊德次順德三思義四卽思賢也俊德元
配黃氏生一子明高一女嫁宋姓繼妻張氏生一子卽
光裕也俊德順德於順治二年俱死於兵明高亦爲兵

奪去時張氏年甫十七光裕生未及期蘭以宗亾國滅
媳幼孫孤聽氏孳之別嫁賀門蓋亦逃生免累之是亟
何暇主婚受禮憑媒立約爲異日計哉氏既適賀不三
月而賀又歿氏復孳孤而嫁趙還初還初既娶氏於賀
門第知氏爲賀氏之婦則光裕亦賀家子耳在張氏自
以青年三醮旣諱朱而不言友蘭復因屬籍勝朝希易
姓以存胤彼此含情各緘其口及友蘭年將就木哀兩
子骨朽多年冀二孫生還有日遂於順治十三年二月
將所生存家業撥立分書三紙思義思賢各分其一畱
其一以待明高光裕歸宗爲左券其時起稿者友蘭代
書者友梅之子朱發祥居間者友梅友栢也蘭以乃孫

分書手授弟梅梅不肯受因寄存於俊德之女宋家其
年夏五月友蘭棄世越九載康熙三年思義又故蘭雖
生有四子此時儼然得爲友蘭之存子者惟思賢一人
蘭雖衍有數孫此時顯然得爲友蘭之嫡孫者惟思義
之子明禮一人詎意思賢既忘其父若兄而明禮更不
念其祖與叔反幸二孤之不復而因以爲利竟將分書
所遺之審產一典於李慶得銀十五兩在三年之七月
而友梅友栢無一言再典於李慶得銀三十兩在八年
之八月而友梅友栢遂不能無言其前無一言者以居
間故其後之不能無一言者以未居間故於是張氏之
兄張近安轉將友梅索孤之語直告光裕裕駭而問之

母始得托體之詳裕知而索之姊復得分書之據趙還
初一旦有子而無子朱俊德歷年無嗣而有嗣矣控縣
歸宗縣照現在控府清產府批經歷司呈詳原卷可查
梅栢實主之固思賢明禮之所不欲者也今明禮遠颺
揚州而思賢不惟不贖產付侄以蓋前愆乃復捏詞控
憲致批職吊卷查報職覆閱原詳細訊各犯前後真情
俱已和盤托出思賢亦不復偏辭巧辯矣思賢明禮唯
利是視棄父祖之遺命忍兄叔之絕嗣不仁孰甚友梅
友栢亦唯利是視初以居間而聽其典繼以不居間而
首原情以逞其忿不義何辭除朱明禮照提擬結外朱
思賢與其叔朱友梅朱友栢三名俱各擬杖示儆李慶

恃財謀產致釀訟端杖亦難免其光裕應得窩產雖據
汾經歷詳由因朱思賢曾供葬父有費故於所典十五
兩一契內議令朱光裕貼思賢贖房銀七兩五錢以償
葬費然據朱友梅等供窩產內仍有群房先係思賢折
賣姑因分書未載數目無從追還卽此亦足償葬費矣
斷令思賢速贖兩典李慶之房并所占住者盡給光裕
其明禮得過之價俟其回日聽思賢自取再照此房原
書內係友蘭遺之兩孫者倘朱明高復還故土此房光
裕又應與明高均執所當預定以杜他日之紛擾者也
本月初十日申詳蒙巡撫達據此除詳批仰照另檄確
審妥議報外爲照歸宗承產先當核血胤之真贋尤必

驗分單之假真方可瞑九原之目而服兩造之心據招
朱光裕爲廢宗朱友蘭冢男朱俊德繼妻張氏所生因
逢改革俊德兄弟二人俱死於兵長子明高亦被兵搶
去時光裕生纔數月方在呱呱蘭以媳幼孫孤聽其哺
兒改醮但氏非淫奔卽時值亂離媒聘未能求備豈高
堂白髮主婚亦不與聞乎張氏旣母子相依是友蘭已
明知孤雛之有托矣未幾氏復失所天又襁孤而適趙
遂名趙光裕撫育成入則朱門一點血非趙氏一塊肉
也友蘭年將就木立分單以待遺孤不可謂非貽謀慮
遠獨怪蘭與光裕居住同城非明高被搶無踪者比彼
時何不呼之來祖孫一面天親繫戀必然迥異尋常便

可斷此葛藤何竟置之不相聞問不相往來一何忍而
愬耶且據朱友梅供伊兄在時還叫朱思賢背地裏到
趙家看看他孫子等語果係自己男孫何妨明目張膽
還初縱有撫孤之思豈能斬他人之祀胡爲作此曖昧
行徑致畱後日之疑端也至友梅友蘭訟屬同胞當日
不肯收單是何意見豈遂逆知思賢之背父忍兄吞孤
佔產日後之成訟乎今分書旣從俊德之女朱氏取出
自當喚朱氏質明張氏果否係伊繼母光裕果否係同
父之弟分單是否係伊祖所遺則是趙是朱真贖立剖
矣查友蘭所立分單旣有三紙在思賢者卽物故而不
可問在思賢者自當追出驗對筆跡花押則真僞自明

至李慶用價典房抑有何罪合行駁勘爲此仰本縣官
吏查照牌內事理卽將朱光裕等各情由逐一研訊明
白務令各犯証供吐實情立剖真贖妥議詳院以憑核
奪施行毋得游移草率取咎未便四月二十二日奉駁
覆審本縣覆看得朱思賢所控趙光裕實朱俊德親生
子而張氏則俊德妾也非繼妻也使非憲鑿詳駁推見
至隱職雖服其心而未析其疑終難成信案矣張氏年
十四而歸朱年十七而生光裕在順治元年孟冬之近
晦二日是時明祚告終宗潢逼索俊德且不保其身何
有於妾二年二月遣張氏歸於母家聽其別嫁乃氏去
并呱呱泣者亦命孳之俱去默默此心蓋亦懼朱氏之

不血食也夫氏既出於俊德生前自遣正不藉高堂白髮爲之主婚又安問媒妁乎死後嫁媳之供直妄語耳乃於三月挈光裕而嫁賀不三月而復死其九月俊德與順德死於兵俊德之長子明高捨於兵思賢幸免死且捨遂不免以其身爲兵友蘭友梅等不能爲兵更不免移名易姓以免於兵是時友蘭一家烏獸散矣張氏喪賀之明年年僅十九遂復挈光裕以嫁還初十餘年間索緝廢宗之令一日未弛蘭與光裕卽居住同城固未敢明召光裕而謂之曰爾吾孫也越順治之十三年時事漸遠友蘭老矣因立分書三紙以待二孤之復其時一付思義一付思賢思賢方遠汎沁源遂并所畱二

孫一紙俱付友梅蓋在友梅並無辭單之言在朱氏亦實無存單之事憲駁宐也至康熙元年而索緝廢宗之令始除至明年而友蘭死蓋距除禁之令不一載固未敢遽爲藐遺孤歸宗計當亦人情所有者矣若友梅前供友蘭死於十三年亦妄語也繼而思賢同明禮將父祖所遺兩孤之產一典再典因而不欲光裕歸宗之心愈切愈真友梅友栢始利其居間終恨其見却一識光裕於棉花肆中繼欵光裕於狐侯廟內又再携光裕拜認親姊於朱家控縣報府而光裕之爲朱氏子友梅等証之張氏言之鄰里公結之思賢獨不從而認之何也蓋光裕之爲俊德子真也顧其所控之事與所供之情

真而偽也光裕分單實出於友栢手授而云出於朱門
朱氏究其情友梅友栢正在祖孫交怨恐復出分書於
已手爲斷理者見疑也思賢所受友蘭原單末行本云
同胞兩弟幅尾本無友栢作中而光裕之單末行竟去
兩字增入友栢作証究其故友栢本以繼出立單因不
列名今友栢旣挺身爲光裕典詞不便原單之無名無
証故假筆易之在思賢前此不出原單徒碍於單內產
遺兩孫并第二孫隨母嫁後夫爲義子之句今旣真情
難掩投閱皎然光裕所執之單雖偽而真矣在朱氏固
以分晚免拘不能面訊其始終而其子宋可興代母言
之亦詳且確矣李慶租產於友蘭未死之前旣久知爲

厥祖授孫之物顧圖之唯恐不盡與用價典房者不同
友梅等受單於友蘭將死之歲竟不念亾兄托孤之重
顧利之不得而爭與貪財盜賣者何異所應與思賢同
律以應得之罪者也二十六日申詳二十七日申解各
犯蒙巡撫達親審畢二十八日批縣發落蒙批此案
供吐譎張變幻幾同牛鬼蛇神疑竇難以悉數總之光
裕謂他人父水木固已久迷祗綠梅栢恨不爲中風波
遂爾頓起不然豈仗義存孤能執言於今日何居間分
潤甘書押於當年也假令思賢後契亦經兩人之手知
必無此訟矣彼婦之口旣不足憑老奸之言尤不可信
若以想當然之事遽定莫須有之案恐合浦之還反餒

若敖之鬼也九原難問滴血無從光裕是否朱裔姑置弗論卽果係朱門骨血祖歿未聞一號旣葬未澆一奠春秋曾未拜掃而遽欲承朱氏之遺產揆情度理誰則甘心朱思賢雖似背父忍兄尙係友蘭嫡子其單內窰房應仍令思賢執業若光裕實屬俊德遺胤異日果能繩武亢宗溯源薦享友蘭父子有知諒不吐棄也各罪姑從寬免汾守以承宗奪產之事輕批衙幕殊屬違例嗣後務須詳慎姑免濫求仰縣遵照發落立案繳原單典契併發

富殺貧命事

看得趙茂李巨鰲之佃戶也立約受價爲巨鰲耕種地

土今秋禾已熟自應呼田主看驗收割而茂乃私自割歸鰲子李二來收秋禾見田無籽粒因向趙茂而問之茂復欺其穉子一人獨至抗不爲禮李二血氣方剛鬪狠之狀勃勃欲舒持拳相向茂拒不容毆李二大聲疾呼而地鄰韓邦奉途人李進福勸解散去茂揣巨鰲必行告已先捏証誣控於本府蒙批職審庭鞫時趙茂干証無一到官而巨鰲二証述其當日勸解情形鑿鑿有據驗趙茂之妻刺腿瘡疤平復無痕至詰其所告兇器亦並無寸鐵查巨鰲所議工價則按時給發無負趙茂旣不問田主而割其禾又復捏虛誣控本應重懲姑念貧民無知擬杖以警至巨鰲盜毆之訴茂旣係佃人私

割歸家難同盜論至毆打李二嚴審犯証俱未招認似
難懸擬餘犯無干相應免議伏候上裁

命案

急救人命事

申府

查急救人命一案乃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事也
本縣單東都里老花巧結報王有長王喜鄭虎武各甫
黃夜鳴鐘押送不知姓名一人到寺身死前本縣署印
陳都事隨行捕查康熙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據本縣
巡捕典史郭景明將王有長等拿送到縣王喜脫逃無
踪有文水縣人張成據稱係已死張明洪侄男認識屍
骸因知已死之人乃文水縣人張明洪也張成於去年

十二月十五日以乞天嚴查急救人命事詞控告文水
縣十二月二十四日又有張友以打殺人命事亦控告
文水縣此則一認爲叔一認爲父而已死之姓名皆指
稱張明洪康熙七年正月初六日又有王友以劫財殺
父事詞投控文水關提人犯到縣因扳告二十人中
有鬼各人多未齊未經關送而王友於本年二月十一日
以打殺人命事詞投控本縣則已死之人又指稱爲王
自洪而非張明洪也本月十二日王友乞檢前署縣行
捕檢驗據典史郭景明作高崇金檢稱右肋賺肋有
傷有疤右肘刺字是屍曾被傷而人乃竊盜也本年三
月初四日署縣尤經歷查審口供未經詳結而王友又

告府批發文水尙未審報王福又投控本府蒙批到縣
不候審而往控按察司批提矣至鄭湖等大劈奇冤一
事則被王友等株連之各犯異詞而同事者也該縣看
得訊鞫必憑原被申冤全藉審理而屍親尤防詐認張
成之認識死屍則曰張明洪後來告狀之屍親張成張
友一認爲姪一認爲子也倏而再告則曰王友而死屍
亦改姓名曰王自洪事經半載倏又有王福出而告狀
則又認屍爲王志洪死屍屢易姓名屍親屢易原告其
情弊之難揣測者一文水未審而往交城告狀交城未
審而往文水告狀交文未審而又往司府告狀事經四
五衙門時閱半載終不靜候審理而苦累提解之差犯

其情弊之難揣測者一人命卽實抵命不過一人加功
不過一二人而乃扳扯二十人原告到而被犯未齊被
犯齊而原告又上控原被未齊終難訊斷其情弊之難
揣測者一職詳閱前卷細察情由路旁之屍骸難窮根
蒂故張明洪王自洪王志洪死者固有游移不定之姓
名隔屬之苦至難查真膺故張成張友王友王福生者
乃有紛見錯出之屍親總之屍經檢過有傷是實右肘
刺字竊盜是真王喜當卽脫逃餘犯遂爾展辨卽使抵
命有人亦恐屍主未確職蒙批審報正欲關取原告而
文水復奉臬憲關提被犯碍難審理謹將此事始末緣
由并反覆不常之情節具由申報或改批文水并審或

高青陽自詳案八月
候文水審報之日再行發審相應詳繳伏候憲裁

打死人命事

司批太谷縣會同審報未審
閱案因將疑端擬問太谷

擬得冉正隆打死陳貴林一案奉臬臺牌內駁云人命
重大並無確証可疑者一此乃不易之論又云雖三檢
傷符而指點傷掌傷拳傷俱紅色則傷不重可知何以
遽能殞命可疑者二然紅色之傷正未知傷在何處卽
傷在致命處所而屍親陳貴林所供又云惡僕各持短
棒磚石及詰其惡僕是誰棒與磚石誰拿又供原不曾
見但是告狀不得不是這樣其爲奸民之誣告可知及
臬臺又詰供稱他拿牛骨頭打死見有致命傷痕將骷
髏上骨頭都打爛了如不是打死小的情愿反坐旣供

原不曾見又供牛骨打死究竟棒在何處磚石在何處
牛骨在何處人命一憑傷痕一憑証佐閱臬臺詰詞屍
單上除了跌磕的傷止有拳掌與手指等傷傷痕與口
供不符矣卽傷痕與口供相符亦須兇器現獲相比恰
合方可定罪又必須有親見之確証否則卽係打死不
見誰打勢難揣度懸擬此臬臺所以有繫鄰同院絕不
聞知可疑者三之駁也卽據憲牌謂醫生張永在陽曲
縣供有打得血灌心之語明係毆証而陽曲又稱一拳
亦足戕生是貴成的係毆死矣但貴成卽係毆死而無
人見爲冉正隆之毆死以屍有毆傷而卽指平日合夥
開舖被傷僱人送回之駁計爲應償命之人則凡身死

不明之人皆應駭計償命天下之凡爲駭計者皆危矣
况打得血灌心之一語張永于臬臺詰問時並不承認
據屍親王氏之供而卽信爲有豈有憑屍親一語而遂
令人抵死者乎要曉得張永卽有打得血灌心之一言
而總未曾有冉正隆將陳貴成打得血灌心之言也豈
在別人不能打得陳貴成血灌心而唯冉正隆能打得
陳貴成血灌心乎欲以揣測之詞定人抵死之罪人命
重情死者之冤未雪而復欲強置生者以殉其死朝廷
設有抵罪之律未必如是也總之陳貴成之死實係不
明審問者當不立成見細訪肉房左右鄰近之人平日
陳貴成之做人若何有無風疾有無怨仇有無與人奸

通其妻子在家有何人往來詳查密訪或得真兇至若
杳無指証而必欲指爲冉正隆之打死則斷斷不可者
也蓋毒打被傷之人兇手在前口或能言手或能指目
或能視接取其妻王氏至而絕無一點怨恨可疑情狀
是正隆之無干可知矣再查王氏于夫垂危之際嚷鬧
一場不顧而去得無太忍心乎是亦微有疑竇焉至若
陳貴林供冉正隆送祁縣銀五十兩當堂退還縣堂何
地豈並無一人見証據稱原沒有人見這些事都不必
說了其爲誣指可知縣官尙復妄扳則冉正隆曾許王
氏銀布求免告狀之說頡居炳張永旣稱未聞誣指正
隆益鑿鑿矣誣指平人罪尙難寬誣指問官則撫拾問

官過失之條恐不能為陳貴林道也証佐既齊住址不遠屍骸尚在檢審訪察可得真情房主岳二禮馳逐報信果有可疑案內牽累多人令速審以免無辜拖累益見臬臺憐恤小民之至意承問者不可不仰體也

前件

擬定看語關送太谷申司

看得陳貴林告冉正隆打死人命一案雖三檢傷符三審擬絞一審擬杖而細加研鞫則誠有如憲臺所駁者請據理按法而詳陳其說於憲臺之前世之鬪毆殺人者太抵從語言爭鬪而起始於一言不合終則拳棍交加兩相互擊傷在致命方足殞身然必有傍人見聞決無兩人未交一言而卽相打致死者此理之曉然易明

者也查例云果係鬪殺未檢之先詳鞫屍親証佐兇犯人等令其實招何物傷何致命之處立為一案隨卽親詣屍所督令仵作如法檢報定執要害致命去處細驗其圓長斜正青赤分寸果否係某物所傷公同一千人衆質對明白各情輸服然後成招此法之斷然當遵者也今查冉正隆之於陳貴成也其住居前後與肉房左右鄰佑現在眾口一辭絕無相嚷情由祇因屍格紅傷數處擬以鬪毆殺人此亦原無服人之理若暮夜無人或溪林曠野設計毆勒致死莫知則是謀殺而非鬪毆必因積怨淡讐多係財利色慾今卽據冉正隆在祁縣初供小的與陳貴成合夥做生意他没本錢穿吃俱是

萬壽原自高言多 八号
我家的原是小酌備數十兩銀子卽祁縣初審亦曰
正隆富而強有力希分微息以贍妻孥酒間橫撲以致
遍體鱗傷垂斃由初審之口供看語觀之則肉坊俱係
正隆資本其分利之多寡有無一唯正隆是聽是貴成
不能疆之於正隆者也謀財害命可無疑矣且肉坊非
盈千累百之資本也些須微利尙不肯與而打死人命
便可分文不費竟逞一擊於更汲是勤苦謀利嗔夥計
於赴集回遲之人所爲固若是乎設使正隆毒打貴成
傷重垂危之際冉正隆延醫調治現在其前李明貴是
其外甥王氏係伊髮妻貴成果有怨憾於正隆一見親
人口或能言目或能視手或能指絕不聞有忿怒正隆

之狀聚觀諸人從無一人供其可疑之隙非正隆打死
可知矣至祁縣初審時以爲正隆自供打死及憲臺廷
鞫又供迫於刑招今正隆嚴審不伏再鞫醫人張永血
灌心之言則云出自婦人添設之供初非出諸張永之
口至銀布之許張永亦云並未會聞則俱爲誣捏可知
再據陽曲縣看語有云一拳亦足戕生而左太陽穴雖
爲致命之處拳傷紅色則非致命之傷及審諸鄰佑與
同飲同歸互訐互証之郝明貴程鵬李明貴等俱供原
會吃酒並未有相打之供再詰緊鄰之程永昌同院之
武二俱供並不會相嚷再詰馳逐報信之岳二存畱言
雖閃爍至打死之事堅供未見未聞是冉正隆之毆死

陳貴成據理而斷爲必無之事此職之不避嫌隙而可直陳於憲臺之前者此其一查陳貴林之初告冉正隆也狀稱惡僕各持短棒磚石惡打遍體砌傷及按之屍格諸紅傷則撞傷擦傷而外俱係拳傷掌傷指點傷則傷痕與口供不符矣及憲臺親詰則又供告狀不得不如是又詰則又供牛骨頭打死骷髏上骨頭都打爛了如不是打死情愿反坐等語今檢驗骷髏絕不打爛職等親坐屍傍指與陳貴林細看又供稱牛骨打爛之語小的並不曾在按察司老爺前說卽此口供游移已見情虛卽屍有拳掌指點諸傷終非短棒磚石牛骨之傷傷痕不對兇器全無被犯強招証佐絕少遽欲定以抵

死之律其與未檢先問屍親証佐何物傷何致命立案檢審輸服成招之法大相悖謬矣何以使死者瞑目而生者無寃且冉正隆初審原係刑招二審時已供受刑不過招的陽曲三審時亦供小的夾了兩夾棍教招小的說是拿刀子扎又夾小的說離了刀子不過是拳頭手掌就定了小的罪則是受刑強招之一語不是始供於憲臺親審之一日也據屢檢之屍格與歷審之口供傷則甚輕証則杳無傷痕原狀矛盾而不符棒石骨頭游移而不一據刑訊強招之一語而欲定人以死罪正恐死者之寃未雪而復入生者以死似非讞鞫之平而能符聽斷之法者也此職之所不避嫌而可直陳於憲

臺之前者此其一總之紅色雖係輕傷據供原有酒病亦難全信既有傷痕必非無因而致貴成之死雖無人見爲正隆毆死亦必有死貴成者正如府審所謂傷痕鑿鑿倘非正隆所毆此傷從何而至此言誠爲定論若必俟真正兇犯拿獲而後審詰恐無干株累有負憲臺憐恤無辜之至意合無懇乞憲臺嚴飭捕役勒限訪拿四處躡緝務得真兇以抵死者之命而安生者之情庶無辜不至株連而奸惡不致網漏至冉正隆則審無罪名所當與無干波及之各証早行釋放以免干天和者也陳貴林誣捏妄控本應照律反坐姑念貴成屍傷頗實俟緝獲真兇之日再正其誣指冉正隆之罪至其妄

供祁縣王知縣退銀情由審無証據擬杖似足蔽辜岳二存畱口供游移杖懲不枉王氏屢行誣捏亦應治罪姑念夫死情切免其擬究餘犯無干免擬事關人命重情屢審已有成案職等本不敢擅請第有縣審歸縣之功令旣蒙批審不得不據實宜陳隨招詳解伏候憲裁

打死人命事

詳府

看得田玘之毆死雷一月也玘與一月單奇旺合夥開舖本年五月二十四日雷一月放羊歸酒醉以麵杆擊玘玘以磁罐毆之逞兇力擊偏左額顱致命處受傷出血申一堂偶遇救解扶月至家業已昏迷次日天明卽斃職親檢屍骸致命之傷痕偏左額顱班班具在據屍

親于証之口供兇器傷痕之符合鬪毆之律田玘允服
無辭除將雷一月身屍責雷一亮收領候詳外其店中
合夥資本令鄉鄰公同分給各取領結存照田玘依鬪
毆殺人律絞單奇旺前此合夥三年打時同處一室不
行勸解擬杖以警餘犯無干免議至王氏借屍剿殺一
詞查舖係三人合夥之處一亮一振擡屍入舖原係公
地且審無打搶情由無容究擬伏候上裁

覆看得田玘之毆死雷一月也傷真証確按律絞抵允
無疑竇憲駁謂雷一月持趕麵棒打田玘玘取磁確打
月則田玘似屬被打情急因而拋擊磁確不幸中及致
命其情有無可原仰見聽獄哀矜於犯人死處求生之

意但查律內耳目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到初無心於
害人而偶致殺傷人故難擬抵罪今田玘雖被雷一月
將趕麵棒打他玘亦非小弱也縱使力不能敵豈遂不
能疾馳而避耶一經持物打人未有不受傷者難云無
心害人况偏左額顱非可被打之處其所持又堅硬之
磁確并非偶致傷人者比傷重而次早卽斃是玘之不
幸也卽在辜限之內亦有檢實方坐之條今則因其素
鮮仇怨一時鬪毆致命依律擬絞誠非枉縱至憲牌謂
面左有傷詳內並無是語田玘等合照前招死者瞑目
抵者甘心而生者之情諒亦各無遺憾事關人命相應
詳解伏候憲裁

本年七月初四日奉本府批據本縣覆詳前事蒙批仰
候院司批示據詳稱本府所批面左有傷詳內並無是
語現載詳內何該縣竟不寓目一聽經承顛倒混朦仰
該縣立將經承解府究治以警將來此繳奉此查田玘
打死雷一月初詳內原有仰面偏左致命青紅傷一處
字樣並無面左有傷字樣蓋因檢屍先從屍骸仰面檢
起由頂心自上而下至十趾甲其仰面方完纔將屍骸
覆將轉來謂之合面由腦後起自上而下至十趾甲縫
其合面方完前詳文仰面偏左致命青紅傷非面左也
乃屍格之所謂仰面也偏左是以頂心爲中頂心之傍
左謂之偏左卽屍格之所謂偏左也若憲臺之所謂面

左則屍格並無面左止謂之兩腮朕查田玘並無兩腮
朕之傷詳文因亦無面左字樣憲臺將仰面偏左摘去
仰偏字樣合言之曰面左面左乃臉上兩腮朕偏左乃
頭頂心之偏處面左偏左大相迥別人命重情碍難混
覆故不敢將偏左認作面左且交城疲玩之後違法書
役盡行革逐現在者俱新進不諳文移一應申詳皆
親手起稿發出謄清再行磨對然後申請此詳並非錯
悞如必欲究治經承候批示申解至謂顛倒朦混下吏
亦不能強爭止自任咎耳伏候上裁

看得田玘雷一月素鮮仇怨忿爭互毆田玘手持磁罐
毆月偏左額顛受傷出血次日殞命申一堂覃奇旺見

証分明兇器現獲當堂審問田玘亦俯首服罪按鬪毆
殺入者不論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羈監候詳單奇旺合
夥開舖見兩人打完方救擬以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
重者律杖八十係民審無力照例折責三十板候詳允
發落餘犯無干俱應釋放事關人命絞抵重犯擬合詳
報伏候上裁前蒙憲臺申飭詳文不許重複填寫故不
敢用全招舊式相應一併詳明

前件 申按察司

覆看得田玘打死雷一月一案傷真証確口供分明兇
器現獲按律擬絞允無疑竇單奇旺雖不同毆相應解
救竟絕不相顧聽其鬪毆坐以不應得為之杖亦為情

罪相當至初檢皮未破骨未塌今檢皮爛骨損則因初
檢屍未潰爛但可驗其骨之塌與不塌不能知其骨之
損與不損今檢相隔二十餘日皮皆潰爛骨損可見至
兩額角初檢無故今檢有白色橫傷左右俱係五分
仔細觀看兩傷左右停勻橫列但是白色全無血瘡明
係死後傷痕叱罵雷一亮唯有俯首認罪據供報仇心
切恐田玘因傷輕脫罪原將木棍打傷其牙齒因打震
動脫落雷一亮合依毀總麻以上卑幼各依凡人遞減
一等律杖七十徒一年半田玘單奇旺俱照前招餘犯
無干免議伏候上裁

辯白屍傷事

查田圮打死雷一月一案職初檢止有偏左額顛致命
二傷次檢忽有額角白楂左右停勻實雷一亮領屍擊
破愚民無知一則冀兇手傷多罪重一則圖賴仵作漏
報當場親認共見共聞職非不憐之然毀屍有律實不
敢屈法以罔上也及按察司批府轉發太原縣檢審周
知縣獨抒臆見謂白傷係棺檔磕損始取雷一亮甘結
具詳而一亮從此改供矣迨至駁審清源縣則前此再
檢三檢鑿鑿棍傷者不難指為磕傷而各犯無不改之
供矣切思真情難掩初招臆斷豈成信獄當日果有磕
傷之事何以初審於縣再解按察司首供太原研訊三
月一亮併無磕傷一字之供招使當場果有錐扎之舉

何以擡屍之時並不見喧嚷觀者如堵又將誰欺職卽
就太原縣棺檔磕傷臆說辯之凡擡屍必用棺蓋屍定
仰面使田圮畏扎失手則屍與棺蓋震磕其傷當在腦
後不當在兩額若使覆面磕下則其傷當滿兩額口鼻
不止兩額角若側斜卸下則其傷當在傍面及半邊額
不當兩額整齊受傷若云一磕於棺蓋再磕於棺檔
則兩人擡屍高不三尺離棺不過咫尺人死屍僵一撲
卽任安得左右滾傷總之承問諸縣官希體上臺慎獄
之心故權其說以脫愚民之罪各犯久苦推問冀圖蚤
結因而改變前供宛若信獄致令職以守法不敢罔上
之心反成舛錯罔下之罪是不得不辯也仰乞憲臺傳

喚承問縣官與職面質或賜批發覆鞫確係何傷虛實
自見事干審問舛錯擬合具詳爲此謹將本府發縣全
招摘錄前後供詳一冊併前由申行

劫財殺父事

案查王喜等打死王志洪一案乃康熙六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事也王喜即時脫逃至今緝拿未獲高崇金於
本年某月某日關送文水縣在文水脫逃於本月某日
自行投到本縣准太原縣奉按察司批審打死人命一
案關取件作於某月某日關送太原縣審理訖至諱盜
不報緣由查前署交城縣陳都事拿獲王有長時但據
地方報有打死人命一事並未報有某地方被賊竊去

某物但查驗打死之人止見右肘刺字是實是因犯過
竊盜之人被人打死非謂犯過竊盜之人今日又曾竊
交城某家也本未失事有何諱盜且諱盜必有失主自
康熙六年至今屢經審駁從未審有失主是未失盜可
知移查前任陳署事有此回覆合關貴縣煩爲查照施
行

案查高崇金關送文水解司脫逃後太原縣因按察司
批審打死人命一案十日五次關文提取高崇金本縣
差人嚴拘未獲忽爾自行投到口稱文水差人魏三明
索詐命銀一空又復拷逼只得逃避今寧受官法難受
私刑等情本縣惡其逃遁責二十板關送太原審理其

不申報按察司而關送太原者則因高崇金在文水起
解脫逃本司批文水查緝並未批本縣查緝文水亦因
自已解役疎防脫逃理難問之交城亦未向本縣關查
卽貴縣亦未行關前來唯太原屢次關取所以止就來
關之處送去太原審明自能申報故本縣不敢冒昧申
解臬臺高崇金脫逃於文水其解役逼索情由雖事關
隔屬未經查審而疎防之責實非本縣今置疎防之解
役不問而反歸咎於獲解逃犯之縣令高崇金縱爲大
奸極惡旣經關送審理其非匿庇不辨自明本縣詰問
高崇金何故脫逃則據稱爲解役逼索無奈而逃解役
見在憲案何從審問且上臺審及此事自能擬究本縣

止因其脫逃當時責懲若上臺批提而不解則爲獲法
上臺查緝而不發則爲侮上今憲案批發太原太原來
關一獲卽發有何獲法侮上至謂交城縣諱盜不報則
事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係前署事都事陳方舟任內之
事若謂王志洪是盜查本縣康熙七年四月初二日到
任以前之案止有已死之人右臂刺字未見劫竊字樣
若謂王有長等是盜查本縣未到任以前之案亦止有
打死王志洪之實跡而未見有劫竊之實証實証總之
是盜非盜曾諱不諱俱係前任與新任無涉高崇金關
送太原審理未經發還貴縣相應移文太原關取可也
王喜自康熙六年犯事卽逃已經設法嚴拘未獲前將

家屬王有申關送貴縣其正犯相應追比家屬本縣亦在四處查緝其高崇金業已關解太原並未敢匿庇蔑侮并本縣並非諱盜緣由煩貴縣明白轉詳須至關者關覆清源

慘死子命事

本年三月初三日蒙按察司批據太原府管糧廳詳解前事緣由蒙批朱九瑞縊死緣由若不窮寃實據何以定案仰交城縣虛公確審務得真情報奪該縣夙稱公明片言可折故特批審勿以隔郡推諉可也繳奉此隨傳一千人犯到忠烈廟各取口供該職看得絳縣朱天勅告王乘時一詞三審兩駁而爰書未定者存疑愈以

滋疑也職反覆原詳備鞫兩造無煩刑訊而真情畢露

矣監生王時乘同父王敷惠爲富不仁全宗切齒有族衿王燾者家道中落其子作肅賭飲情真雖比匪人而未入賊黨乘時父子疾之太甚早已防爲家盜矣八年盧實倫王文斌之驟扳出作肅該縣審係無干而開之始而曖昧受拿繼而王大任等取酒賠情王燾口供鑿鑿是乘時父子益復不能忘情於作肅矣九年娼婦李美女被劫鄉保將宿娼馬承運送官先扳苗培生再扳朱九州王作肅等十五人及真賊八名全獲而前後誣扳者始得釋放在承運與培生九州作肅等非有不解淡仇何苦必陷諸人於死地設非真賊全獲培生等幾

斃囹圄雖馬承運未認王乘時指使而民壯王真秀入
監傳知培生謂乘時係注意作肅九州之語既先入承
運之耳而真秀又復面命承運以所必扳之數卒之供
報無漏槩罹冤獄寧非乘時手授而誰授乎此後扳情
弊職實不能為王乘時諱也事白之後於十年六月王
燾朱天勅等以其子被害自不能不挺身出控燾詞已
經紳衿為之和處而勅狀未審延至七月二十五日兩
造赴縣投票乘時父子相遇朱九州四門樓前九州受
毆重傷伏地郭麟瑞扶之數步交與王之魯送回酒舖
是恃勢兇毆職更不能為乘時父子諱也正當構怨與
訟時不十日而有天勅次子九瑞縊死一事天勅具告

以為報仇洩恨之地前經縣府審斷俱成疑案亦以移
屍謀害俱未見的據耳職再三細訊天勅說到情切痛
哭之時不覺露出一語初四日早辰止見兒子吊在東
門則知非乘時謀害矣蓋緣九瑞弱齡讀書南城外初
三日城中秋賽九瑞為看戲而來伊父天勅嘗促回館
九瑞童心未去又赴臺前迨晚城門已閉進退維谷徘徊
無路因而自縊迨真總之乘時父子狠毒成性暗害
明毆欲置九州於死地而天勅父子遂乘少子之不幸
因而移屍報復此又情理之明白易見者職即以天勅
親供斷其移屍朱家父子其又何辭以解然職既得其
情而不復即濇究者亦以怨毒於人既甚未繩乘時敷

惠以陵誣之罪而加天勅九州以移屍之律亦死不心
服者也緣係批 職 虛公確審務得真情報奪理合據實
呈詳伏乞憲臺親審定擬發本府縣成招非 職 所敢擅
便也

結狀事

康熙十一年五月十七日蒙按察司賽 批據文水縣
申詳犯人孟兆祥等招由前事到府查得孟兆祥以甥
謀殺母舅郝復元以兄謀殺胞弟俱親筆自寫供單承
認分別斬流似矣但郝復元久啣伊弟肇元先年持刀
砍傷及後毆索不休謀害全家之恨固不忘情若孟兆
祥與肇元亦係親母舅既稱素無仇隙何以輕聽大母

舅之言遂同謀死二母舅耶此中定有隱情分別尙未
審出更可異者使復元果要謀殺肇元何時不可暗算
於道途僻處乃肯預約於三月十三日到縣算帳次日
被殺豈不慮人疑忌况十三日鷄鳴時喚子郝尹同行
無非使之加功焉有未與同謀至彼又不下手打時反
跪央數次求饒是否狡飾伊父一力承當以致惡少漏
網還須直窮到底至於徐北村真武廟後溝口既是通
行大路復元等自十三日巳時打死肇元至晚候兆祥
自城裏仍回至溝方抬屍往宜亭村去此多半日工夫
路上豈再無一行走之人看見乎如曰此爲偏僻何以
有剗地之曹桂親見最真與拾糞之小孩子傳語乎種

種疑團殊可駭異在郝復元親供十一年郝肇元輸下
吳世隆等銀一百兩值今賭博新例森嚴亦當研訊明
確命案倫紀攸繫難容一實含糊合行駁勘爲此仰本
府官吏查照所駁情節擇行鄰近廉能官虛公細檢確
訊致命傷痕誰先下手爲重首兇應否孟兆祥與郝肇
元舅甥有何浚仇彼時空亭村等處曾否驚聞被盜逐
一設法細究水落石出務得真情妥招報奪勿枉勿縱
事關大獄新例承問動有叅罰萬勿疎忽草率自貽厥
咎未便審明無干之人先行摘釋以免拖累速孟兆
祥辯詞併發批行本府牌仰到縣其原招并人犯赴文
水縣關取本年六月初二日取供在案該本縣看得郝

復元與郝肇元爲同胞兄弟則其爲孟兆祥之親母舅
一也復元之死肇元實爲積仇而肇元之於兆祥並無
間隙職遵提檢訊卽有文水生員文鳳翥等四十六人
連各具呈爲兆祥稱冤細問原招三月十二日兆祥與
復元同謀夜候肇元於徐北村至十三日巳時而肇元
至斃於棍石取有復元兆祥親筆供招可無疑竇及至
職虛衷細訊不惟兆祥極口稱枉卽干証之吳璧王宏
祚及指証稱眼見之曹柱堅執同行之郝復元郝尹亦
俱改口直供與原招無一合者職浚爲駭異夫兆祥之
毆死肇元並無人見惟憑一曹柱鬚圈鬚藍袍子之言
爲証耳茲審曹柱實不得之於肇元死日當場之目擊

而妄聽之於復元審日盈庭之耳聞則可疑甚矣兆祥之不毆死肇元亦並無人見惟憑一十二日城中同宿之吳璧與十三日城中晨會之王宏祚耳今審吳璧則云其夜同炕抵足審宏祚則云會於清晨與吳璧前供晚不同宿宏祚午方相遇之語判然懸別則可疑尤甚矣雖此時孟靈鳳堅供並無賄囑曹柱張明儒陷指兆祥之事而當時兆祥因屍橫靈鳳之地實有托馬鵬程往脅靈鳳行成之情則仇由此生而禍由此伏疑竇種種可一言決也至於郝尹果係年幼實無殺叔之心則伊父孥之同去何爲白挺交加之下三寸舌遂足以當被髮纓冠之救耶况郝尹之母白氏直供父子謀打真

情其父復元雖欲曲庇其子亦供同行是實而謂並無加功亦難信也合無申請上裁勅提親審備訊口供以定大案抑或文令係屬原問之官定擬本自有見批發覆訊庶重獄不致游移而憲件得以迅結矣六月初六日呈詳本府蒙太原府知府周批仰縣會同文水縣虛公研審勿執成見繳該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會同文水縣知縣傅星看得奉駁孟兆祥同母舅郝復元毆死母舅郝肇元一案在文水初審各犯互質俱明兆祥自認甚確似無疑竇矣迨奉駁交城覆審不特兆祥極其稱冤而案內犯証無不改口此詳奉上批所以覆有虛公會審之駁也今職等吊犯會勘內止郝尹一犯仍

照文水初供其餘諸犯則悉如交城所招夫承問之官何敢偏執已見要不過憑犯証之供吐以定爰書耳大獄不厭詳慎職等一為初審一為次審又會審犯証請張之口俱難遽以為據合懇憲臺俯賜親審照臨所及庶無遁情抑或另勅別衙門覆勘庶大案定而憲件結矣六月二十四日呈詳本府蒙太原府知府周批仰縣仍會同文水縣并徐溝縣秉公確審務得真情繳該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會同文水縣知縣傅星徐溝縣知縣趙良璧看得郝復元之與弟肇元生雖同胞仇不共戴其欲甘心於肇元也業非一日是以計賺其算帳因而伏挺於中途必至箠楚畢其命而後已此復元始終

自認之口並無異詞者也惟是孟兆祥一犯因曹柱先有鬻園鬻子之供復又認指於庭質之際致復元與子郝尹亦遂硬質為同謀其毆是欲承問者之不盡法推敲其可得乎迨奉駁覆勘曹柱頓改初供而復元等始覺良心難泯亦俱並為開脫雌黃之口生死攸關曹柱之誣証陷人其危矣哉然肇元同為兆祥母舅既素無嫌隙而復元毆弟之日兆祥又在城與任吉士因訐訟請和此自當以覆供之詞為確而未便以殺舅之罪罪之也特屍橫孟靈鳳地內之時兆祥矚其殷實即同復元就商於馬鵬程聲言要告靈鳳且囑鵬程行成于靈鳳之家今鵬程雖故而從前鑿鑿之供尚能掩其以屍

圖賴之實跡乎若郝尹係其父誘之隨行研訊實未助
毆而所毆肇元之傷復元俱一一自認則郝尹之罪似
難濫入矣郝復元行兇殺弟傷真供確擬流允宜孟兆
祥將屍圖賴情真毆舅斃命無據擬徒足蔽厥辜曹桂
不言實情誣証人罪按律宜配誠不爲枉郝尹雖未同
父毆叔然誣陷兆祥合與曹桂同罪吳璧雖後力辯十
二日夜與兆祥同宿於城然城中並無房屋之語獨非
吳璧之初辭乎懼拖累而昧本心殊非讀書明理者所
爲贖杖之懲亦所難免其王宏祚等初供亦與附會特
念愚民一時畏刑所致概難繩之以法從寬免議可也
緣奉有秉公確審之批是以未敢遽檢合先敘招申解

聽候親審定奪閏七月二十一日申覆本府該太原府
知府周 看得郝復元謀殺胞弟郝肇元一案文水縣
初以曹桂供証鑿鑿又有復元與兆祥親筆招認是以
該縣將兆祥復元分別斬流及奉憲批駁轉行交城縣
嚴訊而曹桂與兆祥之供辯與初招大相矛盾夫人命
重情難容前後互異復駁交文兩縣再審其口供情節
又無一定所以再駁交文徐三縣會勘及本府親審據
郝復元供稱委因郝肇元不守本分敗蕩非爲屢向復
元索要財物曾將復元持刀砍傷結恨在心思欲報復
非朝伊夕遂於本年三月十三日假以到縣清算帳目
爲由暗伏中途棍石交加致肇元身負重傷已無生理

又扶於驢上駝至孟靈鳳地內當卽斃命傷真証確按律擬流洵不爲枉所可恨者孟兆祥以舅屍爲奇貨徑將服兄孟靈鳳要行告嚇縣擬徒懲似未盡辜今查律例有服親屬以屍圖賴者依干名犯義之律查干名犯義條內若誣罪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兆祥改徒擬流庶足蔽辜曹柱等供不以實悉照原擬伏候憲裁轉詳本司蒙按察使司賽 批查得此案初審郝復元與孟兆祥同殺郝肇元取有各親筆供招情節最真及駁行復勘復元竟獨自承當脫卸兆祥於局外是蓋初審不暇計慮故道其實及日久長智兼以甥舅親昵賄免囑托郝復元情知罪不至死故不難攘一流以自認而爲兆

祥出脫也兼之羣衿鼓動妄翻成案遂致各犯盡改前供假使兆祥於十二日晚十三日蚤果同生員吳璧等在城未歸初審吳璧等何不卽仗義執言明其冤枉奚亦供稱此兩日早晚兆祥並不在縣何也再閱郝尹曹柱張二老虎等口供吞吐不明囁嚅閃爍是皆教而爲之不然何前供如何直捷而後供盡游移支離耶如此大案該府縣竟不嚴究真情一味爲兇犯開脫卽不恤死者之冤獨不畏功令自愛乎且謀殺密事也復元旣約肇元而來殺而不返寧不慮其家見疑此節疑竇亦須審明郝尹旣與其父偕行果否並未加功命案倫紀攸關難容憑臆出入合駁確勘爲此仰本府官吏查照

所駁情節逐加確審取其各犯的供毋枉毋縱妥招連人解司以憑親審萬勿執一偏之見慎之速速等因行府該太原府知府周 覆看得郝復元之謀殺胞弟郝肇元一案茲奉憲駁者謂文水縣初審復元與孟兆祥並郝尹俱招認明白同行毆打肇元是實且復元與兆祥又各有親筆口供在案及駁行文二縣會勘各犯盡改前供似有以甥舅親昵賄免囑托情弊本府研訊之下郝覆元挺身獨認殺死肇元與夫移屍皆已所爲及審孟兆祥並伊子郝尹俱堅供委無共毆之情再審吳璧等亦皆供文水初供係屬妄招但孟兆祥雖供無同行毆舅之情而以屍圖賴服兄孟靈鳳架禍最真應

與郝復元郝尹曹柱吳璧等均照原擬伏候憲裁申覆本司蒙按察使司賽 批仰交城縣查照另繳確審妥招報據此隨經本司親審各犯口供繕稿轉詳間查得兄弟故殺弟妹于康熙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有 新例通行已久今郝復元故殺胞弟郝肇元該府引律擬流有無寬縱可否從律從例應再確議再如孟兆祥一犯雖據馬鵬程在日供稱兆祥說郝肇元死在我二兄地內不得不告孟靈鳳了如今你去問孟靈鳳說教他買口棺材完事罷等語又據孟靈鳳供那孟兆祥與小的的是三服弟兄小的沒有見他移屍也沒有告小的打死郝肇元的狀只是那已故馬鵬程到小的家說那郝

復元孟兆祥到我家說如今郝肇元屍首在你地內孟兆祥教我與你說先教你完事哩完了事好告別人也不會要了小的銀子等語及審郝復元亦供孟兆祥原有此說是兆祥欲圖嚇靈鳳有心而尚未指名具告今該府引擬兆祥以舅屍圖賴服兄依干名犯義加所誣罪三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細查律內若將已死期親尊長身屍圖賴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小功總麻各遞減一等註云以上俱指未告官言又查律例一有服親屬互相以屍圖賴者依干名犯義律味互相二字似謂係有服親屬彼此以屍圖賴者方依此律今兆祥與靈鳳無互相之圖賴而又未告在官所引干名犯義

之例未悉果爾允協兆祥靈鳳係三服兄弟委何服制應指說明毋得含糊事關重大失出失入均屬不便此案原係該府轉詳今已告病查原招係該縣定擬合徑駁勘確議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將郝復元等毆殺胞弟郝肇元一案逐一研審取其各犯的供將二犯罪名查照律例酌議妥確具招報奪仍將前後招情鋪敘明白慎速批行到縣該交城縣知縣趙吉士覆看得郝復元之毆死親弟郝肇元也職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律定之矣若康熙六年黃鉞持刀殺弟貴撫羅援故殺擬斬部覆改流查取舛錯職名奉旨黃鉞着卽處斬其查取各官職名與該撫一併免交吏部此未通

行之例也康熙七年王瘋子持刀砍死伊弟擬流奉
旨王瘋子依議刑部再議兄姊故殺弟妹者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此已通行之例也然律者法之經不敢以意
擅爲增減而例者法之權又當因事衡其重輕殺弟雖
一而持刀與持挺不同登時砍死殺死與毆傷緩死者
不同殺無罪之弟與殺有罪之弟又不同今復元之毆
殺肇元其傷則棍拳與石其死則更淡墮驢其罪則肇
元夙有毆兄之事殺兄之言雖拜墓相訂已動殺心而
扶驢同歸實萌悔念情事本與黃鉞王瘋子兩案殊爲
有間又查康熙十年浙督劉等題爲報明地方事丁孟
玉因伊弟丁浩敗其醜行將丁浩毆死三法司會議將

丁孟玉所擬光棍例絞罪改擬按律故殺弟流罪奉
旨依議則復元毆死肇元之罪確應從律非寬縱也至
於孟兆祥之圖詐孟靈鳳也查律將已死期親尊長身
屍圖賴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按服遞減註云俱指未告
官言又律有服親屬互相以屍圖賴者依干名犯義查
干名犯義又專爲告官而設所以載有若誣告罪重于
干犯本罪加所誣罪三等府定滿杖遠流是引干名犯
義條內加所誣之罪矣然兩味律意加所誣必因其所
誣而加若未告官安知其所誣何等今兆祥誣詐靈鳳
有其心有其言而實無其事雖兆祥爲靈鳳大功卑屬
不無干名犯義然下則非互相之圖賴上則並未告于

在官似未可引以此條則減杖從輕減流從徒仍從小
功服制坐以一年之配可蔽厥辜亦非寬縱也此案駁
讞已經再三供証委無疑義謹遵憲繳確議餘犯悉照
原擬十月十八日申覆本司蒙按察使司賽 批仰候
轉詳行繳

不明人命事

康熙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據汾州府申李汝祥等詳由
到院蒙巡撫達批此案狡情百出幻態千端似可信而
復可疑雖可憐而更可恨李汝祥之仇謀既無確據李
三堯之生死尚屬難明何僅憑風影之訪聞輒濫刑以
煅煉查乞氏母子控府原詞一稱祥兄李汝祿假喚伊

家詢問緣由至今杳無踪影一稱祥婿趙大米妻弟郎
光美等將夫採捉祥家謀滅無踪兩詞先已自相矛盾
况汝祿爲汝祥親兄諒無假義滅親挺身首弟之理今
府審汝祿果堅供首狀不是小的遁的都是李汝棟李
汝蘭調詞捏遁其中顯係匿名詭計至稟尾遁身遠遁
祥妻捲取契券之語益足徵其反間之奸應卽就汝棟
汝蘭究訊捏名投匿陷害真情再段應變等赴廳報屍
據審俱係段國禎賄囑所爲國禎乃田堡村鄉約仙台
村人命與彼何干而輒呼飲許銀從中唆撥也此處明
與一班訟棍商通串謀自應嚴訊確情豈可聽其狡飾
乞登英李汝蘭既從身邊搜出狀稿私書則三堯之去

向或送往何方或寄藏某處二犯自必知情便當嚴刑
訊鞫其稿內未明十八字更當窮研到底何得任其推
病頑寫支吾且李武安兩縣初審時供伊母乞氏在李
三虎家睡一夜在李汝棟家睡住三日李汝蘭家也睡
來又供伊父黑夜裏到李汝棟家看小的們來在窩裏
同李汝棟睡住了一夜早就走了歷歷可覩是三堯明
明不死矣雖覆審武安改供顯有教唆情弊還當設法
訊明俾無狡遁合駁確勘爲此仰徐溝縣即便會同交
城縣查照駁欵先行研訊明白詳報其久淹各犯暫取
的保候結務毋枉縱蒙按察使司賽批仰徐溝縣會
同交城縣查照院駁情節一併確審務得真情詳報繳

於閏七月二十一日兩縣取供在案會看得奉駁李汝
祥等一案從前汾州府屬請以此獄作疑案者皆因乞
氏李汝蘭等狡口捏詞致李三堯之生死莫明而李汝
祥謀殺之有無難定耳職等稟遵憲駁未審餘人先誘
訊乞氏之子李武安始尚含糊嗣乃實吐而三堯出門
之月日潛逃之去向無不鑿然繼訊田堡鄉約段國楨
合之武安初供如出一人之口於是乞氏與乞登英等
真情難掩罔不輸情況十月初四日汝蘭汝棟汝剛三
龍三虎謀告汝祥立約攤銀聚議於李應海家段國楨
獨爲居間自供不諱尤屬確據卽汝蘭汝剛等亦復俛
首莫辨矣夫人命重獄必據身屍必憑干証今不惟段

應變之報屍係汝蘭邀同國楨醉酒賄銀所致卽趕車
客人所對段一燦前面打人勿攬干証之言亦係汝蘭
諭令汝剛預扮伏機以爲異日指証之地奸謀一露而
李汝祿之首廳乞登英之遞狀以致李三堯十二日一
控無不出自汝蘭之手宜自構訟以來乞氏登英日費
李汝蘭甘心措給而無悔也此案據跡以斷乞氏則冶
容鐵口汝蘭等歛費挺身若非攢謀誣訟希圖與乞氏
縱容苟合當不至此此則汝祥之供是也據理以斷汝
蘭應海三虎等同爲祖孫叔侄兄弟又似無一家之人
共姦一婦之事而李汝祥原與汝蘭等許訟浚仇汝祥
復重於財而薄於侄致三堯控於官處於家究未能一

慰其谿壑於是汝蘭等遂乘隙朋謀故令三堯遠逃借
人命一題不難盡汝祥之所有而有之此則段國禎之
供是也夫捏誣投匿具有實情各犯罪名不難定擬惟
據供三堯見在大同况前經平介二縣已關獲乞大乾
中途遁逸顯有情弊除將李汝蘭等同謀六人關回介
休羈倉餘俱保釋候詳仍移文大同縣密緝俟三堯有
無確實再行定案外緣蒙徵行照駁研訊事理合將審
明情由先行詳報等因具由於康熙十一年閏七月二
十九日申詳院司蒙巡撫達 批據審李汝蘭等挾李
汝祥稟縣枷責之仇乘祥侄三堯與叔有爭產之隙串
黨商謀將三堯藏匿立約攤銀扛幫堯妻乞氏以謀夫

刁告插身硬証牽累多人復敢投匿反間聳官暗害假扮客人揚聲伏案抑何狡毒至此哉閱之真堪髮指今李武安段國禎既已供吐真情羣兇亦皆俛認則李應海所收攤銀原約應先追附卷至廳差王禎相明係受賄同謀譖稟煅煉不然廳官之密訪果出自何人之口也自應併提嚴訊仰卽將乞氏姦情究明律擬確招報奪蒙按察使司賽批仰速移緝李三堯務獲質訊明白確擬妥招報仍候撫院詳行繳等因俱批到縣覆看得不明人命一案批歷肆縣讞經府廳蓋三堯實死而非逃實死於李汝蘭而非死於李汝祥也汝蘭懷汝祥平素之憾乘三堯與汝祥有斷銀不完之釁挾汝棟汝

剛舊日爲汝祥同稟見懲之隙始也惟恐機之不發串其黨而挑之訟而機發矣繼也惟恐發之不毒與毒之不淡陷以命而發愈毒漂其屍而毒愈淡矣彼時明供暗伏幻報訛傳縱有如神誠難測鬼迨叠經覆勘而成案一移爲疑案疑案再移爲豁案然猶僅白三堯之非汝祥殺而未悉汝蘭之實殺三堯也及再奉憲駁並大同查無三堯形影宛轉推求而孔家堡側酒肆座中之言段國楨供之於先李汝棟李三虎吐之於後因而推敲首惡盡露奸謀而師家庄河內渺渺孤魂始不與沉沙俱汨矣若謂人命必據屍傷無屍難以定擬今無論巨河漂疾汨沒難求但據情與理斷之三堯安坐家中

因汝蘭三虎汝棟勾之而出也三堯既與若等同出竟不與若等同入顧以爲汝祥殺之豈若等拱手視之而莫之救與將故知其兩相讐復縱之獨往以快讐人之心也抑既稔知其殺矣鳴鼓疾呼之恐後旬日而始控又何遲遲我行耶總之汝蘭之死三堯者無非欲死汝祥也汾軍廳以三堯爲必死矣平介會審而死無可據不得不向死中求生及沈知府覆審汝蘭有人死了那裏在大同難道死了的人怎麼在大同等供是汝蘭獨知三堯之已死誠恐問官虛指其生以釋被誣者而悔用心於無益也追其疑三堯遠遁而乞大乾復與俱遁職等亦以三堯爲必生矣兩次會審而生無可據又不

得不向生中求死嚴詢報死之汝蘭跟着落汝蘭又有李三堯往大同去了三堯兩條腿天涯海角都去了小的又不曾跟着他等供是汝蘭獨知三堯必不生誠恐問官實究其死將窮及於真正下手之人而懼水落石出也職等身歷商謀之地隔別供招如出一人彼此指引不移寸步卽雖情事各殊而其狡已甚誠誅不勝誅者也李汝蘭狡而毒有必死汝祥之心因行必死三堯之事造謀行兇手推李三堯落水斃命應依本宗尊長故殺卑幼之律擬以縲首何辭李三虎李汝棟狡而狠共商寺內同宿店間偕行河上二犯無在不與其謀見汝蘭已試行兇然後返難辭爲從之條矣應各擬流

不枉李汝剛段國楨狡而滑一則從汝蘭之謀假扮客人揚聲伏案以指陷汝祥合比誣告爲從律擬以徒配方足蔽辜一則兩次知情俱匿不舉更復祖奸勾買報信擬以知人謀害杖百之懲猶屬寬政李應海李三龍立約屠族均難從寬特與謀斃人命無與姑與受財抱狀之乞登英利金亥報之段應變捏供改口之段得耀段國才段一燦各從杖懲乞氏姦情無據而妄聽唆使誣告尊屬姑念夫死從寬贖杖廳差王禎相奉差查屍而乃受汝蘭之銀布申通捏報合依新例衙役受賍一兩以上者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情法允宜至供詞不確之李武安年方孩提似應免議王禎相乞登英等銀

追入官李三堯身死河水漂失無憑檢驗李應海收存議約已經扯毀無從查追十月初八日申覆院司蒙巡撫達 批據徐溝交城兩縣申李汝蘭等招由到院據此除詳批仰按察司查照另檄嚴訊確情律擬招報外爲照此案變幻多端疑情種種初據乞氏詞控伊夫李三堯爲叔李汝祥打死因屍無着落生死未明駁行會訊又稱三堯遁匿大同及兩次關提究無踪影今兩縣覆審乞氏乃供小的丈夫係李汝蘭喚去了死也問他要活也問他要段國禎方將孔家堡酒肆之言說出李汝棟遂將帥家庄推河情狀供明反覆嚴訊汝蘭方始俛認但汝蘭推河是實則前審李武安又何供伊父黑

夜來看早就走了在窰內同李汝棟睡之語今雖稱屍
逐波流仍無確據汝蘭之殺三堯以陷汝祥是否實情
若謀殺是實李汝棟李三虎供在仙台村廟上商量且
汝蘭供有小的與三虎汝棟同李三堯到河邊都是商
量就的等語後又供有原是小同李汝棟李三虎推
在河裏了寧止商量告狀並不商量謀殺者况汝蘭殺
命陷命其蓄謀諒非一日兩次去喚俱係三虎偕往豈
謀殺之情三虎竟不與聞乎據汝棟河邊推水之供歷
歷如繪而汝棟三虎曾否與謀尚須訊確再查李汝蘭
與三堯既已無服擬絞是否協律至段國楨以局外之
人偏與聞謀殺之事且獨爲歛銀之中甚至喚飲給銀

喉使首報無一不經其手杖擬豈足蔽辜事關人命務
須嚴究真情按律確擬合行駁勘爲此仰本司官吏卽
將李汝蘭等一案查照牌駁情節逐一研審明白確議
妥招報院以憑核奪施行慎勿延緩速速蒙此擬合確
勘爲此仰交城縣官吏查照憲駁情節卽會同徐溝縣
卽將犯人李汝蘭等一千犯証行提到官逐一研審明
白確擬妥招連人解司以憑覆審轉院施行批行本司
牌仰到縣該交城縣知縣趙吉士會同徐溝縣知縣趙
良璧覆看得李汝蘭之謀死其堂侄李三堯也緣汝蘭
素恨李汝祥常思報復初則糾結李應海李三龍等立
約攤銀扛幫三堯以啓訟端繼而蓄謀愈毒遂與李三

虎李汝棟三人商謀仙台村廟內必欲致死三堯以遂
毒謀因於去年之十月初十日汝蘭三虎二人先至三
堯之室激其赴府告狀比登途而復有同謀之李汝棟
肆人偕行同宿孔家堡次早路過師家庄此庄在汾介
兩邑界上是日風高雪大是地岸陡水深汝蘭乘其不
備手推三堯墮落汾水三堯已登鬼籙而十二早汾府
告狀猶是三堯姓名又親填李汝郎三字作抱告今覽
府卷天實先有以奪其魄也雖河水湍急屍骸無着羣
兇初尚展辨令則隱微盡吐無疑竇無遁情矣造謀下
手者汝蘭也與謀同行者三虎汝棟也黨同誣陷假扮
客人設計粧點以捏段一燦之作証者李汝剛也餌之

酒食賂其報信以誘段應變之出首者段國楨也他如
李應海李三龍則立約幫訟之惡黨乞登英則受財誣
告之鷹犬段應變段得耀段國才段一燦隨口附和反
覆多端遂至紛紜多事設非憲臺如神之見愈駁愈明
不終成一不了之案耶至李武安父親告後又來之言
則出自伊母乞氏安慰幼子之詭言爲之反覆詰問武
安亦供未見父形未聞父聲但出自我母之口斯言似
爲可信乞氏妄信惡黨之誣指告無干之尊屬雖夫死
情切亦應薄懲至李汝蘭與李三堯係同堂兄弟之子
的係小功服侄李汝蘭絢首允宜李三虎李汝棟擬流
匪縱李汝剛段國楨擬徒不枉李應海李三龍乞登英

段應變段得耀段國才段一燦乞氏杖足蔽辜王禎相
受賄情真仍照前擬李武安口供不實念其年幼無知
所當與株累之餘人俱爲省釋者也其李三堯屍流急
湍無踪衆犯供同似無別議至若李三虎等之擬流李
汝剛等之擬配律不言皆應以從論再查盜命重案例
有一年之限此案雖查係十年十月發覺而職等承奉
則在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且因供吐游移隔屬提犯往
返耽延相應一併呈明以候憲奪十一月初五日申覆
本司蒙按察司賽批仰候轉詳行繳蒙巡撫定題
爲不明人命哭准急救全家性命不致冤蔽天日苦陷
不白事據按察司呈該臣看得李汝蘭與李汝祥有

仇隙每懷報復乘李三堯與叔汝祥告爭家產遂糾李
汝棟等立約攤銀邀段國禎作証商謀幫告乃於康熙
十年十月初十日汝蘭汝棟李三虎往三堯之家呼其
赴府告狀次日行至汾河岸邊汝蘭瞞三堯不備卽將
堯推入水中屍漂無踪隨捏寫堯詞投府復唆乞氏告
汝祥謀殺伊夫又多方設計匿名捏首局嚇段一燦等
誑稱見屍到官報信陷害汝祥希洩夙怨至十一年三
月內汝祥將冤誣情由控告到臣隨批府審汝蘭詭計
百出致令承讞各官莫揣三堯生死疑案未敢驟結幾
經詳臣復批縣會審駁司確勘汝蘭等方將挾仇圖陷
同謀立約推水漂屍捏狀教唆設計誘嚇始末各情供

出歷審供證明確自認情真李汝蘭按律擬斬監候李
汝棟李三虎與同謀行審未加功均應擬流李汝剛段
國楨立約作証黨同誣陷擬徒李應海李三龍共商寫
約乞登英代告扶同段應變段得耀段國才段一燦聽
誘妄供王明貞捏逃誑稟乞氏依唆誣論各分別杖贖
革役王禎相承差受賄照例流徙贓各照追入官其汾
州府同知郭一鵬將謀死真情未經審出濫刑無辜縱
役失察相應查議但本官被叅革職無容議今經該司
審擬招解前來臣復親審無異除全招咨送部院道外
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三法司核覆施行奉 旨三法
司核擬具奏刑部題覆奉 旨李汝蘭依擬應斬着監

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盜案

殺死教官事

看得李宗盛窩煽羣兇而爲劇寇趙應龍統領夥黨而
殺命官合後事與前謀分殺官與行劫而爰書定矣夫
盜莫重於窩主而李宗盛者是盜莫惡于殺人而趙應
龍董三李少林與未獲之袁世虎者是盜莫真于執持
鎗刀夥行原野而蘇正明閻祿張三劉福曹伏虎張五
李三虎劉遇祥蘇萬遇與未獲之段應者是同行卽爲
盜而張朝忤者是无線則無盜而車登魁者是前後口
供歷歷皆不待析揚而俛首服辜以求緩須臾死者也

按律強盜窩主共謀分贓而不行者斬律宗盛以盜窩則不惟共謀分贓抑且授械齎糧擬斬何辭按例強盜殺人不分曾否得財奏請梟示趙應龍五盜得財殺官蘇正明分鎗首謀閻祿驚羣黨以行兇劉福等七盜放鳥鎗而助勢均梟請非枉車登魁實係引線而與蘇正明閻祿前後同行應照強盜議罪然其所引者乃南社行劫之線非半嶺殺人之線此一線者斬之非律意也照強盜已行未得財之律擬流法無枉縱矣至若李延寧李興法爲大窩宗盛之子李中興爲大盜三虎之父衆賊一口素不與聞較之常情似難曲信第果係同類卽異姓合于漆膠果不同情卽一氣自分涇渭必欲父

子相及似屬濛文姑從寬宥段南強係段應之子合俟逸賊袁世虎與段應獲日身議生員賈良弼程萬里孫獻祀王家英郭之藩借祭風之名行請酒之實門斗孫伏榮啜林張名臣雖稱馬步勢殊然旣隨本官同往不行救護均難免于杖懲李七兒據應龍稱爲錯供應否保釋統候上裁至賊供永寧嵐縣失事緣由俟本府查審統報非職所敢擅者也

覆看得李宗盛負嶠于靜樂縣之周洪山恃險作窩交嵐臨永各山積盜皆其羽黨逋誅久矣甫聞車線打劫溫姓之謀指麾蘇正明一招趙應龍等接踵而至授兵器齎盜糧雖未行劫溫囊而中途圍殺教官劫衣乘馬

賊之至劇者業經職等審擬招詳分別斬梟無剩義矣
今遵憲臺駁訊其所持木棍丟棄刀與烏鎗各械非擲
李宗盛之家卽分藏山溝各處若再合夥又復取用所
供甚確但分擒諸盜在奔散之後若必欲與原執器械
並獲無遺此必不得之數也查車登魁央劉際盛寫書
之時車宗殷偶不在家放假筆于他人既不在家當以
未曾偕往劉家之供爲確况車宗殷寄語分財亦已實
認是其情又不關於免寫書與未免寫書也又當時踏
探溫家富厚欲勾賊打劫者此意實爲車登魁造之踏
後告語于其叔宗殷互相許可確是共謀而非造意卽
登魁造意亦不過造意勾引耳非窩主之造意也然其

所勾引者乃南社行劫之線非南堰殺官之線究竟溫
家不果行劫此造意同行者又有間矣且強盜已行而
不得財律止流罪勾引作線之罪未必過于強盜則因
登魁造意而擬之以流因宗殷共謀褫其衿而擬之以
杖亦均足蔽其辜矣至于李中興爲李三虎之父雖屬
至親但據供分居已久素不與聞情似止于不能教子
若李廷寧李興法俱李宗盛之子各止一十九歲據供
一辦納錢糧一讀書他處實爲不知固不足信然父作
非爲而子未舉發似亦人情之常杖中興而寬廷寧等
似亦匪縱續獲三元兒與趙應龍等實屬夥盜其堅供
未入夥者未入殺官之夥也段南強原因未獲其父因

拿其子今則三元兒又供其為汾陽案內夥盜矣李七兒前止供故買盜贓今則袁世虎質為近獲大盜李六斤等同夥矣此三犯者皆不得以此一夥論之應候別案審結餘犯仍照原招段應嚴緝另結

為詳明事申府轉報查事關強盜重情以首告到官之日為始定限一年題結若罪犯已獲証佐已齊情事已真至一年已滿承問官再為遲延不行詳結應聽該督撫查明題叅交該部議處此遵行定例也職於舊年十

月初五日奉本府轉奉督憲備准有勦殺淨盡部咨初

九日職統兵入山不及一月鄰封夥賊全獲十一月初

七日解省十五日奉憲檄發交汾兩縣會審此職承問

汾陽劉應熊家失盜一案之始也犯多案大逐一細訊

十二月初九日已成初招申府轉報在案後雖屢奉駁

覆亦係隨審隨詳未敢刻緩昨蒙撫憲面諭逾限有叅

職等自宜靜聽雖於太於汾撫憲本自無岐視然承緝

承問下吏實各有分司汾陽住俸緝賊有案則應叅者

自是汾府承緝之官職本無承緝之責若議承問之條

則職所奉部文係是勦殺淨盡之部文原非奉發審劉

家盜案之部文即蒙憲委距今尚未五月亦不在一年

逾限題叅之例職因勦獲鄰封承緝各案之盜反與鄰

封各官同受逾限之叅當亦撫憲之所心憫者懇祈上

台立賜詳奪庶職得免無辜之叅罰矣康熙十一年四

萬壽閣自訂洋裝
月初十日詳府蒙太原府周 看得汾州府汾陽縣劉
應熊失事一案原分承緝承問二項其失事在康熙十
年三月十九日於二十日首告到官扣至康熙十一年
三月二十日限滿此則承緝者之責也其承問在康熙
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扣至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限滿此則承問者之責也承緝有一定之官則今日之
汾軍廳汾陽縣是也承問無一定之官則今日之太原
府交城縣是也今承緝限滿當先查承緝職名而承問
限未踰當免查承問職名况卑府所審者係兵部覆劉
應熊家失事行令勦殺淨盡之文並不係刑部覆劉應
熊家失事發審盜賊全獲之文查叅職名自有分別伏

乞憲臺先將汾軍廳汾陽縣承緝限滿職名查叅于憲
臺亦無遲延之事若云盜賊全獲不妨將現在發審緣
由具題明白庶承問者不代承緝者受過而此案之頭
緒清矣十一日本府申詳

執結文狀事

交城汾陽兩縣會審

會看得交山非一邑之山交山之盜非一邑之盜按名
而稽鍾斗惠孝文為交城兩葫蘆之盜郭三法周時花
為靜樂縣細磨川之盜郝成章為承寧之盜杜名字為
臨縣之盜弓進為文水之盜其分處于交靜承臨諸山
號名匪類為窩而又兼盜者王武李惠明李旺惠岐山
鍾名節也然皆推石樓之傅青山為盜首今 職 等奉文

會審除投首惠首富等三十七名外計生擒緝獲并被
殺自刎自縊病故共盜四十三名逐一細訊總屬汾陽
張家庄劉應熊家一案之盜而近經東村案內結正梟
首斃獄者不與焉其傅青山郭三法王汝諫劉正郝成
章李六斤杜名宇尹三盛申友與投首惠運通并半路
逃回惠天德及與死賊惠艾安蓋強劫東村劉仁德後
遲至年餘因武之龍引線又打劫張家庄者也其趙應
龍一名蓋殺清源教官後不及五日復打劫張家庄者
也案內兵殺者惠天成獄斃者馮開自刎者惠艾安自
縊者任國輔病死者李旺除此五名無庸議及趙應龍
已於清源案內同大窩李宗盛分別梟斬定罪惠運通

投首免罪外其傅青山等十名均應與夥盜鍾斗惠孝
文周時花任國海任國疆弓進溫國輔溫連雲陰景格
安二劉三王武惠岐山鍾名節李惠明李繼實李繼福
小黃蟲李七張法段南強孫貴三元兒武之龍劉天正
劉成庫及先行劫劉仁德家半路逃回後又行劫劉應
熊家惠天德二十七名俱照強盜得財傷人律斬梟示
研審范一虎既非夥盜係屬妄扳高自福隨惠艾安避
兵而未嘗隨惠艾安上盜李雅秋與郭三法共母而未
嘗與郭三法同謀申二小子係申友之弟申店脚牛係
申友之子原未同盜勦山之日固當拿所當拿審盜之
時又宜釋所宜釋者也投首惠首富鍾名俊鍾名鼎惠

運通并杜廷楨五名所供原分贓物俱已花費自應照數追賠失主至惠首富等帶領投首張一龍等三十二名堅供俱係在山農夫爲傅青山等威脅除馬登成申堂惠景洪惠崇德李正五張一寧惠巴和尚惠珍黃耿應宿王汝昌尚德李天福等一十二名審供係半路逃回並未分贓外其同行上盜張一龍等二十名俱將原分贓物一一自供不諱應與惠首富一例照數追賠仍各遵見行例免死俾令自新其武之龍等前供惠保兒任五兒等三名嚴審之龍堅供實無是人委係畏刑妄招及將馮開所供竈大惠天育二人嚴訊傅青山等確供當日上盜夥內並無其人姓名似難深究逃盜歡虎

兒之馬寄養郭三知廐內三知不行舉首依例懲責奚辭若失主所關失贓纍纍不惟見獲無幾卽備加刑訊而各盜供吐寥寥總因就擒在數月之後而欲各盜留原贓以待起取必不可得也查例原有變賠妻子之條相應同賊產賊屬并無主贓物及所獲馬匹變價與獲贓統給失主在劉應熊等亦所心甘而無過求矣所獲賊械查貯交城縣庫以備城守再查張家庄原案報盜八十名今計已故見獲投首及另案礙結者適符前數所有招內供出任國鉉馮養成逸賊二名據青山等供係強劫劉仁德家夥盜且國鉉贓物見經劉仁德認識二犯應入東村案內同原招照提歡虎兒等嚴緝另結

再照東村卽係劉仁德住處其劫劉仁德之王應夏等
已經題結此外並無失事相應一併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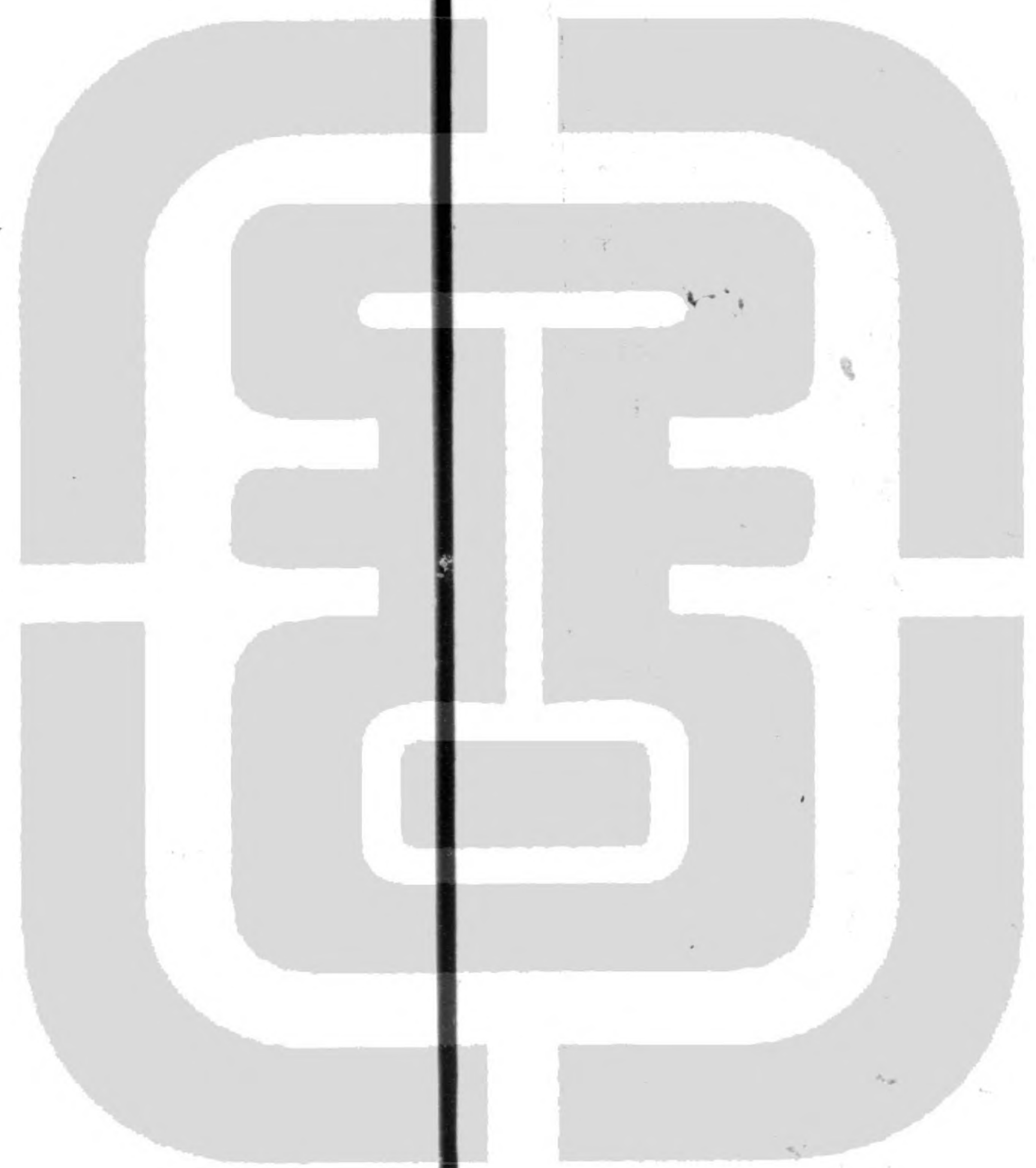
覆會看得大盜傅青山等所供行劫汾陽劉應熊家賊
仗旣明分別梟斬無疑實矣茲奉憲駁夥盜八十名應
分入內把風堵水等數職按駁細訊三月十六日聚齊
大西溝時確係八十人當晚逃回馬登成等五人十八
日黑嶺山逃回張一寧等七人其入寨者則傅青山鍾
斗惠孝文王汝諫等三十三人也把風者則弓進鍾名
鼎等二十人也堵水者則惠首富鍾名俊等一十五人
也又奉駁投首三十六名有無在東村案內照提之數
今雖訊有把風堵水各異之確情皆係應熊家案內並

未往劫東村至范一虎一名各盜俱不供係同夥終難
以青山無稽之言卽指之爲真盜李雅秋嚴刑夾訊堅
供非盜申二小子等原由申友逃走懼累相隨研究並
無同盜實跡武之龍從汾陽來山入夥故其所記賊之
姓名必不如青山等之真確况張家庄盜已全獲則任
國鉉等衆盜俱不承認同劫張家庄自應歸入東村照
提又任五兒等原由武之龍等胡招今盜已全獲似無
庸吹求于虛亾幻渺之名姓惠天成任國輔各俱分贓
有據國輔自應變追其家屬其天成被殺在途各盜旣
不承認營兵又無搜獲難以懸追至失主供認贓物不
符失單反覆推訊祇鍾斗惠岐山二犯供出銀錢布疋

餘盜俱堅供如前若前招未供明之衣服等贓俱經備
悉供明再若失主被劫贓物所報原多前議將賊屬賊
產盡行變抵定以未開細數于照追之下今遵駁註明
應按各盜確贓係無主之贓并所獲之馬變抵外仍應
各變賠其產屬結案又招內雖有傷人情節查惠首富
等投首月日俱在未奉新定例以前應各照初詳免罪
仍行責治內仍有馬登成等十二名查俱中途逃回更
與惠首富等上盜分贓者有間應否免責同審非真盜
之范一虎等槩從省釋聽候裁酌其永寧州解到賊屬
馮養志應押其速緝馮養成以結束村之案可也
會看得盜犯傅青山等一案覆奉駁勘而爰書莫定者

祇因失主贓單甚多前供尚有未符今職嚴加細鞫而
青山等自料法網難逃始將彼時劫分之贓一一罄吐
在案查與失單相符但查未獲贓多恐有隱情及再推
敲又據青山等各供得贓至今為時已久實俱花費無
存再將失單所開刀鐮弓箭等械究之各盜據鍾斗王
汝諫溫國輔三犯供吐拿出刀一口弓二張箭四十枝
烏鎗一杆俱經丟毀其餘供係已死之惠艾安等所拿
但安等已斃無從追究至于劉仁德一案各犯雖有口
供然犯未全獲終不能合于原單青山等均照原擬其
贓應照前招于各犯產屬變賠失主可也





傳言...
八馬

